

宛丘先生文粹目錄

卷一

論

論法上

論法下

治術論

本治論上

本治論下

治原論



亂原論

卷二

論

憫刑論上

憫刑論下

法制論

知人論

馭相論

將論

卷三

論

敦俗論

用人論

禮論一

禮論二

禮論三

禮論四

卷四



論

秦論

魏晉論

晉論

唐論上

唐論中

唐論下

五代論

卷五

論

文帝論

景帝論

文皇論

明皇論

代宗論

德宗論

唐莊宗論

卷六

史目録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目録

三

論

子產論

魯仲連論

商君論

應侯論

吳起論

陳軫論

卷七

論

樂毅論

田橫論

游俠論

平勃論

子房論

陳平論

魏豹彭越論

卷八

論



蕭何論

司馬遷論上

司馬遷論下

司馬相如論

趙充國論

衛青論

陳湯論

卷九

論

邴吉論

王鄭論

王導論

張華論

屈突通論

裴守真論

李郭論

韓愈論

李德裕論



卷十

論

盡性論上

盡性論下

孔光論

雜題

書郭馬傳後

書家語後

正國語

卷十一

議

至誠篇上

至誠篇下

衣冠篇

卷十二

議

遠慮篇上

遠慮篇下



慎微篇上

慎微篇下

卷十三

議

用民篇

廣財篇

力政篇

擇將篇上

擇將篇下

審戰篇

養卒篇

卷十四

說新添

說道

說俗

說化

說經

說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十五

議說

平江南議

韓信議二首

楚議

老子議

文帝議

韓言

敢言

進誠明說

齋說上

齋說下

詩雜說十二首

答閔周

卷十六

詩傳

臣工傳

抑傳



桑柔傳

雲漢傳

卷十七

詩傳

新添

嵩高傳

江漢傳

常武傳

文王傳

卷十八

書

答李推官書

上孫端明書

投知己書

上文潞公獻所著詩書

上邵提舉書

再上邵提舉

代高玘上彭器資書

卷十九

書

上曾子固書

上唐運判書

上黃判監書

答杜鋒書

再答杜鋒書

答汪信民書

卷二十

記

漢世祖光武皇帝廟記

冀州州學記

二宋二連君祠堂記

司馬溫公祠堂記

陵川縣山水記

伐木記

雙槐堂記

卷二十一

序



送秦少章序

送吳怡序

章明發集序

送秦觀序

賀方回樂府序

李德載字序

卷二十二

雜著

與大蘇二簡

答李方叔

書郭崇韜傳後

書宋齊丘化書

書韓退之傳後

藥戒

書唐吐蕃傳後

題賈長卿讀高彥休續白樂天事後

書東坡贈孫君剛說

宛丘先生文粹

目錄

宛丘先生文粹目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宛丘先生文集卷一

宋 張 耒文潛著  
明 雲間陳繼儒校閱

論

論法上

古之善爲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爲法不  
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舉然則天下之治亂  
不繫法之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  
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



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周事日益新政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尚也爲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削也爲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夫舜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畧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

淳粹日衰矣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者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奧處愛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備進而灸艾鍼砭徧嘗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爲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爲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以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



盡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不願取辨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因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爲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其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不爲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耶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

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毀術竊轡之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墻則穿窬竊發之盜終身而不爲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僞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上之讎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爲商商之後爲周三代之治未甚相變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爲秦天下大亂先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



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極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質盡其惡甚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爲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未瀆神而貴爵刑罰窮矣此後所以必爲秦也歟

### 論法下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敗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慾之動無窮而罪愈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崛強曲爲之防多爲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大抵有國者中世以



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備前人之所未成以爲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名美者實之所繇亡文備者僞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帖然靜愿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畫一之法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

下安妥海內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里閭二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强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藉藉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創始鹵莽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爲周人之



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本果安在哉  
蓋天下之弊好強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窮利  
者必貽天下之大害夫污尊而杯飲蕢桴而土鼓  
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爲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  
以備天下之聲容藏而勿陳可也櫓巢營窟之居  
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爲生死之所安  
則吾之制度雖足以建九筵之堂五稱之衣棄而  
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敬不欺則已不必  
盡其忠是謂不求備於民矣可久之道起於不求

備而效於人不厭譬之萬金之家責之千金其力  
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日取一金焉於是有不得  
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  
者未竭而不厭故也故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民  
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  
也可以自救而不至於術窮智竭而無繼嗚呼惑  
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夜  
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  
而民之智不可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



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導其欲激之勢而扶其未用之智則天下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或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

治術

嗚呼治天下之難也其爲物也大而難舉其爲情也雜而不類爲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節用力勞而功不成是故聖人本諸道而明於術凡吾所以爲術者制物以使入於吾之道也然則何其不

直致吾之所欲而爲是委曲迂緩而使之從也夫入之情使之從我而却之以刑則成功難陰有以役其心使之不得不從我則成功易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金帛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賞賜非不足以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金幣亦不給矣且天下故有不愛金帛之賞者則賞之所不能悅也天下有不畏刀鋸之刑者則刑之所不能懼也故欲求吾欲而直遂焉者其事繁其教粗吾



與物以力相勝而物之從之也內有不伏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亂之所從起今夫四馬之於車也奔驟舒遲至難齊也夫人之於馬必待夫躬臨之而後如意耶則一車而四御未能足也今以一御而四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取執者轡也以一轡之約制四馬之節者執馬之要雖欲不吾聽而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役天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權衡之舉物也右仰則左俯左抑則右揚夫苟欲俯則卑之而仰者何與焉欲揚則

舉之而抑者何與焉夫惟卑者有不能使之卑而後仰者用也舉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抑者用也先王知天下之卑高有不可以刑爲也故其爲所以卑高者而不爲其刑古之知是道者執天下之所必從者如轡而制物理之必應者如衡四凶天下之巨蠹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舜能使天下不犯於有司而度罪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蠹者而繫之天下雖有悍強不化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使刀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



得商而善者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之爲善者悅矣夫武王非徒知尊賢也能動其悅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執天下之轡者也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終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大者也梁惠王以爲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子者以謂不求不遺於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後於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責望於民則民散而惟利之從而卒

不獲吾之所求梁惠王之術疎而孟子之術精梁惠王之事私而孟子之事微老子之道絀術者也其言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將翕而合之將取而奪之行其私以成其私是以暑致暑以寒致寒陰陽之不能爲也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爲之也金石烈土山焦者所以爲今日之霜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爲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爲今日之炎烈也故邀其反物之功不能遠守其復



物之情不能伏故孟子之術低昂天下之衡者也  
夫術有小大者邪正耳天下之士徒見夫世之淺  
人執小術躡邪逕而流入於譎詐之域而曰聖人  
無術直道而已矣嗚呼亦惑矣聖人之所謂直道  
非無術之言也過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平易而  
有成惑者之所謂直道不及術者之言也故其道  
疎魯而多敗文王以仁義而王宋襄公以仁義而  
亡均爲仁義而存亡異何也烏獲之力弛而不用  
遇盜而三揖之則盜知服矣無烏獲之力遇盜而  
揖焉則死矣文王過乎術者也宋襄公不及術者  
也而況乎聖人之未必不出乎術也

本治論上

治天下之道有歷萬世而可知者有朝不可以知  
夕者自三代以來至於今蓋已數千百年事勢之  
變雜出而不可期然而如是而爲仁如是而爲義  
得之則安失之則危者未始有改也此雖歷萬世  
而吾能知之仁與義者吾能知之其所以爲仁義  
者吾不能必也今天下之所謂仁義者有生之而



爲仁亦有殺之而爲仁刑之而爲義亦有宥之而爲義彼聖人之治天下其可必者吾之所謂未有出於不仁不義者而已矣彼將求其所以致仁義之迹則雖聖智吾知其不能前知夫天下之事未始一也循之則弊激之則變反覆相代而不可知今夫質之於文是無以異於冰炭之不可同也然質之弊則文必至是何也勢之所激故也夫陰極不生陰而生陽寒極不生寒而生暑故物有以同相戾有以異相使此之謂激之而變者也彼先王

之法其初固未嘗不善也而至於後世而不能行何也循之故也譬之水也決之而注於海則有所避有所就縱橫委曲而不可一而後海可至也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爲如此以謂水出於西則決而西水出於東則導而東當避而不知避當就而不知就則力可竭而海不可至也夫聖人之法何爲而立也無乃因於時乎時去矣而法不改則雖聖人之法有所不能爲區區而循之堅守而不變時日益異而吾方俵俵然抱已陳無用之物而求施



之則亦何施而可哉此所謂循之而弊者也惟其循之而弊是故隨其所激而變從之天下之事如此而不可一也而世之惑者猶將舉腐餘已棄之空文而求爲之無乃已疎乎凡此者朝不可以知夕者也治天下者必求至於仁義而無禍猶治身者求必至於安樂而無疾也夫求安樂而無疾則必察夫寒暑之動而爲之應故狐貉以御寒而絺綌以去暑凡晦明燥濕之變吾皆有以制之而吾初不能自必夫如是而後安樂可爲也寒而爲裘

暑而不易暑而御葛寒而不變如是則疾而死耳尚何安佚之有哉嗚呼知此而後可以語天下也

本治論下

或曰三代已來天下之未大治豈非天下之勢有不便歟嗚呼是未達夫變者之論也且天下之勢果何爲而起也方三代之時列而爲諸侯自王畿之外皆侯國也當其盛也藩翰屏蔽而王室以之疆及其衰也分裂四出更爲雄強而不可制而後天下之勢合於一而秦始爲郡縣以收天下之權



而其弊也天子孤立於上匹夫橫行而莫之禁至  
於漢而天下之勢遂雜而不一列爲三國而合於  
晉分爲南北而一於隋天下之勢雖或不同然當  
其改也必有所懲當其立也必有所利蓋自唐之  
末始有藩鎮之強而唐以之亡歷五代而不能改  
至於今而藩鎮之禍遂大去而不復今天下之勢  
委於守令而分於監司總於朝廷自三代以來至  
於今何其屢改而不一耶其無乃出於有所激歟  
故堯舜之不得不爲諸侯猶今之不得不爲郡縣

也故兩出於不得不爲則勢固有所定而不可變  
故天下之政有是非而天下之勢無可否譬如人  
之自少而之壯至壯而之老也夫三者未始同而  
各有所養亦各有所樂苟不知其所以待老之具  
而必曰壯而後可則惑矣按今之勢而善爲之其  
誰曰不可而必曰唐虞三代而後可則天下卒不  
可得而治也然則三代以來其難於治者其病果  
安在哉蓋有二說一曰尚虛名而忘實利二曰謹  
小過而失大患何謂虛名好堯舜三代之名是也



世之學者圍坐而議政未有不曰唐虞三代者也其言當時之病未有不曰不如唐虞三代者也夫唐虞三代之法豈誠有所不足哉時易而事遷世變而勢異譬之鑄金琢玉以爲飲食雖美而無用之矣有一人焉強立而不顧則必羣笑而競排之以爲臆說而不學而不知吾之於堯舜三代固相期於仁義之地而吾何求其名哉蓋昔者夏爲貢法以取其名至商而爲助孟子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嗚呼使世之惑者必曰禹之法豈有不善

哉而不知夫末世之利聖人不能預爲而已去之時聖人不能強至也嗚呼使堯舜三代之聖人復出於今而反顧當時之所爲予知其必不復爲之矣夫天下之禍未始不自好名始也昔者王莽之井田後周之周官房琯之車戰嘗試之矣譬如病狂喪心之人越行妄作而不顧是果何益哉是之謂好虛名而忘實利者也何謂小過夫世之人有好種植者一日種之一日溉之一日培之朝伺其長夕伺其蕃一日至百而不倦是其愛之亦至矣



然木不加盛而日槁又有人焉既植而去之行三年而返而木之大可拱矣是何也凡物之性不擾則樂而滋數治則殘而槁且秦之吏比漢之初則勤矣遠邦小都之民其知秦之政令亦熟矣秦之命令布於田野閭里之間者亦至矣而民亦怨苦而漢初之吏雖不如秦之勤而民樂之何則秦之所急者不過簿書文法之間謹嚴其細而勞擾之困固已不勝其弊矣此無以異於愛木而日擾也彼漢之初雖號爲文潤而網疎然不過少弛於簿書期會纖悉委曲之間而民乃不至於勞擾則何怪乎天下之治哉彼一溉一培之失時於木之性未害也彼不求政之所病而乃尤天下之勢嗚呼其亦不知治本哉

### 治原論

昔者堯舜三代之時天子拱已優游於上至於無爲不言而天下嚮風百官有司夙夜以治職赴功而天下之務無有不成及其至也至廣之於人至幽之於神山川草木之無情天地陰陽之不測皆



能制其靜動而導其和時其消息而治其變不至者能格之不順者能柔之蓋非特辨目前正人事苟爲治安而已天地之功而與有力焉鬼神之造而與有制焉故堯舜三代之治至於匹夫匹婦皆有仁人君子之風者非過論也所至者然也九官之治莫不爲萬世法蓋嘗更數聖人而莫之或加矣何則彼之所建立者極天下之理者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秦漢數千載世之君子有意於治者仰望先王之時而俯視後世之莫及也咨嗟

嘆息以謂卒不可至者衆矣蓋亦不原其本甚矣天下之理在我者有所不修而物無不可治立誠者有所不至而俗無不可善先王之時公卿大夫修身以格物而至精神以治職不過是二道而已嘗試言之君子之道至於言出而物應事舉而人論者君子之末節而非其至也必也不言而物從泯事而人勸心正於內身修於外天下化之而不知所以化者君子之盛也故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夫人情之不可誣也言之有不應者矣論之有



不動者矣去言屏事而天下治者何也吾身之修  
故也吾身之所以能修者何也吾誠之立故也吾  
誠之所以能立者何也吾性之盡故也能盡性則  
能立誠能立誠則能修身能修身而後能正物蓋  
正物以迹者功淺而有窮故聲不能使聾者聽色  
不能使瞽者視彼其所及者盡其迹之所至者耳  
迹之所不至雖近而不惑何則力治其外而無以  
鼓舞其內故也夫惟至誠積於心發於身其聲不  
待言其象不待視故其及物也得吾之所不期者

焉譬之日月也日月之爲光非期於辨是物也然  
日月無勞於上而天下之物苟有形者皆効其景  
於前枉直大小纖細必察而日月豈固與是物辨  
哉譬之江海也注渟潤澤者吾之事固若是而已  
其於生物未數數然凡在吾澤之所及者槁者滋  
瘠者充而江海豈固澤是物哉故日月不期於明  
而明之所及者不能逃江海不期於潤而澤之所  
被者不能外君子修身立誠於上則其道大而化  
之矣凡物之在吾化者亦莫能逃養者自遂枉者



自正未嘗怒也而惡者悛未嘗喜也而善者勸懲  
然使萬物莫不得其職而我初未嘗與物期也堯  
舜三代之治其能格物若此者何也修身之功也  
古之君子其治職也不耻有所不能而所能耻其  
不盡不耻有所不學而所學耻其不成王良之不能  
射不耻也車不正馬不順則耻之矣羿之不能  
射不耻也射而不能中則耻之矣故先王之因  
任也因能以授之而人之受之也無喜心則我之  
所當處也無侈慮何則終身錄之猶懼其不能何

暇外慕哉且物之在天下者人無不可爲也有形  
之於無形有情之於無情至大而至毫釐至顯而  
至鬼神其初皆物色其動一致其事一理然判而  
別之使不相爲異而絕之使不相通者非其理然  
也世之淺術末智者不能盡其理之所通則其物  
色有所窒矣智之所窒者術之窮術窮於其智而  
天下無能事矣龍之爲物世之所神而不可見者  
也然其初豢而御之也何以異於馬牛使人神之  
而不可見也非龍爲之也人之智不足以致之而



自絕之也故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天下之事舉  
何以異是哉先王之官其能致物者皆如龍也後  
世仰望而不可得者皆如以龍爲神而不可見者  
也故先王之臣不求多能而能極其能修其官治  
其事有毫釐之不知則且以爲辱矣夜以思之朝  
以行之父以是傳之子子以是傳之孫索之而極  
其微鈎之而窮其深是以百官皆修其方而能致  
其物凡在天地之間吾之力無有不能爲之者焉  
故善治者役物而不善治者役於物役物者物制

於我蓋可慘可舒可翕可闕吾所欲致者物聽命  
焉役於物者聽命於物而我不能制故其緩也或  
急之其行也或止之惟物之所爲而已故堯舜三  
代之官所以能治職而後世莫及者致精之功也  
嗚呼三代之政旣亡刑名刻薄而爲秦王霸雜揉  
而爲漢天下之士知學者鮮矣雖或學焉得其正  
者亦鮮矣汚其身而望人以潔枉其身而望人以  
直何怪乎應者之不如其欲也官設於上而人覲  
於下不能其事而貪其名職廢於朝而咎不及其



身敗其官而公冒其祿何怪乎物之不順命而至也故身不修誠不充則雖有善教而民不從聾者之言宮商瞽者之言白黑聽者笑之矣何望其信之也何則彼言之者非其任矣人有樂進之心而殆其事與殆其事而不任其耻則是牛羊瘠而牧者無罪也幾何其牛羊之不盡斃矣身不修則妻妾違之一國一邑之衆而望其不我違也難矣學奕而志鴻鵠狀不足以勝其偶欲以滅裂之誠而成天下之務也亦難矣故秦漢不如三代也失其

本矣故正學以修身明耻以致精而庶乎先王之治也天下之本有小有本末隆其大建其本而使小者末者從之而後學之道正矣顏子之好學學其本也子游子夏之文學學其末也後世儒者非不務修身也惟其學者不知其本而趨其末先其文而後其實是以儒者接踵於上而無補於天下之治亂楊縮唐之君子也其望聖人也亦遠矣然瑄至誠能儉而已一致其誠於儉而爲相之日天下化之宿將大臣爲之倭革而不終日縮之學



未必皆知本也獨於儉則有本矣有本之効至於如是之速則天下之不吾聽豈非士之修身者本未立歟故格物在立本立本在修身修身在致誠致誠在盡性盡性在正學正學在乎隆本以抑末然後教化以明之勸沮以厲之官師以蒞之而後所隆者人勸所沮者人畏此先王隆本抑末之政也將明耻者有道無隆人之所重無卑人之所輕均天下之事於一誠而榮其能辱其不能則士有耻矣人之所輕而卑之則人耻習之矣人耻習之

望其不能而知耻不可得也人之所重而隆之則事有輕且賤者矣使人耻賤而羞卑者未有不自此始也禹爲相而夔爲樂工伯夷典禮而臯陶治囚論其所處則有貴賤精粗矣而舜之於數人者未嘗有輕重之別也均爲朝廷之事耳是數人者知耻其職之不修而已不聞其有粗精貴賤之間其心也天下未嘗無竒才異能之士也惟其心侈大而不肯自守於一隅治職者不耻職之不修執技者不羞技之不工是天下之事卒以汗漫而無



成蓋鯨不能抑洪水而罪至於極死義和廢時亂日而刑至於征故罰不至則罪不彰罪不彰則耻不用故嚴不職之刑者先王明耻之道也故正學明耻而先王之治其庶乎可爲矣

### 亂原論

國家之亂嘗在於違理害事最深最要而世主甘心不悟不懼之處若有物焉而左右之此天之所以倍壅將使爲亂原者也西漢之亡也以外戚東漢之亡也以宦者方其未亡也皆嘗有釁矣然人

主安之而不忌信之而不疑卒至於大亂而後已豈非天相之哉唐之高中制命婦人一奪其國一殺其身明皇玩異類而胡羯猖狂身播國屯德宗輕於用兵黷武不戒而叛臣內侮禍連不解文宗知人不明信用狂妄欲求大功卒成甘露之禍凡百君子見本可以知未觀微可以知著陳靈之淫亂子產曰僑聞之如是者常有子禍子產豈求之他哉



宛丘先生文集卷一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二

明 雲間陳繼儒校閱

論

憫刑論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何也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於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枉於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權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



於人而不使人出於法至於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衰而吏有率私以立法恃其無法而放肆者故後世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弊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疎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廢穆王之刑以謂輕重諸罰有權夫五刑之屬止於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猶不廢行法者之志方是時罪入於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于法之外則歸之權

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柰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爲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謂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予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



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  
間有所謂疑慮而正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  
矣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予嘗推  
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  
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  
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舜之際與  
夫三代之盛時至於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  
而人之才智皆能爲之故其後有秦龍御龍之官  
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導其節而制其和

繇是言之則人之所以精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  
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於先王之盛固已  
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繁亂詭僞生於其中而信  
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於先王之時而間之以  
不肖至於近古而任人之道蓋已大壞賢不肖混  
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已廢缺夫惟得人如先  
王之時故可以舍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  
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也而要以不可知故  
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於人之



刑部考 卷二 三  
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於擇人而後法可以  
少簡姑無望其不爲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以庶  
幾矣

### 憫刑論下

立法以糾天下之過者必欲天下行之而不敢逆  
然而常至於沮而不行者何也是其立法非人之  
情故也何謂非人之情夫天下之所共惡者而特  
輕之天下之所共恕者而特重之不當恕而強爲  
之仁不必惡而過爲之罰凡此者天下之情所不

安者也今夫天下之情有所謂狠惡而不逞舉指  
而惡之者幸而入於刑而考於法則輕而不足以  
懲之則夫行法者必有不平之心焉故必入而處  
之於重夫如是則是好爲輕者之有所不行也夫  
人固有不幸而入於刑者有誠犯而其心無他者  
不幸而遇之而考於法則重則行法者必有不忍  
之心焉是故有出而寘之輕夫如是則是好爲重  
者之有所不行也昔者聖人之於天下其言無不  
聽其令無不信然卒不可變者天下之好惡也惟



其然故天下之所惡聖人不強恕以爲仁天下之  
所哀者聖人不深治也故法立而天下安之傳之  
後世而不敢易夫犯天下之所惡而吾報之以所  
惡天下之所恕而吾寬之以所欲則天下之吏雖  
不知吾法之所爲而固已陰服之矣吾之法因彼  
之情故也故欲吾之法立於天下者莫若原天下  
之情而無所出入使天下無不樂之心而後可也  
後之惑者不深求先王之意而求夫恩威之名而  
不究其實以謂恩主於貸而有罪者舍之以爲恩

思有所禁則小過者行之以爲威行之者不快而  
被之者不服則何怪乎吾之法不立哉或曰吾之  
法過於威耶則不惟行吾法者有不樂於其心而  
固取亂於民使過於輕耶民將懷我彼行吾法者  
之不快是何足顧也嗚呼是大不然也天下之情  
自顧其所爲誠有拂於人而人不加怒彼固以爲  
可欺而罔人之心至矣故人若不察其過而知德  
者君子也尚何懷之有哉夫治天下者何必苟爲  
惠以諂天下之情也殺之而當其罪雖曰殺而天



下悅服矣

法制論

昔者聖人之立法告天下以其意而已故常立其  
大防而其節目委曲所以施於事者聽夫人之自  
爲而不於其一切先立於我是故法立而意行意  
行而利至蓋天下之事繁細瑣屑其情狀萬變故  
不可以一致以吾一人區區之聰明而先爲之經  
畫於此而使之—從於我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  
者夫其勢不可以有成而必求行焉則物有受其

弊者矣天下之法常壞於此而世之惑者未之或  
知也今夫世之教戰者其爲行列什伍亦不過數  
者而已彼豈不欲盡歟勢有所不可也何則敵人  
之智百出而不可測而我安能委曲而豫測之耶  
必曰必如是而後勝如是而後敗其委曲瑣屑一  
切先爲之所使無顧於敵者之何如而惟我之爲  
聽夫如是則必敗而已矣善教人者曉之以其道  
而不示以其事故告天下使無違吾意則其委曲  
瑣屑雖小不盡而吾之意猶在也嗚呼三代之聖



人其聰明聖智足以深見天下之賸隱然其制法也亦何以異於此欲均天下之田而爲井田欲分天下之地而爲之諸侯九夫爲井人得百畝而耕之使夫大不得以兼小強不得以并弱而後又爲溝洫之制自一夫而積之至於萬夫公之地方五百里而男之地方百里使之大小有序而又列爲九服之遠近夫分田建國之法如是而已矣夫天下之地高卑之不齊廣狹之不一水泉畎畝之差殊與夫名山大川污池藪澤之地常居十五則亦

安能較然如畫於一枰之上哉彼聖人之法不爲之纖悉瑣屑以盡之而特設其大端而已何也蓋聖人之告天下者特其意而已蓋當是時公卿大夫凡當其職者皆得出其智以盡天下之變因規而爲之規因矩而爲之矩使之各稱其宜而不亂是以天子拱已優游於上而所以均齊天下之理亦莫不如意而天下安享其利人人皆得措手足於其中初若莫可據法而吾之法卒立乎天下此先王之所以有所動作而天下樂之雖天下之大



事而爲之無難者也不善爲法者則不然窮析天下之理於一身之聰明持區區目前之智而斷萬里未來之勢故其法不患於不詳而天下卒不能行而不知其患乃出於好詳是故善用法者有違法無違意不善用法者有違意無違法法可違也意不可違也夫天下之情常樂於有所爲而困於齟齬而不得放夫使人人足以自致而其終不失我之所欲則亦足矣何必區區乎使之從我而後可也

### 知人論

甚矣用人之難也天下之實才常深伏而不發非遇事焉則有終身不可窺者故其勇足以暴三軍服四夷而其外如怯其節足以斷大事成大功而其外若不能有所爲者方其未發也其言語動作怛然無以異於常人卒然卽之而不知其器是故非有深智英明之君不得而用之而世之小人常有以自蔽其不肖以惑世主之聽而卒敗天下之事可勝嘆哉彼小人者其中實怯而視其外卽發



揚振厲而若勇其中實庸而聽其言則辨給開敏而若才卒然卽之若真可與有爲者是故世主往往甘心而不辭至於謀窮計失而後悔悟嗚呼用人之難也如此蓋嘗聞之古之求知人者於人也不觀於形似而察其中於已也不逆於耳目而逆於心察其中則見其所窮逆於心則爲慮也深彼小人將欺我也不過多爲形似以動吾耳目之間而已彼安能爲實哉而吾應之也常出其所不意而後小人之情見而天下之實才亦雖欲伏匿而

不得蓋昔者霍光之所爲固非有征伐攻取之謀而文采緣飾之可喜也樸然庸人而已爾非有武帝之聰明不足以知之故卒然用之而不疑與之以兵尊之權提孺子之天下使之謀之而光果有以當之也蓋當其初委任之際朝廷之臣孰不以爲過之而至其有所立則有震懼而不敢與者然則光之平生之所爲豈可以占其後之所發哉議者不知武帝之用光蓋本知人之明而遂以謂當時之臣惟光可以勝其任彼徒見其成功而後知



之不知當時之人才足以治軍旅決成敗而書生  
儒者之論孰非伏節死義之人安肯棄而不求而  
授一木強之霍光哉唐之文宗昭宗其憤亂也甚  
矣不愛高爵重祿以致天下之士投至誠而與之  
此其志皆可與立功而其取人無術故徒以益亂  
彼李訓張濬者其言動作止如可以立功者也大  
言而不顧敢爲而不憚故二君惑之雖有間焉不  
可得而入其後卒然而發以區區之宦人不能少  
制其亂提兵數萬而不能取李克用之一鏃卒之

身滅國弱爲天下笑彼二君惑於形似故也李係  
好言兵而王鐸與之兵李元平好大言而關播授  
之權卒於無成爲天下笑嗚呼使人之知人獨視  
其外而可以不疑則知人者帝何其難之也

### 馭相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權在  
天子夫如是者可謂知馭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  
尊宰相者非以私宰相也而其勢乃所以自尊今  
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取謀而使天



下之人有輕之之心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險則終身不敢行海何則彼以謂江河爲可畏而況於海乎彼且以謂宰相爲不可慢而況其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而已也使天子之力足以辨天下之事則何所俟於相以吾爲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奪之權猶爲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舍可賞可罰舍吾疑之之心而使少行其意而後彼得以自盡夫如是故不幸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使宰相之

勢無以異於羣有司必使之聽於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將無以責之而彼且有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無權夫與人以權者必使之其利在我以謂與爾以權者凡以爲我也斯可矣使竊吾權而據之久而不還以爲己私利則吾將折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夫世之畜犬與鷹者方其逐禽於野則必解羈弛禁縱之而不制然至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夫能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幾何其不爲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



尹周公霍光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以才而忘其污或以功而舍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賢也夫使擅天下之權於掌握之間而吾無有以制之而望其不爲亂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爲之致恭盡禮而至其有罪而不恕有殺而無罰夫惟能致禮則宰相尊而有罪不恕也此所以爲天子之權歟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夫曹操司馬懿父子初不過得竊

天子之權攻伐出處放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惟其無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則疑宰相而不任懲奸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舉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疊疊則數見其所窮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力死難之意則宜其陵犯而無忌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去我而奪人之職者唐



知上及精 卷二 十一  
德宗是也是三君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  
無術也而馭相爲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爲先王  
之時一本於忠信而無術不亦繆乎夫坤之道臣  
道也而象爲馬吾未見馬之可以亡馭也馭之以  
術何害於忠信耶

將論

天子之臣自公卿大夫雖或闕焉而不足爲急其  
不可一日闕者其爲將乎夫將之所以爲急者非  
以夫任之有以過夫公卿大夫也爲其事之不常  
有而人之能之者少也今夫醫之爲藥也金石草  
木之珍世之所共有者未必藏也至於遠方之物  
山海之奇產與夫人力之不可以常得者則必預  
蓄以待其用今夫百姓之不安而財用之不登刑  
罰之不平而禮義之不興其爲患大矣然其爲事



也天下之所習知故其爲術也人人皆足以措手足卒然求其人而易得也講其術而易曉也譬之於金石草木之珍其所治者大矣然人人之所知而有之雖不素有無害也或一旦之急提百萬之卒以與人戰勝則生敗則死天下之人無事則廢而不講有事則避而不願見者也故其爲事不常有於天下幸則千萬人之間而有一人焉學焉而知其術用焉而見其利故人之習之者少非卒然可以朝求而夕得苟取而驟用者也譬之有疾於

此而待遠方之奇藥豈不殆哉先王知其然故雖隆仁義禮智以化天下之俗消伏悖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才以待不測之患蓋嘗寓其法於六鄉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外之諸侯之君朝聘宴饗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於草野親金鼓干戈之勞以射取禽獸蓋饗宴者人情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事田游者逸樂之事而殺獸者征伐之



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於人情從容之際  
凡此者所以陰養天下豪傑之氣使之一旦習知  
其術安之而不懼也是故先王之於將也非特能  
求之而又能養以致之至於後世秦漢以來其慮  
天下之變已不能如先王之時而獨知求而用之  
而已養之有術以致其才求之有方而知其實此  
先王之法也故其術無窮養之無術而知求之愈  
於不求焉可也比於先王之時則十已失其九矣  
嗚呼先王之法後世既亡矣安坐而不求求之而  
非其道者未見其可也

宛丘先生文粹卷二終





			卷上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宛丘先生文粹卷三

明 武林洪瞻祖校閱

論

敦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求而我無所求於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舍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然舍去斯二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



區之名而服之哉故富與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  
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爲則先王  
之治宜其隆勢利重權位其民唯富貴之知而  
見其已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教  
其民務爲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好爭務利之心  
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爲利也夫使天下  
之人惟利之爲求則大者篡小者叛惟其得之而  
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將日仇其  
上而奪之矣如是則吾立於天下之上不亦甚殆

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  
亂服而無爭是故爲是廉耻沖退之道使之輕祿  
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欲  
也然三遜而後受萬鍾之祿人之所甚貪也然無  
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  
吾捐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後世莫  
及而考其教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  
有繼之者然其効可知也予嘗悲夫自聖人之亡  
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



列子卷之三  
以誘天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尚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獎勝而羞退進位而卑齒故天下皆有囂然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爲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

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爲讐君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功利之不可啓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而況持爭具以授之歟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效最切蓋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矣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蓋梁惠王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



義其說以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其意非以危國而其極至於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者豈匹夫匹婦之淺近歟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實矣

### 用大論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而用大之術爲最難夫惟有所不治而後能用大矣何則治天下者莫若立法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屨人之爲屨也非量國

人之足而爲之也度其中而爲之夫一國之衆雖不能盡合於吾屨而中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而吾不失鬻屨之利必將人人而較之則吾之爲工不亦甚勞而長短大小之殊要之不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爲屨足以半國之人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也其知用大乎夫立法以治天下者而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智巧不足以用其姦乎吾知其不能也夏后氏之爲忠也使禹不知後世之將野



則禹不智也知而爲之是禹以無如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於事物之變則立法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不能故立法於此足以通天下之情至於聰明之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於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治也而吾之法立矣且吾之法果何爲而起歟無乃出於天下之大情萬物之常理耶嗜膾炙者百人而惡之者一人膾炙之美未害也使吾法足以當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矣其所不及焉吾

可以無卹矣非不欲卹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考者如井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設爲大法而已世之惑者徒見其爲法之畧以謂不可以施於事而不知聖人示之大法不以臆度之區區而預盡天下之委曲苟有不合亦付之而已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爲裘一粒之不精無害其爲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傳曰小有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於治體之論也



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爲屨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於終身之力而爲之何憚焉吾知決不可爲也吾不若從其逸而擇夫爲利者爲之也嗚呼何至屑屑然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大知用大而後能不出戶而天下無遺慮矣

禮論一

禮之道仁義而已矣夫仁主於親親長幼之際而義主於貴貴君臣之間知親親而貴貴之義廢則蕩而不嚴知貴貴而親親之仁亡則嚴而不和是故聖人爲禮以兼統之使之兩立而兼善並行而互用而後仁義之道行焉是故有鄉飲酒以見其仁而又制燕禮以見其義故鄉飲之禮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至於燕則賓入中庭君揖降一等而已鄉飲之禮主人尊賓故介猶坐於西南而主



人親酌之初不敢酌賓示尊也至於燕主人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而公卿以嫌而不得爲賓君舉旅於賓凡所賜爵則自賓以降再拜而後受夫庠門之外已遠矣而加拜焉賓至中庭已近矣而降止於一等主人之於賓至於不敢酌而酌介則主人之禮已卑君舉旅賜爵而賓拜而後受則主人之禮已重是何也蓋鄉飲之禮所以正長幼之序故賓者衆之所尊而以齒命其衆者也而主人者鄉之大夫與夫黨正之屬故方其率衆以明長幼

之序則使民尚齒而知貴賤有所不行故一以盡仁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分君爲主人而大夫爲之賓故將辨尊卑之分則使民尊尊而知長幼之齒有所不序故一以盡義故禮者節文仁義而行之者也夫仁義之道本乎心待禮而後見於外而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或過而衆人之於仁義往往不及非禮不足以取中焉故鄉飲燕禮節文仁義而裁之於中者也故禮也仁義也吾未見其仁一而可行也夫鄉飲酒之禮主人坐於東南而坐



賓於西北主人處仁而賓處義何也蓋黨正屬民  
飲酒於序則其主人之所與爲賓者衆之所尊賢  
有德者也夫將明長幼之道則衆之所尊而賢有  
德者其於衆也有教誨之義焉故五十者立侍以  
聽政役則幼之於長有奉令承教之義也夫惟長  
有教誨之義則其道主嚴而以齊衆出令爲主夫  
齊衆出令而其道主教者義之事也此賓之所以  
坐於西北也故父道主義爲其尊也古者諸侯之  
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何也夫先王之爲禮其升降之數俯仰之節爲已  
詳矣然至於宗廟朝廷之中習之安而用之便者  
何也爲其有漸也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  
事於頽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  
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將重其大必  
習其小將爲其難必爲其易故其心佚而不亂其  
體安而不愕矣諸侯之射以狸首爲節狸首者樂  
會時也夫會時者謹朝覲修會盟勤燕享不敢失  
時者也故其將射也必先習燕禮以明尊卑之序



而會時者明尊卑之序也卿大夫以采蘋爲節而主於循法度士以采芣爲節而主於不失職夫循法度不失職則其道近在於一身而鄉飲之禮主於明長幼而未及夫大者焉故必先習鄉飲者其道當然也諸侯之道君道也君道尊故其射也止于正尊卑而已卿大夫士之道臣道也臣道衆故其射也有鄉人長幼之序焉此其諸侯所以先燕禮而卿大夫士所以先鄉飲歟

禮論二

昔者孔子以謂知禘之說則其於治天下也如指掌蓋嘗求其說以謂禘者祭之一名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而不能通之於治國蓋嘗思之以謂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何也無乃起於貴賤之不明歟親愛之不篤歟器用之無制歟衣服之無別歟賢不肖之失敘歟五者不至而其國欲治者未之有也今夫郊社之於上帝也宗廟之於先君也闕夫向之尊卑親愛器用衣服賢不肖之敘蓋已並立



而修飭矣上自王公大人而下達於里閭之際貴者親其事而行之於身賤者承其風而被之於政則治天下之能事畢矣此君子所以重禘之說而又以謂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治國其如示諸掌者也夫百神之祀自郊丘而達於七祀均爲禮也而莫重於郊社宗廟之際自禘祫而達於時薦均爲祭也而莫隆於禘嘗故舉郊社禘嘗則小者兼之矣夫天子之於天下其禮無所降矣而於饗禘也有君臣之義焉故曰尊天而親地夫宗廟

之享水陸之產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而爲之宮室之美車服之盛而至於饗帝則三獻爛一獻熟因地以爲之丘陶匏以象其性玄酒以饗大輅以載大裘以服此疑於畧矣此其說何也夫郊之享帝臣之於君非禮不敢見故時至然後會非法不敢貢也故合禮然後獻俯仰進退於朝廷之間者莫非禮也故尊而不敢褻簡而不敢瀆此享帝之所以疑於畧歟宗廟之祭則子之於父也孫之於祖也夫事親之道其見也無時其獻也無節志於和



而無事於簡主於悅而不嫌於瀆此宗廟之祭所以雖降於上帝反疑於重歟蓋尊尊之道以簡而親親之禮以豐故享帝於郊而貴賤之位別矣雖然別貴賤者非獨如此而已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而宗人授事以官尸之餘君與卿餽之卿之餘大夫餽之大夫之餘士餽之而後輝胞翟鬮無不霑澤夫餽祭之末也而尊卑之別如此此貴賤之所以別也夫追遠之禮至於七廟而祭祀之典行於四時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割牲賤事也

行之於君執盞未役也而從之於夫人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而不嫌於卑蓋其始也齋戒謹潔而庶幾見其聲音笑語之容而其祭之也與尸酌酢而求象其平日飲食之事此親愛之所繇篤也事帝之器不陳於廟事死之禮不行於郊尊之用犧象也罍之用山也鬱尊之用黃目也灌之用玉瓚大圭也薦之用玉豆也歌者在上舞者在下先代之樂陳於廷而四夷之樂陳於門此器用之別也大裘以祀上帝龍衮以祀宗廟玄端以朝



日皮弁以視朝自天子至於士一衣之不修不敢用於祭一器之不法不敢行於廟此衣服之別也古者天子將祭則必射以擇士其容體中於禮其節中於樂而中多者乃得與於祭而否者不與焉夫射者君子之所以觀德也夫德無形也必有待以見於外射者君子之所以見其德者也故射中多之與於祭也非射也所以辨德也此賢不肖之別也貴賤明親愛厚器用設衣服修賢不肖別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道載於禮而禮藏於器不知

禮不足與言道不知器不足與言禮考禮者自器而辨道者先禮明乎器達乎禮通乎道而不通乎治國者吾未之聞也故古之君佩玉束帶趨翔旋揖於宗廟之中而盡天下之能事者如是而已矣

禮論三

先王之制祭祀自郊丘以逮夫七祀莫非祭也而尤重於禘嘗其說何也蓋其道有三焉曰政事之節也曰品物之盛也曰陰陽之消長也夫禘夏祭也而夏者萬物之始蕃於時則陽用事之時也故



先王之政凡所以順陽之氣者禘而後頒焉故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嘗秋祭也而秋者萬物之既成而於時則陰之始也故政之所以順陰者嘗而後行焉故曰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蓋先王之政一本於陰陽而禘嘗者謹陰陽之節而不敢違候時辨物以別天地之氣者如此所以重歟然則春之祔也冬之烝也而政不與焉何也蓋春者物之始生勾者始奮萌者始達而平秩東作之時也夫物始生則陽氣未盛而品

物未備而民方趨於東作之際則趨功造事而未可以聽政役故陽之政待夏而後行蓋夏者物盛而厥民因之時也冬則物之生窮寔者已歛而成者既收塞向墜戶而民率其婦子以入室備寒之時也夫物生已窮則非所以備財用而民既息則非所以聽政役故凡政之所以順陰氣者方秋而行之矣而秋者萬物始成而厥民夷之時也蓋古者嘗祭未行則未發秋政未發政則民弗敢艾其謹之如此此所謂政事之節也夫物之於春也始



生而於夏也始盛成於秋而窮於冬既盛則備於  
初生而已窮則闕於始成故禘也嘗也萬物盛多  
之際也萬物盛多則品物備故禘嘗之祭備物之  
享也此禘嘗之所以爲重也夫先王之於祭也誠  
而已何貴於品物之盛也祭之儉也非先王之欲  
也夫玉瓚而大圭玉豆而雕俎齋明以臨之盛服  
以行之水陸之品苟可薦者無不咸在此先王之  
所以事宗廟也故天子之特約也而廢禘也爲夫  
物之未成而禮不備故也禮不備則不敢用禘則

品物之重也久矣蓋物者誠之表誠者物之主物  
備而誠不至者有之矣未有誠至而物不備者也  
夫祀上帝之簡也非先王之奢也以謂無物可稱  
而不敢近於褻是亦誠之盡於已矣所謂禘嘗者  
品物之盛也夫先王之於陰陽也陽慶其成而陰  
惡其盛禘夏也於時則陽之成嘗秋也於時則陰  
未至於盛約之於春也則陽方作而未成烝之於  
冬也則陰已窮而既盛故禘嘗之祭陽之成也而  
陰之微也是以先王重之此所謂陰陽之消長也



有是三者則先王之所以重謹而不敢易之於常祭也不亦宜乎夫天子禘祫嘗禘烝諸侯嘗禘烝祫何也夫祫喪畢之祭也而禘祫嘗禘烝者四時之祭也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喪畢之祭無常時而四時之祭有定法無常時者近私有定制者近公天子制法者也故先所私而後法則無嫌也諸侯從上者也故先定法而後行其私此君臣之道也

禮論四

古之養世子而教之學與夫凡學於國之學何其有序而不亂也蓋其學有常位其習有常事其教有常職其禮有常度四者立而後學之道備蓋所謂其學有常位者其別有四曰東序也曰瞽宗也曰上庠也曰成均也所謂東序者夏后氏之學而其事有九一曰學于戈二曰學羽籥三曰養老四曰合語五曰授數六曰論說七曰儷賓八曰釋奠於先老九曰養老幼所謂瞽宗者商之學也其事



止於學禮而已所謂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其事止於讀書而已所謂成均者五帝學也其事則郊人取爵於上尊而已夫備三代之學而夏后氏之學其事獨衆於有虞商人之學何也蓋凡學於東序者樂舞養老之事也夫樂舞養老之事聖人之所貴而其道主仁東序在王宮之左而其位則仁之方也此其比於二代之學其事爲衆歟夫書者觀言以取訓而習禮者勤事以正容夫觀言以取訓遠道也而三代之學莫遠於虞故讀書於上庠

勤事以正容近道也而商人於周爲最近故習禮於瞽宗蓋成均者意其虞氏之前也夫時遠則制畧制畧則事卑蓋所謂郊人者旣遠之而在郊矣故不得與於上庠瞽宗東序之事然獨至於天子飲酒於成均然後始得酌於上尊此不云時遠而制畧制畧而事卑乎此所謂其學有常位也其習有常事者其別有九一日于二曰戈三曰羽四曰籥五曰南六曰誦七曰弦八曰禮九曰書所謂學于者小學正主之而大胥贊之而大學正授數焉



至於學戈也籥師主之而籥師丞贊之至於羽籥則其主之無官其贊之無助何也蓋舞羽近於學干則知舞羽之官亦樂正與大胥而學戈之官固已能吹籥則知學籥之官是亦籥師籥師丞而已矣夫南夷之樂也而陳於學何也蓋四夷之俗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陳之於學者學之所知博而不厭也凡學之時施於春夏者四有通而習之者干戈是也有別而習之者春誦夏弦是也施於秋冬者四有通而習之者羽籥是也有別而

習之者秋學禮冬讀書是也春夏者物盛而形顯之時也而干戈之舞形之盛也故春夏習之誦與弦均爲聲也而誦者人聲而弦資於器人聲者先王之所貴故先誦而器次之焉秋冬者萬物數窮形斂而體伏之時也羽舞者主於振作而吹籥者羽聲而已故於秋冬習之秋習禮而冬讀書均爲事也而習禮者俯仰折旋勞於外而後能習於冬則寒而大苦故於秋冬者人入室以居而無事之時也故使之讀書焉安於身合乎時中乎義習焉



而不困久焉而不墮者用此道也蓋所謂習有常事者此也其教有常職者其官十有三曰太傅曰少傅曰保曰師曰大司成曰大樂正曰小樂正曰大胥曰胥曰執禮者曰典書者曰籥師曰箛師丞所謂太傅少傅與夫師與保四者以道德爲職者也而太傅之職無所繫不以教率不以言喻故曰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而已少傅則教以率之言以告之故曰審喻之師也則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保也則小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則二者其

職已勞矣其德有小大故官有勞佚以心治者其官佚而以事詔者其任勞此其理然也至所謂大司成者論說在東序又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則大司成者主學之教者也所謂大樂正者舞干戚語說合語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則大司成之教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小樂正者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而詔之於東序則小樂正者授數與大樂正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大胥者小樂正學干則大胥贊之蓋輔小樂正之



事而爲佐者也所謂胥者大胥之佐也故鼓南蓋其職已卑矣主節夷樂而已所謂執禮者典書者籥師與其丞其職雖不備見然考其事則皆供職效役以承其上者也此治學之常職也所謂其禮有常法者其別有十所謂立學而釋奠於先聖先師一也春夏秋冬而釋奠於先師二也天子視學而祭先師三也釋奠先老於東序四也釋菜五也大合樂六也養老七也合語八也論說九也乞言十也立學而奠示有祖也時而祭之示不敢忘也

天子視學而親祭示奠也釋奠於先老示已所有事也大合樂而後養老始立學旣興器而後釋菜示告成而不敢尊也習而後行禮也小樂正合語爲未足故大司成論說之以論說爲未足故乞言於老者此所謂其禮有常法凡此者先王教學之道也

宛丘先生文粹卷三終





			知不足齋叢書
			卷三
			十九



宛丘先生文粹卷四

明 武林洪瞻祖校閱

論

秦論

賈生論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世以爲  
確論予獨謂之不然夫攻守殊事而相關異設施  
而同利害其守之安危視其政之善惡其報應如  
表影聲響之不差也譬如人之殖產也耕我之田  
盡力以事之歲收千石封之倉廩而實之賈百金



之貨於鄰國而贏千金焉鄰里不我怨有司不我罪如是乃安坐享其富而貽之子孫則安樂而無後患今有人侵人之田奪人之產又殺人於道而奪之金如是乃欲封之倉廩藏之廩庫而守之以君子長者之事怨讎百作而披攘之矣故如是而取之必如是而失之安有以盜賊所以取之而能以君子之道守之歟秦王始滅韓齊大率十年間耳皆滅人之國虜人之君其毒至慘也夫此六國諸侯者其上世皆有功於民又皆據國數百年其

本根深結於人心者固一旦芟夷蕩覆之其勢必不帖然而遂已如塞大水伐大木其漸漬之末流播散之餘種將且復漲而暴興不得其寂寥氣盡則不止秦雖欲反其所取之道守之而其機已成其勢必復矣故秦之事不可爲也嗚呼秦滅六國不十餘年而六國並立秦以不祀其效豈不然歟故賈生之論戲論也樂毅賢將一戰勝齊下城七十齊不能支曾未三年七十城者翻然爲齊乃無一城爲毅守者以是失之豈不然哉毅賢尚然況



於暴秦乎

魏晉

嗚呼魏晉之亂亡其可悲也國中之人皆恐懼畏服從大盜招之而無不應舉國以與人而猶恐其不受也其所以循致而至於此者何也蓋其國輕久矣夫國重者存國輕者亡何謂重其人可以禦侮旁視者有所忌則重矣鱣鱸王鮪之在江湖非不大也然漁者徒手取之鱸之俎上而無難曾不如蛇虺之據穴國之輕亦猶是矣人主非不尊公

卿大臣非不貴百官庶府非不具然庸怯和易說之如發蒙舉之如挈虛朝之慮不至夕今日之智不及明日夫如是國雖存大盜拱手舉之矣是謂國輕凡人臣之能爲國重者非有服天下之名節則必有過天下之才智成湯旣没太甲失道伊尹放之可謂亂矣而諸侯不爭商卒以安者伊尹之節天下之所不敢議也晏子之在齊叔向之在晉宮之竒之在虞諸侯不敢侮此以名節爲重也管仲用而威公霸郭子儀存而吐蕃罷兵李德裕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檄而澤潞亟滅此以才智爲重也夫天下之人其  
好爭未嘗一日忘也非有大愧耻於其心而不忍  
爲則必有大恐懼於其身而不敢爲夫名節者所  
以愧耻天下之不義而才略者所以恐懼天下之  
好亂舍是二者雖聖賢無他道矣魏之亡也司馬  
師殺其君如屠犬馬而大臣震悸莫敢嘆息王祥  
鄭沖舉國而與之夫是數人者亦知是爲不義也  
而不敢不聽者彼惟素無以動其國人而又取諸  
國中而無有也晉之臣才者先叛王敦桓溫才過

一時卒皆不臣劉裕才過數人者而遂取之何則  
國中之人莫之與敵故也夫挾好亂之資而顧其  
國莫之與敵則取之之心生矣故爲國之患莫大  
於不崇名節而消天下之精銳彼晉之公卿朝夕  
從事者非毀名節則尚無心方此時雖有有志之  
士亦且去之矣此蔡謨之所以不爲司徒而曰吾  
恐後世之笑也天下之事有名實不可以不辨也  
輕名節者曰吾惡天下之矯激也黜才能者曰吾  
尚德也夫矯激者安能真爲名節也利至則變矣



世益有利至不回害至不避而可以矯激抑之哉  
夫如是而未免於矯激則庸庸者而後可矣且東  
漢之亂而曹操之雄至死不敢取惟畏天下之清  
議故也黨錮雖弊猶能存國古之所謂德也非無  
才之云也才不足以言矣傳曰仁者必有勇勇者  
不必有仁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夫言  
與秀才之類也而仁與德者必能兼之則世有無  
勇之仁不能言之德乎子產惠人也謂之衆人之  
母可謂德勝矣然其抗晉楚何其勇且辨也夫以  
無所用之質而冒之以仁義之容文之以禮樂之  
言治國而不能靖民臨難而不能却敵而謂之有  
德此固天下英雄之所侮也嗚呼爲國者蓋察諸  
此矣

晉論

天下有大分君臣是也夫以天下之衆而事一人  
考其勢較其力則多寡異矣然天下之人不問於  
賢不肖俯首聽從莫敢或較一有不順則有起而  
誅之夫非獨君臣之分爲然也自是而下之至於



一鄉一邑之際苟有尊卑大小之分者莫不皆然夫天下之分惟其出於父子兄弟之際者皆其天屬宜無足怪下至於一鄉一邑而上至於君臣是果設爲尊卑而不敢犯何爲而然也蓋嘗求之以謂天下之分起於天下之理夫理者本於天地而莫知其所從始者也惟其理設而不可易故分立而不可犯夫生民之初未有君臣以相臨官師以相治也紛紛藉藉以力相勝於是民始大病之而後有能服其黨者焉夫能服一鄉則一鄉尊之能

服天下則天下尊之是故君臣之分遂立而不可變夫民之於君乃其自立以自治也夫惟其仰之以自治是故順命受教俯首聽從而無足怪自是而推之至於一鄉一邑亦猶是也余嘗悲夫晉之事也自三代以來其國之多故者莫如晉外有夷狄之強內有大臣之變泯絕荒亂有不忍觀者然後裂爲東晉而晉亦微矣然猶相與維持至十餘世力盡勢窮陵遲百端而劉裕乃得之自劉元海以來天下分爲十六國若苻堅石勒之徒皆有過



人之才闢地數千里據有甲兵士民之衆又有忠  
勤効死之臣其所建立亦有足觀者然皆不過一  
再傳而遂亡方其興也宜若可以久安至其一敗  
遂滅不振蓋嘗觀符堅之敗於壽春此其力猶足  
以善其後然提其餘衆困窮而無所歸蓋嘗之至  
於君臣之分而後世近得其說夫晉之有天下積  
久而天下之所服也夫惟人安於所服故天下遂  
守其君臣之分而不敢犯人人惟恐其失之是以  
播遷流徙甚弱而難滅忠臣義士力以救其敗若

符石之徒雖其甚強有力然天下之情不愛其德  
而惡其亂不幸不能制而後使得倔強於須臾幸  
其敗也則起而其亡之矣或以謂君臣之分其始  
出於相制苟爲君臣焉斯有分矣晉與夷狄何擇  
也夫天下之情固有所習也習而安者衆之所歸  
也嬰兒愛其乳之者隣人之母乳之則不愛也均  
爲乳也而愛惡存焉習與不習故也然則晉之初  
天下固習乎魏也而晉之不亡何也夫晉之不亡  
是幸而不至於敗而遂成其業者也十六國之顛



沛此敗於分之不正者也夫好博者不皆貧也然謂博可爲而不貧則不可其言固天下之理也

唐論上

昔者天下之事常患於不得已而爲之夫事至於不得已而爲者非其心之所樂而勢有所迫故也勉強而爲之旣立而不可變則將拱手而待患是故古之聖人其深謀遠見所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備具先爲之防曲爲之備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常從容制之而不亂無鹵莽苟且之

計以爲後世之患嗚呼此先王之制後世之所以不可及歟切嘗譬之世之淺人有居於河瀕而幸水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爲之備一旦水至則徬徨四顧莫之所爲於是毀室徙薪而塞之而後免於沒溺之患然是人也能解目前之患而退有失所之憂旣已失於其初而後將復之則薪與水者旣已溺於水而不可動矣彼其初豈不愛室與薪哉勢有所迫故也故天下之勢亦何以異於此聖人者惟先見其害而豫爲之備而已然豈有他術



哉是亦築防以憂溺貯水以救焚者之智也昔者節度之制起於景雲開元之間然其所治者不過於邊方控制之邦而已天寶之亂安史橫行於中原而莫之禁天子之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大抵至德之後天下之兵無慮數百萬皆屬於節度之府是以天下之兵仰食於度支賞罰於天子而權歸於將軍天子養之於上而將軍實收其歡心故驅之以不義之名寘之於可畏之地則

俯首盡力而不敢辭及天下既平前日之亂已去而節度之患固已不勝其深矣嗚呼天下之情不可使苟有所安也使安於義耶則吾固無求乎其他使其不義而安之則吾將欲改而不可得彼天下之兵其勢既已如此則人人有當然之心雖欲改之其道無繇蓋肅宗之時大盜既平而天子之威不足以大屈於天下則其所不能變節度之弊宜無足怪然以憲宗之英明鋤蕩剗革而卒亦不能一之嗚呼勢之所習不亦甚固哉蓋嘗以謂唐



之末年其君非有可亡之實若夫文武宣之三君其才可與有爲而一時之臣又非皆不可用而其紀綱法度不須更而壞蓋其大勢已去雖有絕巧無所施之矣故唐之患不起於僖昭之間而起於天寶之際節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之有功嗚呼使天寶之際不爲是苟且急迫之制則僖昭之患何自而起而使吾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襲其可得哉

### 唐論中

天寶承平兵不知戰大盜突起四海震動禦之無策君播國殘哥舒之敗固無足道者明皇欲下詔親征而姦臣嬖妾沮撓其事意當是時天子臨戎其有濟乎愚嘗論之天寶盜起雖上有昏德聰明杜塞抑當時朝廷無人矣故爲是猖狂不審之謀夫天子臨戎其利有二天下莫能當而明皇皆不得行之幸而不行使果行之其狼狽有甚於此者何謂二利一者壓之以尊名重勢敵人雖強不忍



身正才精 卷四 十一  
冒犯順之危而起侮上之怒二者天子所統必天下之重兵選卒天下莫能抗也明皇之時天下之勢其重在西北而京師輕也久矣大獄屢興縉紳切齒用兵無度百姓怨苦內煽淫泆荒亂失度尊名之不競也甚矣祿山教戰久矣其將卒皆蕃戎勁卒非復唐人也彼惟恐犯順之不深侮上之不快則明皇之於尊名重勢所不得行之一也天下勁兵皆在西北藩臣握之府兵既壞天子侍衛長征曠騎而已有急而募不過長安市人子而以之

抗燕代之勁騎此驅羊戰狼則明皇於重兵選卒所不得行之二也親征不可則無策乎曰知兵者必知敵人所恃與所惡使之行所惡而違所恃如是者百戰不殆祿山之利速戰也所恃范陽也十年教其民千里而用之其鋒不可當雖太公穰苴必姑避之故賊必乘其鋒而用之彼惟恐戰之不速敵人之不我拒也然祿山之勢雖強渡河而南則羈客也故心不固而易搖其恃范陽如虎豹之有山林急則必投之以自藏方祿山之南也厚集



潼關之師深溝高壘勿與之戰委河南而與之是時李光弼郭子儀皆在河北遣一將擣范陽獨守空虛之東都不過半年其勢潰矣此至計也其後祿山旣死慶緒北走而史思明已有范陽慶緒卒困死河朔以此知祿山失范陽則必斃於河朔諸帥也其後史思明陷東都李光弼牽之於河陽而思明不能西以此知厚集潼關之師不戰以老之而祿山無能爲也祿山傾國遠闖委其所恃而不顧固已犯天下之至危而唐之君臣不知出此唐

爲無人也夫

唐論下

昔者先王之兵愛其君而後死其將以爲凡吾所以致力不顧以衛其將者無他焉以謂吾兵之勝負者非吾將之利害而所繫者吾之君耳是故功成事立而其君安然享之而無虞其不善用者則不然其兵死其將而忘其君方此之時三軍之士惟其將之爲聽故不患將之不足以立功患乎功成而上不享其利夫惟欲兵之愛其君而死其將



則莫若兵出於府而將出於衛使將之於兵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方其有事也厲兵秣馬以問有罪將軍之恩惠則足以取信於下而士卒之顧其將非我終身之所仰則雖愛而不私夫惟愛而不私是故驅之以義則有功而不可使爲不義之行彼死其將而忘其君者是節度之兵也方是時天子能使其將而不能用其兵可使征可使戰而不能得其私天子常歛士卒之怨而將軍者實尸養士之恩嗚呼此豈非天下之大患歟蓋自天寶以

來藩鎮之禍迭起而不可制而河北三鎮天下指爲僭亂不臣之邦棄之而不問以謂是誠不可得而爲也嗚呼盍亦深思其術哉夫以漢之時而七國連衡以叛其上而諸侯擅地天子無有以制之此其爲患豈特唐之方鎮也哉其後主父偃爲之一言使得自封其子弟而漢之君臣無一鏃之費而坐享泰山之安彼唐之節鎮何以異此歟彼傑黠而不顧肆傲以慢上者是誠何恃而敢爲爾哉蓋其股肱肘臂有爲之出死力以爲之者使其子



然而自爲則吾一將之敵耳故李愬之平蔡一得李祐則吳元濟束手而無能爲矣然一節度之所領不下數郡之地而我何不遣一介之乘假賞功之令拔其臣屬之尤才者使帥其屬城而爲之使如是而陰離之使其兵分地析則昔之豪黠而難制者不過一二耳提一空城而守之雖欲不臣其可得哉或曰彼臣屬將佐安能叛其素所愛耶名爲裂地而謀相通則安在其爲利哉是大不然夫人惟貧也而後肯役於富惟賤也而後肯役於貴

故兩貴不能相役兩富不能相下彼其臣屬將佐之愛其帥者豈有他哉彼其有功能賞之有才能用之是故恃之以自固使其位有節度之勢則將反顧其上而疾之何則勢均位等則必有相疑之心嗚呼使彼誠相軋而生疑則吾之計行矣或曰我一日盡斥其臣佐則彼安肯安然而遣之者耶使彼遇吾命而不行則無乃益召天下之亂乎是又大不然也夫使受命而遣之耶則吾固何求使彼敢遏吾命而不行則反手而內禍及之何者使



人有可以得富貴之門而有蔽於其前則必羣擊而競排之彼一日出於行伍之間而有一節度之權我則顧其私而止之夫如是而後能安者世之所未嘗有也昔者烏重喬爲滄景節度凡屬城之刺史各還於朝廷使得自隸其州兵嘗曰使二千石各有鎮兵雖有安史無如之何而河北之所以能拒命正以能奪刺史縣令之權耳當是時惟重喬之鎮獨稟命受代然則分其地而離其兵者真弱節度之術也

### 五代

春秋時季梁在隋宮之竒在號皆明安危曉利害強國憚之而不敢易子竊怪五代之君雖起武夫悍卒未嘗學問不足以得士而一時將相謀臣當其敗亡之際皆足蹈坎井頭抵株木安受禍患而無策事成則相與苟且富貴事敗拱手受戮豈紛亂之極而人才亦從而不振歟而余深考之而得四人焉皆智士也或用或不用也則繫時君之昏明安重誨在明宗世常恨不爲國家去潞王時潞



王蓋一罷鎮節度也而重誨獨知禍之原在此其  
後卒覆國者潞王也清泰帝時石敬瑭在太原欲  
叛有狀時廷臣有呂琦者言於朝曰敬瑭必結契  
丹爲援可先以重幣結契丹以分敬瑭之援卒之  
立晉者契丹也使明宗與清泰信其言而先爲之  
所可以紓禍也必矣契丹大舉入晉志吞南夏而  
其母述律乃獨非之曰譬之五國以一漢人爲主  
可乎耶律德光果不能安於南夏狼狽客死於路  
大勞甚費而於契丹初無大利也德光喪歸其母

不哭曰待中國人馬如故然後葬汝嗚呼若此戎  
媼亦智矣李穀韓熙載少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仕  
江南與穀別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  
原穀曰中原見用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已而穀  
相周世宗遂臣江南兵不勞而國不費信乎其如  
探囊也何者自古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長江複  
山不能爲固天下有定勢非智力可強諸葛孔明  
且不能用蜀取魏江南豈有長驅中原之理乎穀  
於審天下之勢亦明矣此四人者三見忽而一用



列上  
卷四  
十六  
故惟李穀獨有功嗚呼天下何嘗無士哉獨不知  
之耳

宛丘先生文粹卷四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五

明 新安胡 潛校閱

論

文帝論

昔者絳侯旣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是時  
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爲諸王特以其賢而  
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所不可  
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德之報絳侯者宜如何  
哉雖分國以王之天下未以爲過也然內難旣定



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以慰答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於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逐去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多禍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隸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召之如取孤囚侵辱困苦僅免於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於勃少恩若是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有大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

非以逆誅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狼顧而起絳侯吹簫之羈民也用兵十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武其驍雄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釐於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於保姆之提嬰孩如是而能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功邀君驕蹇放縱之所致而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



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於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所恃鋤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爲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且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專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充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謂孝宣無負於霍氏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爲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際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誰不

爲霍光痛心者嗚呼使宣帝旣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之政光旣死視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位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霍氏雖欲爲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爲之乎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絳侯無禍於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於漢則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具可考也



景帝論

景帝稱賢與沽沽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  
乃相衛綰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  
持重者必如衛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  
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  
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  
戲之賤士也其椎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  
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  
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而已哉苟以是爲長者而

用之則世之可以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蹏也  
求其無奔蹏可也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  
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  
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於利  
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  
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  
帝於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劫而  
無私意矣仗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  
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難者意非亞夫



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於形似而失之者也昔者高祖求傅如意者而不可得一周昌能強項面折而高祖遂以趙委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於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亦異矣

### 文皇論

古之人主自中庸以上爲理所屈皆能行之而誠未必加也若漢文帝之於務農唐太宗之於從諫幾於誠矣或問二君之誠孰愈予謂文帝於言不足而意有餘未嘗爲外貌觀美繁於詞令而形於制度不過詔令丁寧而已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知稼穡者必尚儉彼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集書囊爲殿帷罷露臺却走馬此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臣則求諫援引古今出入經傳慷慨古昔



語必成文此雖無害於聞過而有好奇之心焉此於誠有所不及也意有餘者忘言實已修者忘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常恨不撲殺此老文德皇后問誰帝曰魏徵夫太宗之信用徵如此而猶有殺心焉則其平日之厚敬而深信之或未必情也且好諫者不諱其過而魏徵以諫草與史臣帝聞而怒遂有仆碑罷婚之事何怒之深也如此二事或疑其不誠予謂或有之

### 高宗論

高宗之淫昏孱暗又內爲悍妻所制外聚羣不逞於朝而禍不及其身者有以也非幸也其智蓋有以自衛者彗見東方言者以謂高麗將亡之祥帝曰高麗小夷且亦吾民也夫是言能出諸其口則有不可欺者以廢子賢之故怒其人嘗與賢交通令其父訓其子父殺之帝聞而不喜也更貶其父夫刑政能如是則希其意者必相戒而天下聞之必有父子之義焉夫能酌理而不可盡欺叅以義



而其諂有所不受使其應物之際十五出此足以完其身矣

### 明皇論

人主當務好要而不當務無爲夫無爲之爲言妙矣此義農堯舜得道者之事也而庸君昏主聞其說而樂之深居奧處蒙塞耳目是非過前而不察奸臣愚弄而不悟視人之利害國之存亡若越人問秦人之疾痛者曰我無爲也耽樂飲酒便嬖女色晏朝早罷游蕩無度亦曰無爲也是故莫若好

要吾不治事付人以事而觀其成吾不吝權分人以權而觀其趣事成而利則可成而害則必治其故而賞罰行焉分吾之權而志於公則任之盜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棄之而用舍分焉此之謂要知好要則進乎無爲矣唐明皇用李林甫十餘年盡失賢者之助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正觀之風俗變壞無遺林甫朝夕所從事者非聚斂奢侈以蕩移人主之心意則羅織刑獄以破滅人之家俗也閨門之內干戈礮鉞未嘗絕而間爲神仙鬼神之



說以動其心而明皇恬不爲慮漫不知察利器去手而不覺一敗塗地沒世不復凡此者其始好無爲之說者也後之人主可不戒哉

### 代宗論

予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承安史壞亂之後肅宗草創事出一切人情震搖易以生變此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爲吐蕃所驚跳奔於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也今考代宗行事有類英主者二焉誠率是道而充之其身安而國

定蓋無足怪何也能容大功之臣背之而不疑犯之而不怒而外無姑息之迹一也僕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功著矣懷恩之恃功犯上自敵以下誰能忍之而代宗不與之較故優容包納卒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驍虜也與之較理則彼戎狄也其乘氣而兇悻蓋將亡也是其料懷恩於目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比而幸陝之役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持兩端則高卧以觀變也代宗恩禮終始不衰豈不曰光弼之功而傷之天下



其謂我何彼之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使誰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當然也德宗之於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揜矣人有當其意則用之衆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莫或能間之者焉始用元載委已聽之載惡已甚誅之而不疑寵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橫也則殺之程元振之寵固矣柳伉一言而逐之易如反掌卒棄不用元載之獄問目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擅權於外而

代宗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奸如殺犬羊中外不驚上下厭服觀此則昏且孱者不能爲也是三者英主之所難代宗有焉所以能保國而安身者哉

### 德宗論

德宗憤藩鎮之強潛有鞭撻海內之志竭其帑藏空其禁衛以事於伐叛然師出無功兵連禍結大盜竊發身播國殘滅亡之禍間不容髮自是之後亂不得熄至於憲宗用一裴度決策出師淮西既平山東河北強藩大鎮弭耳聽命終憲宗之世海



內略定二帝於用兵。伐叛則同而功烈何其相萬也。管子有言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馬燧李抱真討田悅魏鎮自承嗣以來兵強國富屹然大鎮非可易攻者也。二將之力弊於田悅而王武俊朱滔相煽而起自魏至燕數千里間奔爲戰場而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積於叛然數郡之地也。暴取其財虐用其民爲日久矣危亡之機已見而元濟昏立倔強其間此特不欲取耳取之可以必得豈與河朔諸鎮比哉。憲宗乘其

機察其時一舉而滅之而李師道丞宗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糜然效順矣。此無他德宗先攻其堅敵未亡而已之氣先索力先弊矣。已索之氣旣弊之力人所易侮此朱泚懷光所以陸梁而不忌也。憲宗先攻其易碎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出而氣已震於天下師道丞宗所以消沮而不能抗也。有扛鼎之力者使之負石而趨終日則必蹶立談之間而礫嬰兒則賁育在旁必且心悸此攻堅攻瑕之論也。



唐莊宗論

古之善戰者不患乎敵強而我不若也而所大患者與之爲敵而兩無有以相制也夫兩無有以相制則勢足以相擾而不可以有成惟其曠日持久兩憊而不振如是而後有起而收之者雖然非有優游久遠之心誰能安坐而待之而至其兩憊而不振也吾亦安能必其變之所在則是吾與敵人常戰於不可知之間夫豈不殆哉是故古之善戰者必有以審天下之勢而爲之計取之以可必之

計而待之以可成之功夫如是而後能有立今夫天下之勇夫其才足以相勝其力足以相困奮臂角力以戰以死其勢終日而不能解至其能者則不與之角爭於手足之間而獨徘徊待伺一發而擣其虛中其要害之地而使之雖有手足之技不能以與吾較夫如是者勝敵之道也故力弱於敵則謀之力倍於敵則乘之力敵勢均則擣其虛襲其所忌而不可戰蓋昔者唐人以河東之地南向以爭天下百戰而無功以朱溫之強親冒矢石與



唐人從事於河上不能有河北尺寸之地其力之  
不足以相制亦明矣譬如兩人終日而博也代勝  
代負而不決勝者欲罷而負者留之負者欲退而  
勝者激之蓋終朱溫李克用之世更勝迭負而卒  
不得其志至於莊宗力戰不顧思決成敗而不可  
得方其盤桓於楊劉德勝之間蓋常蹙而不振矣  
其後郭崇韜爲之決入汴之策而後天下歸於唐  
夫梁人之有汴是猶人之有腹心也使吾之力雖  
不足以過之耶一日而潰其腹心則彼手足雖全

而不爲用此擣其虛襲其所忌之道也故莊宗之  
取天下其要在此而或者猶歸罪於段凝之區區  
何異夫披心抉腹而責手足之不救也昔者莊宗  
與劉鄩戰於莘劉鄩趨黃澤乘虛而襲太原中道  
而敗乃不能進夫劉鄩之襲太原是莊宗趨汴之  
策也彼鄩以謂人得糧十斛而後可以有功彼誠  
見天下之勢非朝夕之所能成而其決策不顧以  
趨太原所以擣唐之腹心也歟夫莊宗能知其勢  
而爲之防故唐不亡而梁人惟不能蔽其所忌故



莊宗所以得志夫古之善戰者觀天下之勢而後戰從之者此之謂也

宛丘先生文集卷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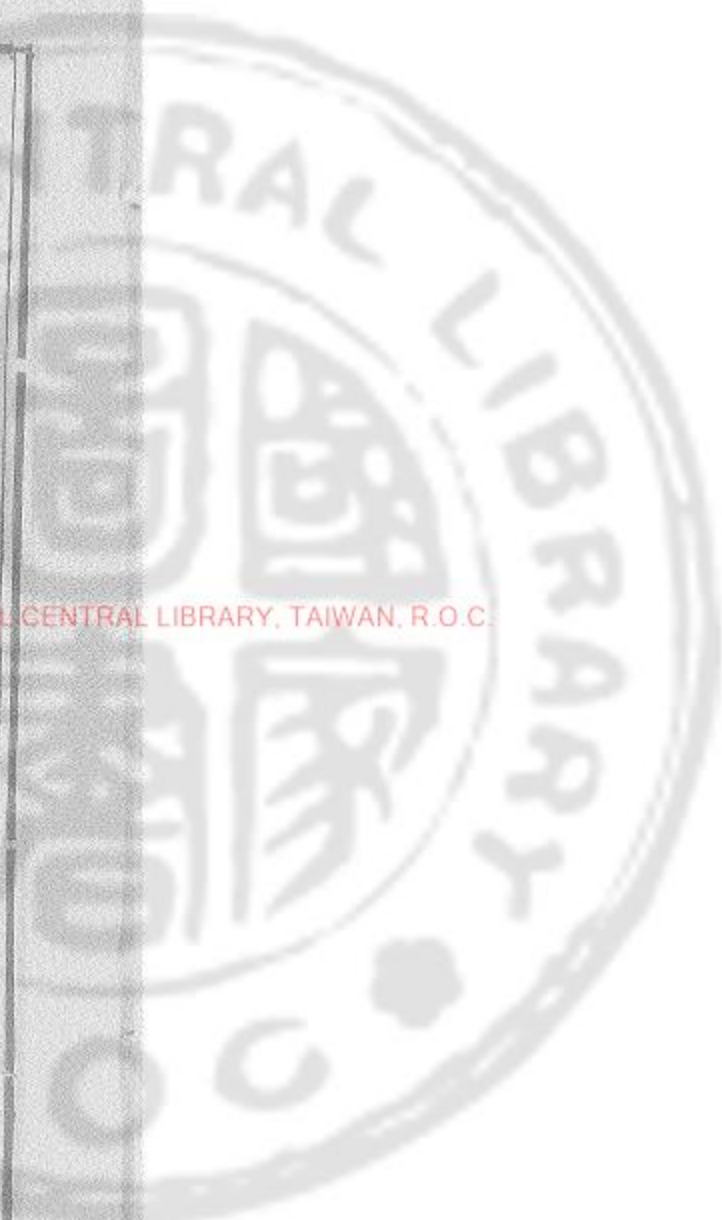
宛丘先生文粹卷六

明 新安胡 潛校閱

論

子產論

天下之大患莫大於不量力而不量力之患起於  
好高今夫使人皆量力而無慕於賢已者疑若怠  
墮而無志而不知夫力之所受於天者莫不有極  
強任而過使之則將有禍嗚呼怠墮而無志不猶  
愈於禍歟吾知量力之不可廢也今夫天下之才





自匹夫以至聖人其別無窮然大要有三而已上  
智中人下愚是也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使民畏也  
有不待刑使人愛也有不待賞夫無刑賞而畏愛  
行焉此天下之絕德也夫惟聖人而後能之使中  
人之才其爲治也去賞與刑以求天下之畏愛曰  
吾將學聖人也則亦敗而已矣使量力而行之治  
刑以明威信賞以施愛其誰曰不可以謂德不及  
於聖人耶不猶愈於敗乎夫烏獲之力至於舉千  
鈞而弱者至不勝一石以一石之力而負千鈞則

脅絕而死此又天下之所知也昔者鄭國有灾有  
勸子產使遷國者子產曰吾不足以定遷矣夫遷  
國以免灾與夫安坐以待不測之禍二者孰利也  
然子產知其力之不能及則寧爲安坐之計姑求  
其力之所及者而行之豈其心以謂不能定遷則  
其禍將甚於安坐而待患歟蓋子產嘗鑄刑書而  
叔向非之子產卒行之也彼以謂議事以制不爲  
刑辟者非我之所能故也予讀書至此未嘗不竊  
嘆古之君子其智慮深遠而較利害也詳量分審



力而不誘於天下之浮說而深悲後世之惑者矣夫宋襄公之求諸侯徐偃王之行仁義卒無所就而敗隨之而世之人遂悲仁義之不效而不知二人者果能爲文王之事歟非仁義之負二人二人之負於仁義也或曰天下之人不可以好卑而務近而量力之論始不可以訓嗚呼使無妄學聖人者是豈使無學其德耶吾惡夫無其德而僭其事者也彼聖人之爲聖豈好高而爲之哉其中之所爲有舉而措之而已使誠有其德吾何愛聖人之事而不使爲之哉

魯仲連論

昔者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非不勤而好之非不篤也然動而不得其中則君子不爲是故罪至於可殺君子不生之以爲恩而鄉閭之鬪勢有不可救則捨而不顧凡天下之事有可以不爲而非不義者君子不强以爲義也嗚呼君子之道豈固若是恣然而已哉彼誠以爲事至於可以不爲而無我責而我僂僂然求爲之以爲功則夫世之求爲



君子者蓋亦甚勞而我之心無乃非出於樂而後爲之歟蓋昔者夫子之道未嘗不出於忠恕而其所以待物者亦甚厚矣然陳嘗弑其君則孔子沐浴而言之朝告其君而請討之至其不能討而孔子不强也門人有以謂報怨以德者而夫子以謂何以報德出而告之朝者吾之所職者止矣隣國之不討賊非我之責也受人之德而樂之加我以惡而怨之者是天下之常情也以德復德以怨復怨則理亦足矣彼天下之人必將以所樂施所惡

則夫爲善者不亦枉其情歟彼魯仲連者里閭之自好者耳安知夫所謂真仁義者也以布衣游諸侯而不食其祿不當天下之責而出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立而不享其報此仲連之所以爲賢歟嗟夫仲連之所以爲賢乃其所以爲戾也夫當其位而後憂食其祿而後勞施其功而享其利解其憂而享其樂者孔子孟子之所不能過也而仲連者獨能不然吾見其越常棄禮亂世敗俗而已矣夫無責而憂人之憂致力而不享其報則使世



之中人不勉於義必自仲連始使天下之賢者必  
如仲連而後可則亦率天下爲僞而已矣蓋施義  
而不當其處者義之賊也嘗聞之昔者夫子之道  
所以行乎天下後世而不能廢者惟其不强仁義  
以爲賢而不捨仁義以求自便也不強以爲賢故  
爲賢者不難不捨以爲便故不爲者有所畏夫人  
不可不爲而爲之不難此天下之所以同守而不  
廢也而後之惑者嘗欲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其  
自便者不以仁義易身之一毛而天下卒去之然  
則夫子之道爲不可易也

### 商君論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尚功明賞罰信號令使其  
日夜趨於功利之域而無閒暇樂生之心勇於公  
戰怯於私鬪蓋凡所以養生者非從事於公不可  
得也不過十年而秦遂以強後世因之以有天下  
蓋始皇之亡自商君啓之而世之議者以謂秦以  
商君而興而不知商君之術是秦之所繇亡也今  
夫世之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安養而徐



用之導引屈伸以宣其滯而導其和故藥石食飲  
平易而舒緩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無後  
害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爲如此不能忍歲月之勤  
而急其効於耳目之前於是服毒石餌惡草以激  
之方其効也剛壯勇力倍於平時然不過數年之  
後草石之力已盡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故癰疽  
壞決之變一日皆作而不可制至於是而不死者  
未之有也嗚呼用民之道亦何以異於此昔者三  
代之聖人也其得天下也不爲且夕之謀揉伏其

民而和輯其國一出於愷悌忠厚之政使其民無  
勉強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厭之  
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憂彼商君以謂仁人  
之術非所以速功朝有所爲而夕望其利日夜峻  
治其刑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懲創以齊肅其怠墮  
之氣汲汲然常若不可以終日故方其效也所求  
者得所敵者破徃役使令莫不如意然至於後世  
天下已定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憤毒之志  
乃始大發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所以



取怨於下者豈一日之積歟嗚呼商君實首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不可以求近功夫欲求近功則必出於深刑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而危亡之禍可立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 應侯論

予觀應侯之入秦其心未嘗不在穰侯也彼范雎困苦展轉旣瀕於死其求報於魏也切骨腐心不可終日故其將奪穰侯之位而代之也慎重周審不敢輒發非如朝游夕說之士徼幸一言而勝之何者其怨魏之心重故傾穰侯之心必傾人之心必則其計必出於萬全故其上秦昭王書曰其深者不敢載之於書及見秦王乃先言越韓魏以伐齊之非計也陽陳外事以嘗秦王之心而自固其



權事成勢固乃一言穰侯太后之專恣不終朝而逐之則睢之憚穰侯而不敢輕發豈不甚哉太史公不序睢事如此乃言睢之始見秦王誤入永巷聞有穰侯太后而不聞有王也何言之誤耶且睢與秦王相得數年而後敢言穰侯太后之事者知已之與王交密勢定而計穰侯之不能奪之也其始不敢載之於書一見秦王而不敢及之者知徒攫其鋒不足以成吾事而吾將受其禍故也且一見秦王而語穰侯太后之惡如此彼獨不畏穰侯

之聞之歟以匹夫無援之分而斥骨肉子母之親非獨取患於穰侯秦王亦且逐之矣彼睢之入關料穰侯之惡諸侯之容下車而逃之其爲計如此萬有一幸而得見王徐徐而圖之何所不可而遽爲是鹵莽之計哉且秦自孝公以來操法繩下最嚴於宮闈之禁所以自衛者皆以峻法防其下故荆軻刺始皇而殿下之兵不敢輒動安有誤入永巷事耶楊子曰子長多愛愛音也此亦好奇之過歟



吳起論

吾讀吳起傳觀與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一然則起之才豈淺淺者耶及田文爲之言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疑起才何獨短於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觀起之相楚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室大臣起而殺吳起方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疑矣起也於是乎不免然則起之才足誠短乎此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言蓋無足怪

而田文之於知人也亦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也不足以處此者何說也蓋起之爲人也明厲而不及於變從事於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蓋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爲載書以序位聽政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爲載書敘羣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不可哉而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加於物則吾之所爲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繩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較徒



知吾法之不欺而不顧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與夫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必於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稱吳起治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疎遠者夫起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主而馭不附之大臣與不信之百姓而其所行苟若是而不知變是其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乘時一龍一蛇與化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悲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

陳軫論

陳軫之辨不及蘇秦張儀然軫常從容於戰國之際而儀秦汲汲不能輔其所不及秦以客死儀逃於魏其周流諸國不得少休用智巧而爲力勞何也蓋游說不可取必於一端而儀秦之術一定故也何者蘇秦必於從張儀必於橫夫一室之人不同心一日之心不同事以叛散相傾之六國而使之一心以爲從雖孺子知其不可以久此蘇秦之



所窮且天下常見爲從之利矣一日而散爲橫雖足以解約然合散未可必此張儀之蔽也從者不敢橫雖見橫之利而不敢陳也而游說以非之是強其所不親橫者不敢從雖見縱之利亦不敢陳而強詞以亂之是讒其所不怨強其所不親是交胡越之道也讒其所不怨是間兄弟之道也天下固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爲可間者矣然其親與間之際勞矣且夫交胡越者是必親之而後可間兄弟者是必間之而後可中道不幸而謀失者必

賁故儀秦之身顛沛而瀕於禍者數矣秦以此死而儀僅以免故從橫者危道也橫常負天下之責從則任天下之咎故從而散者蘇秦負其責橫而合者張儀任其咎然天下之勢故不一要之合散必不可以一定夫操不可以一定之勢而身當其任故曰從橫者危道也陳軫之智不逮二子而不主從橫之任乘勢伺變而行其說故其爲說不勞而其身處於安逸然則軫者說士之巨擘也



宛丘先生文集

卷六

十一

宛丘先生文集卷六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七

明 雲間許譽卿校閱

論

樂毅論

予觀夏侯太初之論樂毅稱毅之書以謂伊尹放  
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以知毅之心不止  
於兼并而稱毅之不取莒與卽墨以謂明信義於  
天下將縱二城而降之以爲王業之所起嗚呼何  
其言之過歟毅戰國之雄耳其智豈足以知王者



之事哉一說昭王之平齊復其數年之讐毅之才  
盡是矣何以知毅之有心於王者之事哉且以戰  
國之際士馳說以干時君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動  
人其所說一切不出於情實則樂生之稱伊尹太  
甲之事是果其心歟且毅將燕師一戰而破齊虜  
獲其重器而逐其君燕國之弱小而五歲勤師於  
外親所降下者凡七十餘城則士卒亦少弊而國  
之轉輸應接亦已勞矣故頓於二城之下盤桓而  
不能取且不終攻取之計而騎劫代之矣繇是觀

之樂子之不拔二城者是力有所不足未得盡用  
其計謀而考毅之用心固未始有縱二城以示民  
明信而有意於王業之事也且樂毅嘗一至臨淄  
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於燕而下七十餘城其  
所殺傷不知幾何而卽墨之大夫出死於戰齊民  
之視毅不啻若寇讐而乃欲以不攻二城以明信  
示民毅之爲計不必若是之愚者且方是時田單  
守卽墨單善爲兵故其守卽墨固而不易拔耳何  
夏侯生之妄論也司馬遷稱異時事類蘇秦者皆



附之秦故戰國策事之所載多不足信而遷之所載殺事未始有此故予皆不信之

田橫論

予讀田橫傳橫之將死告其客予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讀韓王信陳稀盧綰等傳竊怪此數人者其受漢恩亦厚矣或拔於士伍而王之或皆恩暱親黨然少不得志則起而爲亂蓋其素所畜積未嘗不在於亂特因事而後發而考其本心

蓋亦如田橫之所耻者耶夫高祖以匹夫將群雄取天下非有德義禮樂以感懷天下之人心而其下非有樂推不厭之意高祖特以才勝之耳故快怏以就北面乃其所甚耻而禍亂起於恩暱親黨之際亦無足怪也故國之興也不以仁而君臣無禮義以相與而以利合則國之所以存者幸也予觀高祖之時韓王信首反以招陳稀而盧綰陰使匈奴與稀連衡而淮陰謀亂於長安內外構禍高祖奔走不息而後勝之一有不及天下非漢矣漢



之所以存庸非幸乎文王之興也商士膚敏裸將  
於京商士從之矣而况周人乎則恩暱親黨之際  
可知也商之興也曰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  
德而其在天下非一日之幸也嗚呼漢與三代文  
王之際異矣

### 游俠論

所貴乎游俠者謂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於厄  
也朱家郭解雖不合於大義而其感慨雄俊先人  
後已故可取也樓護平生齷齪守常節無可稱呂  
寬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窮歸之豪俠立節無如此  
時爲宜斬莽使脫寬於死身自亡匿或者以身任  
之而不悔如此謂之俠可也護得詔書即日斬寬  
以聞莽大喜此苟偷畏懦閭里屠販人耳當莽時  
天下畏威誰非護者班固列護與朱家郭解同謂



之俠此何故也泣涕責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  
郭解糞土之餘也何足道哉

平勃論

余嘗怪昔者高祖之時其將相大臣皆天下豪傑  
之才其謨謀勇力皆足以過絕天下以戰而無不  
勝以計而無不中以項籍之勢卒敗於此數公者  
然及天下既平呂后惠帝之際彼呂后者乃一婦  
人提祿產之庸人而王之放肆縱弛無所不至此  
其間非不可窺而其智謀非有深遠可畏而不測

者以夫陳平周勃之才而馭呂后祿產之庸人此  
無以異於取諸懷中而殺之然是二人者懾怯畏  
縮而不敢發乃更先爲自安之計以固呂后危疑  
之心終呂氏之世而不動及呂后既死是二人者  
其取祿產何其多憂自重而不敢易也蓋如史之  
所載以謂陳丞相使人劫酈寄說呂祿解趙王印  
之國而呂祿從之太尉以節入北軍而猶左右袒  
以觀三軍之心既得北軍又不敢誦言誅產也灌  
嬰以數萬衆與齊王合乃相與待呂后之變而後



動此三者予未嘗不竊疑之夫使呂后之棄北軍無以異於遇盜而使之棄兵也則陳平之視祿也亦易矣然猶委曲遷延使其親戚劫之以利害之謀周勃豈不知天下之與劉氏也而猶區區爲謀以觀其意以灌嬰之才資數十萬之衆而徬徨於外不敢先發夫以呂氏之區區安坐而肆其所爲亦安能有所立而數公者反遲疑慎重待之以天下之大事夫何其勇於爭天下謀項藉而怯於此也蓋嘗爲之深思其故而後數公之志可見考其

所爲之故則夫天下之善謀者無以過也何者昔者高祖之與項籍角馳於中原其初非有所顧籍也特徼幸於一戰之間此其所爲不得不出於果敢而勇決棄死而不顧何者使其成功則固得吾不可必之求不幸而敗則吾亦何所愛哉彼高祖之得天下於百戰之中困辱傷敗旣老而僅得之則吾愛其所得豈與夫匹夫馳騁邀幸於一戰之際者同日而語也故其遇諸呂之禍也以謂吾輕發而遂勝耶則吾固何求使萬有一不勝則其所



亡無乃甚可惜哉曷若遇之而求無失也是故不  
憚歲月之勤而深慮夫一失之可愛此其所以遷  
延委曲待其弊而後發歟夫千金之買見日而行  
未夕而止一日之力有所不盡是何也彼力非不  
能遠也惴惴乎畏失其所愛也夫山林之盜出入  
於險阻之間晨夜而不顧彼以謂有所獲者固我  
之所幸不幸而敗於吾何失哉此平勃之智也夫  
操天下之重利者不可爲匹夫輕死之謀匹夫之  
謀是不得已之計也

### 子房論

天下之善辨者不過能折天下之人以理而已矣  
夫折人之情使從於理惟畏理者而後能從之彼  
無所顧於理者雖極天下之理而與之辨彼將漠  
然而不信蓋言至於此而後不足恃是故莫若示  
之以事而動其心夫天下之人雖於理有所不畏  
然至於心之所不樂亦不爲也昔者鄭莊公疾叔  
段而出姜氏夫子出其母天下之大惡也彼其臣  
必有以不義而正之者矣而莊公卒爲之然則是



雖有諫者而不聽也至於穎考叔爲一言於飲食之間而莊公若不可以終日易其平日忿疾之意爲孝悌不忍之心是何也蓋莊公不可以言奪而可以心動也今天下之人固有告之以禮樂孝悌而不論者然退而視其所爲未必不愛其父母而樂其兄弟然則外雖不免於愚而心之智猶在也吾之智足以發其心則彼固無俟乎區區之辨折而伏之矣子房之立惠帝其說近是矣彼高祖之爲人出於草莽戰爭之中豈知所謂廢嫡立庶之

說耶叔孫通之徒極其說而不納亦無足怪也至於子房乃引四老人而輔之從容於片言之際而太子得不易雖有戚姬如意之愛而卒不能間彼子房以謂高帝者雖非理之所能曉至於感之以利害之計則猶足以撼其平日之感彼能屈其所難致者而爲之臣則天下之心歸之而吾捨之則必有禍彼高帝雖不顧天下之所當立而亦知天下之所歸者之不可易也此子房之所以爲智歟故折人於理從者十五感其心而動之從者十



九夫人之於理其信與否相半也故十得五而人  
有感於心則無不從雖天下之至悍未有行其所  
不樂者也故十得九其後唐武后欲以武氏易唐  
而中宗亦甚危矣彼獨傲然不顧其下雖有忠諫  
無所用之蓋人以爲說者皆其所忽故也其後狄  
人傑爲之一言以感動其惻怛之情而唐遂以濟  
嗚呼是子房之術也

陳平論

予觀陳平使人劫酈商使其子說呂祿陸賈勸陳  
平以百金交歡絳侯而平勃日以親卒用此滅呂  
氏未嘗不竊嘆也夫士不以仁義相與則其於利  
害之際其能不以詐謀相欺者鮮矣酈商爲列侯  
事高祖十餘年其視呂氏之危漢其心豈能無惻  
然哉雖不劫之豈不肯使其子也絳侯漢之大臣  
雖無百金未必與平異心也平之心豈不知酈商  
絳侯之未必背漢也然必爲是之區區者其心不



能無疑於此二人故也彼其不能無疑者何也士不以仁義相與而其合也以權利則其於利害之際安能無疑哉昔周公爲師召公爲保而不說周公詳說而宣諭之夫師保之際有所不說而周公不忌焉諭之以義明之以理而已嗚呼聖賢之事不可及也

魏豹彭越論

予愛司馬遷論魏豹彭越之不耻囚虜以至刑戮也曰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以故幽囚而不辭嗚呼何其論之之至也漢自高祖之後其將在者皆常才中人而其名將皆已誅死族滅彭越以疑死韓信黥布相繼以反誅予嘗疑漢之於功臣少恩如是推遷所論而後知高祖之誅功臣勢變之不獲已而世之論高祖不善馭功臣如光武故相繼



列國文粹 卷七  
族誅者皆妄論不推原當世之故嘗試論之秦之  
亡豪傑並起世之英雄才過十人者無不興起而  
士大夫去戰國未遠其人皆有六國豪傑之餘風  
故其用兵行師有可稱述方此時人人皆有帝王  
之心如韓信之徒其屈體爲臣者其初心豈將屈  
體委身而已乎高祖豈不知其然而收之者何也  
夫操白挺驅市人而爭天下非得如斯人者則誰  
肯爲吾使彼亦將有所寄以求所欲也彼之視高  
祖猶高祖之用三人何則兩各有所私利而非君

臣之分故也且彼之所以臣我者非有至誠之心  
而不厭其所欲則反顧而去耳故非裂天下而王  
之其勢不可使故固陵之敗子房勸高祖分王韓  
信彭越且是時天下之地分於二人者何啻十五  
而子房不敢愛者不如是不足以使二人故也夫  
以英雄好亂之姿無君臣至親之分而據萬乘之  
強國此其勢非得天下則不厭何則如韓信彭越  
之徒束手爲虜而不耻者其心猶冀萬有一不死  
而庶幾得尺寸之柄以施其智而向南面稱王據



有甲兵士民之衆肯帖然而爲人之下哉嗚呼高祖安得高枕而卧也昔楚王田於雲夢有熊當路而不去弓矢戈戟之力不能殺王患之或曰南山之虎其勇無敵方饑而休驅而逐熊其能勝之哉王曰善馭虎當熊熊未及死而王之左右六鈞之弓百練之戈當虎之衝虎食熊未盡而殺之矣夫楚王之用虎非樂使之也非是則無能勝熊者矣其殺之也非有怨疾也不殺且及我矣彼虎之視熊其與視楚王無以異也不乘其便而殺之一失

所制則後雖欲殺不可得矣虎之食熊非爲我除患也勢驅之而不知其爲人怒也故高祖之用三人非樂使之無是三人則項藉不爲我擒矣高祖非以怨殺三人也知其終不爲我用故也三人之爲我亡楚也非爲至誠欲王漢也勢有動其心故也爲長者之論曰漢封功臣其地太過故反天下既定當明制度別上下稍裁之庶幾矣嗚呼彼安坐無事猶狼顧其上况削之乎故高祖於是三人者不得不分天下而封之而二人者封之亦反削



之亦反囚之亦反其勢必誅之而後定故予悲高  
祖於此有不獲已焉

宛丘先生文粹卷七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八

明 雲間許譽卿校閱

論

蕭何論

高祖與蕭相國與三傑之首及論功行封爲諸將  
百計論曉卒以何爲第一高祖之待何也可知矣  
高祖之有何是人之有五臟木之爲根魚之有水  
也使何雖有大過猶將容之然一日爲民請苑中  
地高祖發怒奮然如斥奴隸使有司械繫辱之而



不疑此在常人爲之則必以爲狂易反常而高祖獨安爲此其心蓋有說也高祖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也何之居關中用鮑生邵平之說而帝乃大悅夫二生之說淺夫畏嫌之常情也而其術足以當帝之心是帝於何未有無間不疑之至信也吾未能安枕於何之心則其心惟恐其恃功驕恣而以我之不忍侵辱之也故以天下之大功一日有微罪則以奴隸之辱加之而不疑使何意知吾之不憚侵辱之如此務以逆去其驕蹇之意此高

祖之術也其後絳侯立文帝以天下與人論功宜何如一日有疑謗下之獄吏幾死而僅免夫文帝非不德絳侯其心未免於疑如高祖之於何也雖然絳侯吹蕭之羈民其驍武勇驚疑其恃功而喜亂恐其甚驕而逆折之可也若蕭相國謹畏德厚之君子雖共天下可以無疑而馭之乃與韓彭同術然則文帝得之高帝過矣

司馬遷論上

司馬遷作伯夷傳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此



列傳卷八 二  
特遷自言爲李陵辨而武帝刑之耳論管晏之事則於晏子獨曰使晏子而在雖執鞭所忻慕焉遷之爲是言者蓋晏子出越石父於縲繼而方遷被刑漢之公卿無爲遷言故於晏子致意焉耳方李陵之降其爲漢與否未可知而遷獨激昂不顧出力辨之如此幾於愚乎與夫時然後言片言解紛者異矣不知其失而惑天道之是非何哉至於時人之不援已於禍而拳拳於晏子遷亦淺矣

司馬遷論下

司馬遷尙氣好俠有戰國豪士之餘風故其爲書叙用兵氣節豪俠之事特詳其言侯嬴自殺以報魏公子而樊於期自殺以頭遺荆軻皆竒誕不近人情不足考信侯嬴旣進朱亥以報魏公子不自殺未害爲信而樊於期自匿以求苟免尚安肯憤然刼以浮詞以首遺人哉此未必非燕丹殺之也予讀刺客傳頗愛曹沫豫讓之事沫有補於國而讓爲不負其君然皆不合大義而庶幾所謂好勇



者如聶政荆軻之事此特賤丈夫之雄耳予觀竇  
嬰田蚡灌夫之事考嬰與蚡皆庸人不學其所立  
無可稱錄而灌夫屠沽之人也鬪爭於酒食之間  
不啻若奴妾是皆何足載之於書而遷序聶政荆  
軻竇嬰田蚡之事特詳反覆叙錄而不厭蓋其尚  
氣好俠事投其所好故不知其言之不信而忘其  
事之爲不足錄也

司馬相如論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之風  
蓋其心不專以其技易寵祿又有不忍欺其所知  
者東方朔論上林苑害民田號爲正諫拂人主之  
欲而相如上林其終所陳與方朔何異且相如事  
景帝游梁羈旅不偶亦思秦矣起而逢其合持末  
技以求售此常人之情惟恐失其意也愛惡未可  
必而諫及之此其心似不志於利者也其後爲帝  
開夜郎通西南夷旣至獨得其父老之說頗自悔



其失作書爲論蜀而實以風夫旣以開其利於前矣徐覺其害又不忍默默此其心似不忍自欺者與夫遂非而忍愧者亦異矣始相如亦自以慕藺相如彼其從來有足觀者矣

### 趙克國

予讀趙克國傳觀其用兵決策若可以有奇功然提大兵對五萬之先零持久數年而不決其取之也又非有奇變可喜之功蓋嘗疑其多畏而少斷及見其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而後知其非

徒然也夫先零之事微矣然其規略卽古之謀臣智士之遺法也古之善計者未嘗一日不志於功名而不肯爲微幸之利而其術本於觀時時非吾之所能爲而吾能引而致之不然則安坐以待其疲捨是未有肯妄動者夫提兵決戰斬馘捕虜與敵鬪吾可以有功而不可以無患也未可以無患則變生不常而勝負未有所在謀人之國都而吾之勝負未有所在是天下之危道也克國赦罕升以離其支黨遣其降者以亂其腹心培之於覆亡



乃徐待其勢而後振之夫充國豈以謂力戰決死  
爲必敗哉以謂善戰者其法不當出此故也昔予  
嘗怪武帝用衛青霍去病出萬死百戰以踐蹂匈  
奴之強此兩人斬馘降虜不可勝數單于遠遁漠  
南空虛而終不能得志至其晚年漢與匈奴兩不  
振矣唐太宗與頡利臨渭水而盟方是時內有大  
宗之雄而李靖李勣爲之將帥致頡利於室中而  
閉其門覆軍殺將何求而不可太宗意不出此而  
其後頡利危殆國中空虛李靖以五千騎談笑而

滅之夫武帝之無大功何也戰匈奴之強而不能  
致匈奴於弱而後戰而太宗之明知頡利之方強  
雖足以取而未可以無患李靖以孤軍而功過衛  
霍之百戰彼惟投其時故也其後太宗舉國以取  
高麗猛將銳卒自以無前而頓兵堅城逡巡而退  
何則蓋蘇文之雄而欲以亡國處之過矣高宗之  
時蓋蘇文旣死則用一李勣取之而有餘夫勣之  
才豈過太宗哉敵之時異也勾踐與范蠡百計而  
謀吳勾踐不能忍而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而至



稍蟹之變則遂起而不疑何則彼之至計不獨以一戰爲也故充國以善戰之才謀五萬之家至百計感取彌年而後成彼非惡速也以謂此用兵之法也

蒯青

自古中和深厚之士可以保富貴處功勳而不足於名高輕俠慨慷之士立可喜之行者可以爲名高而多履危禍二者若皆有所不足然可喜以取名者其技止此耳聲爲中和深厚必不可得而中

和深厚之士其於取名驚世或者能之而有不爲也司馬遷論李將軍之死曰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論大將軍曰以柔媚於上其於天下未有稱也愚意李廣之所爲青之所不願而非不足也以青爲奴虜庸人遭時幸會以取富貴者耶則汲黯不拜大將軍曰使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青繇此益重黯李敢怨其父死至擊傷青青爲諱不言青知揖之重於拜權足以報敢而爲諱之懲田竇之事至絕口不薦士不斬蘇建使歸命天子言之如不



快人意而其知時見遠皆中幾會青顧不能交淮夫藉福之歡而爲決意斬伐者之所爲耶凡此類非庸人可能也彼非庸人而爲此則必有道矣而遽欲賢廣而貶之不亦過哉夫好名之士常鼓舞於壯銳可喜之節而不快於持重遠見之士廣之所爲天下之輕勇者好之其明者未必善也後世論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者未嘗不右子儀夫善戰而有謀果敢而精銳是數者子儀皆若不及其寬緩仁愛宜若魯鈍矣而卒過光弼者何也子儀之所長光弼之所不能光弼之所長子儀或未必待是故也淮南王與伍被爲反計而被獨稱大將軍以折之彼其仗節死義則憚汲黯用兵決勝則忌青然則爲天下未有稱者又果然哉

陳湯

予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之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幸生事夷狄而竒其功憤其爲庸臣所誑者則稱譽贊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加尊寵以勸



有功此劉向之論也夫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梟之橐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欲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何則人臣不待命而有功以要我則亦爲國者之所病也故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爲說則終亦未有以服惡矯制者

之論惜乎無有以是說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爾其不可以常徼幸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而未可得何遽有邀功生事之憂哉故上足以尊明湯之有功褒顯之無疑下不畏未來生事邀功之論天下之善計也古之爲法



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亦不使之不可  
繼凡若此也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  
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不可賞不可  
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  
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是賞  
湯之說也

宛丘先生文粹卷八終

卷



宛丘先生文粹卷之九

明 武林陳紹英校閱

論

邴吉論

邴丞相爲人至深厚也予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於其所急而一時際會於他人之力亦可以爲徼幸矣謂之真憂邊思職也可



乎因邀幸以得譽遂從而昂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爲長者遂不敢以爲出已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微而不昂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爲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邴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夫冒邀幸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爲邴吉相恨也

王鄭論

昔孔子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以忠清與之而不與之仁管子之德不及二子遠矣而以仁與之何也夫仁之爲道雖大然其實以濟物爲本濟物之事非一善可以當之必其才德爲世所賴得我則存非我則亡我之所在家安而國治如是則有一



善不害爲不仁而有小不善於仁未害也予觀王  
祥鄭冲何曾三人者考其行事之變從容無事之  
際雖謂君子可也然爲魏大臣陰相司馬氏以喪  
魏室卒導而授之夫平日則戒慎君子之所忽而  
當事則爲小人所不忍爲此所謂色取人而行違  
在家在邦必聞者也昔西漢之衰有此乎此孔光  
師丹皆盜當世賢君子之名而或屈於董賢或迫  
於王莽使爲姦者反依之以取重嗚呼治天下其  
不可以無才智骨鯁之士也淮南王欲爲亂獨憚  
大將軍與汲黯畏衛青畏其武畏汲黯畏其正也  
夫世固有德不足以化姦才不足以止亂而可以  
謂之仁人君子乎夫使令尹子文陳文子當管仲  
之任則不勝矣李德裕曰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  
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必不能捐軀濟厄  
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  
者此數子之謂矣

王導論

予觀王導之爲晉有以也哉自古開國建邦尚功



利修戰伐其俗好武喜功其國家法度修立若是者必速強而無內亂然當其亡也必爲大敵取之何則法制素立人畏而不敢犯故無內亂然國小勢單而有所恃必敢鬪其人才可用則不能下人夫小國敢鬪而不下人大國之所取也吳蜀是已諸葛亮治蜀法制謹密兵武修立糧儲豐而器械精故以區區之蜀而魏人不敢侮亮旣死姜維恃其餘力黷武好戰而魏取之孫權之爲吳也江東才武之士悉用而無遺其將帥多可用之才權旣

死而規略風聲不改其舊孫皓不肯俯仰畏縮爲自守之計時用其武而晉取之故曰小國敢鬪而不下人大國之所取也夫政和俗弱畏患自守者多內侮其弊也內之強有力者取之然不待其力盡勢窮則不亡何則內有強力之臣而無所忌則必起然國人未去則取之也難非極弊不可復振之際則不可得東晉是也導相元帝於江東所以立國者不過賓延賢士招禮名勝設學校謹選舉力爲柔仁和厚之政而已夫當西晉之末夷狄並



起天下大亂非有商君管仲之節制刻深以圖功  
利起怠惰收蓄天下才勇之士不畏勞苦徃反與  
之深入力爭未有能立者也而導顧爲此豈其才  
不足歟或者曰導之意以謂限長江而與關洛交  
兵相元帝而與劉石爭雄駕御賀循紀瞻之徒而  
與夷狄馳逐此百舉而百敗曾不如勿爲之愈也  
是以置江北之紛紛而爲保國之計苟爲後世不  
遽亡之策而可矣夫王敦蘇峻之內侮桓温桓玄  
之倔强大則君廢大臣誅小則控制上流而朝廷

奔命宜若朝夕而亡矣卒之劉裕取之於凌夷甚  
弊之後此固導之深圖也齊之政強魯之政弱魯  
朝齊而齊先亡乃自古然矣

張華論

裴頠勸張華以黜賈后而華不可其言曰聊以優  
游卒歲當時華有天下之望姦臣孽后切齒於華  
久矣雖不舉大事可得優游卒歲歟華之智寧不  
知此而爲是言何也夫華爲之亦死不爲亦死微  
幸苟免自安之言耳方是時華之計無可爲者矣



與外臣爲仇則賈后得藉口以誅之與孽后爲怨則強王將以仗正而行其意起貧賤取富貴旣無棄屣之高又名重累身衆所不置已有遯尾之厲嗟乎華於是時蓋知不免矣自古爲是言者不以賢不肖皆不免者也董卓築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塢夫事不成而塢可得而守歟卓雖愚亦知之矣曹爽不能用桓範之計而曰不失爲富家翁其措意亦如此華之優游董卓之守塢曹爽之富翁皆知不免而徼幸苟且之言耳不足論也士之謀身至此亦可悲也夫

### 屈突通論

屈突通知隋之亡力不足以救也審矣然力盡勢極有爲萬一之計其心皎然非負隋也通未及死而被擒其不死者非自免也唐救之也唐之爲隋之讐明也通不負其所事而捨其生然忘其仇而食其祿責通報其怨非也天之所與通安得而報之君子於其讐度非所得報則不敢行其私然亦不敢忘其私故食其祿者通之罪也凡負恩圖存



於可爲之時者得罪於通可也忠亦不足爲矣

### 裴守真論

先王之禮不明於世日以廢壞遂至於滅亡者其初未始不自於腴夫盜儒苟欲媚世主之私而不務行先王之意而俯從今世之便也先王以至誠仁義之心誠意於禮樂之際齋明盛服如臨師保父母之嚴一有不中凶咎從之而使後世之汚君習於安樂驕傲者免而爲之其欲捨而從我也固已不勝其息而腴夫盜儒又從而爲之解說旁引

曲取旣使之便其私意而又曰自義理之所安嗚呼先王之禮何從而興乎秦併六國典禮盡滅高祖撥天下之亂庶幾其有興矣而叔孫通阿其意不能尊其所聞而行之乃爲是苟且滅裂之具而漢之禮終以不明則起於叔孫通之徇其君子讀裴守真傳守真善容典爲太常博士當時謂才稱其官至論射牲禮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遣侍中今天子奠玉酌獻而已可也古今異宜不必射牲破陣慶善二舞入天子爲起守真言古無天子立



觀舞者請從古夫射牲古也勞而今也佚則從今立觀舞今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真非能法古也特從其佚便使人主便之而已夫先王之禮惟惡夫好便而無制者而後爲是曲折制度之嚴也使有司之禮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嗚呼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車服金珠翠羽婦人之服竒文巧畫房闈之玩仙靈鬼怪可駭之物雕韋織毳戎狄之用皆有之矣推其禍本亂原未有不起於好便安者爲之也夫一守真不足道也而世遂以才稱其

官則知史說偷風瞽俗相扇而不知恥也可勝嘆哉

李郭論

雄傑好亂之士可服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揜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爲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後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僞游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



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犍虜百鬪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爲使子儀能使吐蕃爲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子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爲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思明此雖狡夫猾虜之常態意其人雖雄悍驍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而田承嗣之膝獨爲尚父屈歟此於服人之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悔也

韓愈論

韓退之以爲文人則有餘以爲知道則不足何則



文章自東漢以來氣象則已卑矣分爲三國又列爲南北天下大亂士氣不振而又雜以蠻夷輕淫靡娬之風亂以羌胡悍魯鄙悖之氣至於唐而大壞矣雖人才衆多如正觀風俗平治如開元而惟文章之衰未有能振其弊者愈當正元中獨却而揮之上窺典謨中包遷固下逮騷雅沛然有餘浩乎無窮是愈之才有見於聖賢之文而後如此其在夫子之門將追游夏而及之而比之於漢以來齷齪之文人則不可然則愈知道歟曰愈未知也

愈之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繇是而之焉之謂道果如此則舍仁與義而非道也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若如此道與德特未定而仁與義皆道也是愈於道本不知其何物故其言紛紛異同而無所歸而獨不知子思之言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性曰道曰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禮樂政刑所謂教也而出於道仁義禮智所謂道也而出於性性則原於天論至於此而足



矣未嘗持一偏曰如是謂之道如是謂之非道曰  
定名曰虛位也則子思實知之矣愈者擇焉而不  
精語焉而不詳而健於言者歟

李德裕論

李德裕制變遇事之方裴度有所愧然度之制變  
務出於中和故事出而人不驚事已而身安德裕  
矜才而快意者也故其所發竦動人之觀聽而後  
多悔宦者劉承偕監劉悟軍悟不堪其侮而言之  
朝憲宗以其有寵於母后也問計於度請斬之又  
曰不能斬則流之夫斬之則風采足以震動而於  
事也健然苟求下足以厭悟意上不傷太后心流  
之亦足矣何必求動人之視聽哉此度過人者也



劉稹之叛計策出於郭誼爲多稹勢已窮蹙誼斬  
稹以降此在稹爲可賞德裕以爲劉稹小子安知  
反誼始教之而終賣稹以求生卒斬之德裕之出  
此不過欲明大義立風聲以竦動視聽耳若誼者  
置而不問斯可矣何必求名而殺之耶是時強藩  
叛臣力足以拒王命而所深忌者左右之竊發也  
誅郭誼而叛臣始安心於其下其爲慮蓋已踈矣  
德裕惡牛僧孺其傾僧孺也曰僧孺聞劉從諫滅  
而慨嘆又結成其往來之迹夫傾大臣惟有交反  
者之罪爲無以加人王之所不恕僧孺繇此遂竄  
德裕於復怨則快矣而君子豈忍爲是哉故一失  
勢群起而擠之身沒南荒非偶然也

定山先生文粹卷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宛丘先生文粹卷之十

明 武林陳紹英校閱

論

盡性論上

一言而盡天下之道者性而已夫道之在萬物雖判散殊別無所往而不得然其歸有二而已自內而本之者爲聖人之神故凡大至於參天地廣至於贊化育禍福大故也而不得蕩其和死生至變也而不得遷其常所以極天下之高明而寂然不



動以待萬物之至者皆道之在內者也自外而致用者爲王者之事故足觀變以應天下之動而利用以成天下之務大之爲禮樂小之爲政刑所以鼓衆動民出而與一世同患無所感而不通盛德之大業待之以立者皆道之在外者也嗚呼道則廣矣大矣然不在外則必在內不在已則必在物所謂道者不外是矣且天下之道不過於內外而內外之道其初曷出哉凡在內者乃吾之所受於天而虛靜明達無所待於外者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凡在外者取吾所受於天者而顯諸形名事物之際與物兩得而布之天下取諸心而施諸事本乎天而成乎人動於無爲而著於有形使天下萬物蒙其利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故內外之道雖殊而同出於吾性故兩言而盡天下之道曰內外一言而盡內外之道曰性而已然則天下之物未有起於吾性之表則吾性者盡天下之能事者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豈能強其性之所無而附益其所不足哉然盡其性之所受



於天者而無有闡蔽不照之累天之全授於我者全得之而已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天下之道能盡天下之道而後爲聖人自聖人而下之至於庶人其別蓋多矣彼其爲是大小之辨者亦豈有他哉其於性也所見有廣狹故其爲德也所立有小大性猶山也自聖人至於庶人登山者或躡其半或止其下而其強立者出入上下無所不至涉焉而窮其高降焉而極其深盡一山之觀而無不至之處故無不至者聖人也或躡其半或止其下

者賢否之別也均是性也因其所見而爲聖賢之別均是山也因其所止而知強弱之異故人之繕性也有不求而性之於人也無不足人之登山也有不盡而山之於人也無不與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故道出於性教出於道一得吾性而道與教舉矣

盡性論下

新添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嗚呼此性之說也蓋孟子嘗以謂性善矣夫善者萬物之一也萬物皆備



於我則我之所受於天者獨善矣乎故吾知孟子  
爲性善之說其有救乎當世之變而非性之至論  
也楊子曰善惡渾楊子之論出於萬物皆備於我  
者也然則盡已之性而爲聖人則聖人之於性豈  
亦兼受其惡者哉是不然聖人之於聖其智足以  
知之者無不盡矣凡性之可以爲善者聖人達之  
無不至其極凡性之可以爲惡者聖人察之無不  
極其微於是乎有學焉開其所繇達之途使趨者  
必至其極而無蔽闕於前治其所能察之隙使避

而遠者必盡其微而無有鏘奪陷溺之累故能盡  
性之大體則趨善而遠過也兩皆至其極故善之  
在我者無不舉惡之在我者無不去自聖人而下  
之至於庶人自上智而下之而爲下愚所以爲賢  
否之殊者亦計夫所趨之善有淺深所避之惡有  
小大之殊者豈有他哉其於性也所見有全有不  
全故也昔者顏子之於孔子蓋仰之彌高鑽之彌  
堅夫高與堅也凡人之性舉有之也孔子至焉而  
顏子之力幾弊於是矣是何也孔子得其善之授



於天者盡而顏子得之也有不至者矣夫子之門人自子路子貢之徒皆嘗有不善於其身賜之貨殖由之兼人是也二人者蓋終身而不知止而顏子之於不善也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顏子之於子路子貢其性之質一也然其於不善也遠之者至於未嘗復行而不改者至於終身何也豈顏子遠其惡之授於天者盡而由也賜也有不盡者矣譬之醫也不盡知天下之善藥則其治疾也有所遺毒石惡草知之不周則其於遠害也必

有所不盡故良醫盡天下善惡之藥而聖人盡吾身善惡之性夫性所至有淺深所盡有廣狹而人之才能自是別矣

孔光論

昔者聖人所以惡夫鄉原者何也夫天下之道君子小人而已使是二者灼然無有殺亂於其間不啻若白黑之易明則人誰不欲用君子而黜小人哉惟其有冐於其間則使君子小人之別不明而後有欲得君子而得小人欲取善而得惡者敗世



生亂往往出此且亂君子小人之別者非鄉原其誰哉於君子小人之間包小人之實而冒君子之利者鄉原也予嘗觀漢成哀之間舉賢孔光嗟夫光鄉原之雄也王嘉之忠盡竭節事君不欺與夫董賢之嬖幸敗政漢之婦人孺子皆知之也哀帝怒王嘉思有以殺之光從而奏曰嘉迷國不道哀帝欲重董賢使見光光從而厚禮之身為三公不敢以賓客見君之弄臣是二者賢者之所爲歟姦者之所爲歟以爲賢歟則畏君之威而殺賢人明

知君子之及禍而身擠之說君之意而誦奉嬖幸之賊人者不廢爲賢也則天下亦少矣以謂姦歟則世之賢之者何也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知足以欺人奸足以容身彌逢其惡使人窺之也難故常冒天下之美名而獲君子之利使光能力救王嘉之禍而深折董賢之盛哀帝未必不少悟事未必不少止相哀帝之昏愚而咏喪漢氏者非光歟智如王嘉猶賢孔光鄉原之足以欺世也如此此聖人知所以深絕之也予觀西漢之俗其



公卿大夫與世之學者不恥賤事用心不侈其迹  
或若鄙而人多可用之才趨事赴功往往有成晉  
人之俗高簡浮虛公卿大夫皆足以美觀望使人  
尊之而臨事無實赴功無成譬如寇冕黼黻以被  
土偶望之若可畏屋壞梁傾爛爲塗泥是果何益  
哉或問其故張子曰天下之俗尚實責功則人心  
不侈不羞賤事天下尚名則人自尊大而無實材  
六國分裂諸侯並爭愚者思保家免禍賢者思趨  
時立功以取富貴人心豈容高談于其間哉是以

舉世尚實子不見六國馳說之士乎度量時君如  
弄嬰孩窺察成敗如觀目前皆有奇才異能後世  
莫及何則尚實之至實技乃出日斷月練異能乃  
見秦世無文人心自危劉項並爭智者交馳勇者  
効力辨者奮舌至於西漢六國尚實之餘習也故  
西漢之俗多人才東漢之衰下傲其上憤世嫉邪  
名譽可尊相夸成風黨與交興士不考實以名相  
矜當此之時舉世尚名三國短世餘習不絕雄如  
曹操猶問許劭晉武治平士無勤勞故天下之人



求爲美觀而不究行事譬如敗梁污壁而被以綺  
繡臨事輒敗不亦宜乎此則東漢尚名之餘習也  
或曰先王有作則於名實何取焉張子曰先王隆  
實而名從之名不孤行實著乃興先王崇之以激  
世勵俗故曰名譽以崇之未有無實而有名者也  
或曰不幸而失則何如張子曰寧失於實無失於  
名漢以實強晉以名衰豈不明哉

雜說

書鄒陽傳後

鄒陽傳稱梁孝王用公孫詭之說殺袁盎事覺孝  
王懼誅使陽入關內求解陽見齊人王先生用其  
計說竇長君長君入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  
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同救孝王殺盎事也  
及韓安國傳所稱見長公主事自以孝王僭天子  
游戲天子聞之心不喜太后乃怒梁使者弗見案  
竇梁王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長公主具



以語太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久之復用爲梁  
內史乃有勝詭說王殺袁盎等事安國諫王王乃  
殺勝詭漢使還報梁事解無安國見長公主事此  
則安國見長公主自以游戲事在前非勝詭事也  
明鄒陽傳中所載誤記安國所解前事爲今事耳

正國語說

學者多言左丘明說傳春秋必求信其書於後世  
安肯更爲一書生異端哉蓋國語者丘明傳春秋  
所取諸國之書也丘明採擇綴緝於其間故國語

之言繁而丘明之文約計丘明所取諸國之語不  
止於此其徒所得者止此耳正其說曰左氏出國  
語國語者諸國之史

書家語後

昔夫子弟子其高弟所聞微妙之言則已共記爲  
論語而門人之下者又雜記聖人之言或陳其所  
學於聖人者又著爲家語孔氏之子孫論其家之  
所傳則爲孔叢子然皆得聖人之緒餘可推考孔  
子之意不可誣也而家語叢子學者罕讀豈不痛



哉

宛丘先生文集卷十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一

明 武林胡茂相校閱

議

至誠篇上

昔先王之爲天下非徒爲政刑以齊天下之民苟  
爲無事而已也必有禮樂以成之禮行而天下無  
違俗樂作而萬物無邪心無違俗故恭遜孝悌行  
於匹夫匹婦之愚無邪心故蕃阜和樂至於昆虫  
草木之細至於如此而後天下大治純被而無有



列子卷一  
可間矣先王之爲是禮樂者豈與後世異哉其存乎刑名見乎度數者典之有司著之文字雖歷千百年可考也舜之大韶周之衰猶能奏也三代之車服宿儒老師能說也後世之君曷嘗不舉先王之禮樂以施之宗廟朝廷哉然而先王用之而能治寓意於迹迹修而意行示教於物物陳而教達後世之君能用之而不能化能舉之而不能治迹修矣而人不化其意物陳矣而下不論其教是何說也誠與不誠異也先王之爲禮樂豈以爲備故

事修文物而已哉其心之於禮樂旣已誠之矣操至誠無間之心於內則其動於外也心之所存必能發之於器器之所示必能致之於物故人望其齋莊恭肅之容而無慢心聞其和豫雅正之音而無邪氣夫豈特容與聲之所能爲哉其誠之所動物雖欲不感不可得也故物之於誠不能逃也立誠於此物遭而不化者非物之罪也是其中必有不足者矣物之出於誠猶冰雪之有於火火至矣而冰雪不息者非冰雪能拒之也其炎有不足故



也故誠薄於此而求物之應不可得也誠至而物欲不從亦不可得也宗廟之間不恭而肅墟墓之間不哭而哀堯舜之政不令而從以夫在此者不欺故也後世之爲禮樂者其心之於禮樂旣以判然爲兩矣舉是物曰此爲禮也奏是音曰此爲樂也心之所存不在器器之所作非其誠故禮樂之動也如偶人焉有其形而無其神如象龍焉有其似而無其威夫禮之爲容樂之爲聲譬之人則其形譬之龍則其象也至誠以主之者先王所以爲

其神與威也夫人不畏人之形而畏人之神不畏龍之象而畏龍之威神足而畏威加焉則何怪乎見者之變哉內無至誠無間之心而待備禮樂之聲容何以異操偶人象龍以求人之畏之也故三代之亡歷數千百年而禮樂之效卒不如先王之時者豈其刑名度數不足之罪哉所以行之者其誠與昔之人異矣故曰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張弓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而知其爲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弓矢未改也石猶是也而一



中一否者所爲射之心不同故也而衰世之士方且區區於綴緝先王之遺文補完經師之故說掩卷長息而傷禮樂之不明嗚呼是亦愚矣心誠恭歟酌水而獻之見者不敢慢矣先王之禮其在後世者未少也心誠正歟操弦而鼓之聽者肅然矣先王之樂其在後世者尚多也故不取之心而求之物欲望禮樂如先王之時何可得哉昔者子思爲中庸之說以導孔子之意始之於天命之謂性而其本一言以盡之曰誠而已故曰誠者天之道

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而卒至於參天地贊化育夫君子爲善豈以謂人以爲此善也吾行之人以爲彼惡也吾去之歟其心之於善也無有驅而納之者忽然自至矣於惡也無有畏而劫之者判然不爲矣凡此者吾心之於善誠好之其於不善誠惡之故也心誠之而無隙則物不可得而間物不可得而間則心一心以格物則物爲之動物爲之動則天地之遠化育之微鬼神之無形陰陽之不測吾從役之矣



故傳之所載古之爲禮樂者其能交鬼神致異物  
調寒燠而感動植者非高論也至誠之說曰不見  
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禮樂之本盖出諸此而已矣

至誠篇下

禮樂之壞數千百年而臣拳拳敢以至誠爲興禮  
樂之論而妄以其說獻陛下者誠見陛下有可以  
致先王至誠之道故也昔者子思之論至誠其說  
有二有自誠而明者天之道也學雖未博問雖未

審而爲善之誠先立矣誠先立而資學以明善者  
謂之自誠而明可以爲善矣而未固也可以語道  
矣而未盡也博學而審問慎思而力行其心明乎  
善而無疑然後其誠立於中而無間此之謂自明  
而誠故或始於學或終於學恭惟陛下睿智神聖  
過絕天下自明而誠者非陛下事也然臣竊見陛  
下克自勤厲好學而博覽內無聲色畋遊之嗜以  
敗冲和之心外無奇技異能之好以亂專一之慮  
樂善好士尊儒尚德陛下之於學其汲汲如此者



豈非陛下有至誠之性於始而資學問之益於後  
蓋子思所謂自誠而明者哉夫操至誠上聖之性  
充而達之於禮樂此臣之所以拳拳不勝大願也  
故臣之愚伏願陛下照之以至明動之以篤誠使  
有司不以禮樂爲治國之故事先王之遺物時時  
陳之爲朝廷之一事耳爲禮於此者曰吾君非安  
於此也是爲容不得不設也作樂於此者曰吾君  
非樂聽此也是備物不得不用也有司且爲是說  
而况於庶民乎庶民有知也尚復不論而况於動

天地而感動植乎故使百姓以禮樂爲異觀而治  
國以禮樂爲贅麗者其始以不誠敗之故也夫陛  
下之於道德旣誠矣不可間矣盡萬物不可得而  
眩之矣夫禮樂者亦道德仁義之器耳充是心而  
達之於聖奚有難於此哉臣之所妄爲此說者蓋  
今朝廷禮樂之行上自士大夫下達於庶民未能  
感化動蕩如先王之時耳陛下將大明先王之禮  
以示天下齋莊之心乎則聖心拳拳若夫不爲則  
不可以終日其意以謂吾之爲是非以備無故也



陸下將大興先王之樂以除去近世滯慢之音乎  
則聖心確然誠樂乎此而求吾之心其爲是非以  
爲好古設也信篤於內色見於外則行是禮也將  
有安之之誠聽是音也必有樂之之意精神心術  
與禮樂相和同而爲一何施而不化何動而不應  
哉以陛下之至神亦養之而已夫誠之所存見其  
效而莫知其故臣以謂陛下之於禮樂旣已如此  
則民之望陛下之車服聞陛下之和鑾者其心必  
與平日且異矣夫惟使民觀天子之動作而其心

與平日異焉此所以有間可入而動盪其心之端  
也夫磬者器也擊之者物也磬之聲非其人之聲  
也然聞者知其人魚微物也未嘗知音也或聞琴  
而躍何也誠動其中則無情之聲知以其類爲應  
物感其心則至微之物不待音而感能誦天子之  
至誠而達於治世之禮樂而民不化上之心者臣  
未之聞也自三代以來先王之術不明後世言治  
者不過取給目前以夫所謂贊化育參天地交無  
形而接不測皆以謂高言無實之論故臣願陛下



充至誠於禮樂久而不息積而愈神則凡先王之  
時天地陰陽之應難至不可得之報凡教化之深  
微神妙者將日至而月盛矣臣嘗以謂漢之好禮  
樂者莫如顯宗其於禮樂之文者亦勤矣而行之  
無其誠不聞有至誠善學如陛下之聖也唐太宗  
有好學樂善之實雖未明道德性命之理其於至  
誠則亦近矣然無慨然撥去末習比隆先王禮樂  
之意伏惟陛下有至誠而朝廷事事必欲仰法堯  
舜三代之隆此臣之所以爲是說於今日也

衣冠篇

自陛下卽位以至於今上自朝廷下及閭里事無  
大小一切務以法度從學而消去積習簡慢之俗  
其爲法詳矣然上自乘輿公卿大夫而下及士庶  
人衣冠車服之制獨未爲之別以明辨上下等威  
而消去天下奢侈僭上之心而朝廷將示榮辱勸  
沮之意於下宜莫深於此者此臣之所以謂當在  
百度之一而以法律從事也夫三代盛時衣裳弁  
冕珮玉之制學者皆能道之而世亦以謂陳爛之



言厭聞之矣臣不復一一以言而今所大患者軍旅之長武力之臣技術之官其冠服與公卿之所以異者幾何哉府史胥徒之冠服豪民大賈之車馬與縣令刺史之所以異者幾何哉古者尊卑其朝貴賤聚享不問而知其官不察而知其別今也貴賤錯陳上下共處而冠服一槩雖畧有所別然不問不知其官不察不知其別蓋今所謂緋紫之假綬者與府胥小吏之所服何以異哉其弊久矣非今日之積也而改之未有害也而其難於改者

盖有二說焉言者曰隋唐之餘制不足法也將遂行三代衣冠之制三代之法詳細委密不細盡知驟而施之顛倒且不能辨况通其意乎一佩而聯衆玉一車而駕四馬今之士大夫不能是也故其說格而不行臣知言者之未之思也夫三代之爲冠非上世無冠而先王首爲之也三代之爲車亦非上世無車而先王自造之也先民之免於巢居而穴處也久矣其不被髮而處徒步而行也亦久矣先王能因其有冠而加以尊卑之制因其有車



而立之上下之等而世之不復三代之衣冠車服也久矣其不能佩玉而趨四馬而駕也亦久矣見被髮而後冠耻徒行而作車哉先王因民之所用而遂文之則今之衣冠車馬而爲之尊卑上下之別不亦可乎使先王而出於今亦且因之矣何能必師其旣陳之餘迹而不師其因民而爲制也說者又曰今之服大抵南北之餘制隋唐以來習行至今驟而爲之別則民望之將驚駭以爲笑臣則謂之曰自穴居野處而爲車服以堯之簡質而虞

舜作服夏之忠也衣冠車服非舜之時也商之質周之文其衣冠車服又再易矣自是以來其錯亂訛舛展轉而相變以至於今則凡幾驚駭而爲笑矣今之衣冠車服自生民以來有之乎則憂其驚駭而爲笑可也如其初未免乎嘗駭笑也則何獨至於今而始憂乎此里優家人之論而不可以施於廟堂之議故臣願陛下詔有司取今車服之制上自公卿大夫而下達於士庶人與胥史工商之徒皆因今之物而稍爲之別使不至於相亂而不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一終  
可辨則亦嚴等威定民志之大端也或者猶操前  
說而論難則臣既能詰之矣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一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二

明 武林胡茂相校閱

議

遠慮篇上

臣聞將享天下之大利者其初必涉天下之危害  
將受天下之至安者其初必受天下之至勞夫大  
利至安豈可以苟且安坐無事而得之哉是以聖  
人雖履危害而不畏當至勞而不厭堅忍強力痛  
自策勵必爲而不輟夫然後天下之大功立矣昔



者漢武帝承文景積安之餘天下富實倉廩有餘  
人力盛強於是大舉以伐匈奴蓋深討窮追者二  
十餘年通西域闢朔方驅良馬勁卒精兵堅甲北  
向而爭窮荒之地費財傷民甘心而不悔大勝不  
滿其意而小挫未嘗不復夫武帝之心豈其止於  
好大樂夸而力犯天下之憂勞樂驅其士民而殺  
傷之哉蓋其心以謂匈奴之強非四夷之敵異日  
之患或在於此而吾之所遭偶中國富強盛行可  
以有爲之時夫將摧萬里之強國以遺後世安樂  
無事之福豈可以安坐拱手不傷一民不費一矢  
而得之也夫使異日之所積僅足以償今日之費  
異日之安全僅足以補今日之損失猶將爲之而  
况費寸而得尺損尺而得尋哉蓋自武帝已征以  
來至宣帝之際匈奴之勢浸以消弱單于相率稽  
首來朝以平日抗禮之強敵而北面跪拜樂爲臣  
僕而不敢動蓋嘗讀西漢見呼韓邪單于始朝宣  
帝於渭上未嘗不臨卷竊嘆武帝之英才遠略過  
絕天下而使其國家享安榮之福而漢之強敵獨



在匈奴單于入朝而稱臣則漢之威德旁暢遠達於是盡天下而無不爲之臣矣嗚呼亦可謂盛也觀今之所獲而追計前時之事費損失者才幾何歟故無勞於心不動乎身則百姓無富家無勤於民無事於敵天下無強國嗚呼淺夫末議猶以武帝爲好大樂夸之主傷財害民而不遵文景之恭儉其亦不思甚矣臣雖州縣之小臣不當妄議朝廷之大事而於意凜凜不能自休者竊以謂今日之強胡與漢之匈奴其何以異耶非獨其強盛之

勢僅同而已臣則以謂過之矣何者漢之匈奴其盛未久方秦之亡楚漢角馳於中原內患起而外禦廢貪救目前而無暇於遠畧是以匈奴休養生息得成其強至武帝之時其盛近矣且方是時匈奴之所安匈奴之俗也而無慕於中國今日之胡虜豈特積歲之盛哉而匈奴之衰蓋嘗陵鑠上國而澶淵之役長驅中原至勞萬乘之重與之親爲之結好通使然而今北胡之所以衣冠居處官名郡邑大抵皆有愛樂中原之心其爲治盛極矣而



其患又豈特如武帝時也夫端然安居熟視不動而邊鄙之上不肯輕犯者非不欲也提兵而戰勝敗未可知終年而戰所獲能幾何孰與安坐不失而終年之獲皆良金精幣何啻百戰之積以謂重賂而果得其歡心者臣不知其說也夫武帝之時匈奴之患止於侵邊境殺吏民而已今也空內府之藏損中國之力而不免於傷威重賂結歡而未保其無患則其爲患比之武帝之時加切矣夫匈奴之盛則加於武帝之時而武帝之患則未如

今日之切武帝猶憂勞勤苦積累歲月費財力而爲之則今日之計尚安得深畏目前之勤而欲以苟且無事處之而望至安大利之獲也夫先王於危害非樂履之也其於勞費非甘受之也其樂無事而願安佚豈與人異情哉特其審利計害深得事勢雖欲不爲而不獲已故也臣聞之太祖皇帝常積縑於內庫曰吾將一縑購一胡人首而天錫陛下以勇智神武英特果斷神明獨照於幾微之表則是天之所付祖宗之所畀實在陛下而臣觀



北虜今日之勢故爲遠慮之說伏惟陛下念之其  
詳者臣未敢言焉

遠慮篇下

臣竊以謂今將制匈奴未可以遽戰當如吳起之  
取闔閭晉之取孫皓擇將師之可屬以范蠡羊祜  
之事者而專委之陰謀密計潛潰其心腹爲一戰  
可滅之計而其深微有未可遽論者而臣竊謂潰  
其心腹矣而手足肘臂之助猶當爲之經制也臣  
聞之夷狄之俗弱不耻受役於強小不耻見用於

大而強狄大虜常資小族傍國之助而復相與犄  
角爲手足之勢是以中國之力卒不可破冒頓之  
強也以其能服從北夷而控弦之士至三十萬而  
始畢之兵至百三萬者以其能臣屬室韋高昌之  
屬非徒獲其兵民而爲之用也其弱者臣之以爲  
用而羈縻者悅之以爲助故有嫁女輸貨而悅傍  
族鄰國而傍族鄰國幸其不至於侵伐也爲之效  
力而不辭夫如是故中國之伐之也力常分而不  
得專自漢武帝伐胡數年而無成功然後因張騫



之言始通西域踰葱嶺開玉關以伐萬里之國西  
置酒泉以隔胡羌之往來通月支使大夏損宗室  
之子以嫁烏孫於是匈奴始孑孑然西顧而惴慄  
蓋漢之兵威自龍堆之西旁暢遠達不啻萬里之  
地斷匈奴之右臂而厭其脅而後浸浸消縮遠遁  
大漠窮北之野胡馬北首垂涕而望陰山自昭至  
宣而甘泉之庭強胡君長北面俯拜而聽命於漢  
者矣故武帝之征匈奴不在於衛霍而在於得西  
域故臣以謂今不考武帝故事以破壞其屬國則

其勢未能遽衰且今匈奴之國何異冒頓始畢之  
時其所以臣屬羈人而賴其用者亦宜不止一二  
而已西有西域東有東夷其姻婭之所親金帛之  
所悅如漢之匈奴所謂奴僕校尉者計亦有之矣  
故臣敢有四說一曰金幣以奪其所臣屬之族昔  
者烏孫之初未甚樂漢也其後貪得漢物而見漢  
之強大乃始自二於匈奴烏孫大國也而猶如是  
而况於小族弱姓哉臣以謂宜得如張騫之徒果  
敢強立奮命遠使者稍稍致命於西北之遠邦少



貴而勿厭而啗之以厚利而邀至於漢宜有服從之心此離小國之術也二曰兵威侵討以壞其援助匈奴之傍國比之漢唐則其名號遷徙不一亦當有兵精地少爲之聲援者臣以謂宜得如李廣利之徒勇敢不顧投身萬里之外不畏萬死一生之計者數出以困其國使其南向而備中國則兵力分而不專此破其援助之術也三曰審據要害而離其交蓋武帝旣通西域初築酒泉以塞羗胡之道其後又建張掖武威燉煌以據要害堅城精

甲壓其裘領而使之不得動今誠能按圖審實知其咽喉或以戰取或以謀致而使一將積精兵萬人強弩利戰以守之使之欲交而不能得此破其交之道也四曰游說反間以弊其力夫匈奴之與國誠得而通之而後使談夫辨士陰誘以利而游於其間或構其隙而鬪其兵或疑其心而敗其約此四策者雖古人之所嘗試然後之人欲爲之者未見其能出此也恭惟陛下聖神英武受天命以爲四方萬里之主稱陛下之威神聖德則盡天地



四方之所及堯舜三代之所不能服者悉得而臣之臣尚以爲未足也然河隴之地玉關之東漢唐盛時畿西之民也今也中國視之如敵國矣况漢都護之所治哉幽燕之地先王諸侯之所封而唐節度之所治也今也匈奴視之如其民矣况能銘燕然臨瀚海哉夫以蓋天地四方之威而兩隅之地乃不能如其故是豈理之所當然哉此臣之所以深憤痛惜而又謂天將以資陛下立英偉不世之大功也惟畱神熟計之

### 慎微篇上

先王之治天下雖小害微患不足以爲中國大憂其發易消者先王不敢忽日夜補完其藩籬芟耨蕪穢務爲牢固精密不使有纖芥之隙爲姦人所窺者何也以謂天下之所謂大治者非苟無大患至變而已也必將使之確然無毫釐之憂卒然有警而吾固已豫爲經畫於衆慮之前矣先王之心豈有小害微隙之足以動吾之大計哉以謂要不能悉除之則未足以爲大治而不能不累於泰然



無思之懷耳蓋世之善養生者比於常人則其所  
以累喪其生天敗其身固已能去之矣然豈以特  
異於世之常人者而遂足也於是又日夜練治其  
氣調揉其身小至於飲食之忌詳至於衣服之節  
其說甚繁其防甚微一一蹈行不敢少忽於頃刻  
之欲者豈以夫飲食衣服之微害爲足以傾其本  
哉蓋不若是要不爲萬全必安之身斷然必趨於  
壽考安強之域而保其無所梗於前者耳而臣之  
所慮又非特如是而已也天下之患常養於安樂

不慮之處徇致而積之而後日深月長極而後動  
而小患之不除者大患之所積微害之所在者深  
害之所養是又不可不察也今天下之勢四方之  
形可謂安且固矣甲兵之衆不可勝用矣財用之  
府不可勝發矣而臣竊有慎微之論於今日者天  
下之重兵精卒驍將健馬大抵皆在西北之陞訓  
戎練卒講武用衆之法大抵皆篤於兩邊之卒而  
臣之拳拳以謂東南兩隅亦當有以豫備而陛下  
威武鎮服之氣當使之用通四海而後爲足也臣



少居淮南州郡其當會要之控扼者舟車使客日夜往覆牽挽駕御之卒皆一切責之於州有司斷長補短常不足於用此外則不過戍卒而屯戍之卒數既不多州府諸役往往而是則有司所謂教行伍訓擊刺者特名存耳此外則僻遠之邦本城與戍卒固已單弱而又本城之兵例不習武而戍卒所寄情如旅人夫無樂土自衛之心而望其出力捍衛輕生而不顧何可得哉夫江淮閩浙之郡江湖千里間以出藪魚鹽茶鐵之所出其間冒法

桀黠之民往往竊發故江湖之間聚爲寇賊殺掠商賈者雖豐年樂歲未嘗絕也雖然何足道哉狙猿雖健不可以舍山林龜魚雖悍不可以失淵泉圍而守之則何能爲一失其穴安行殺之矣臣特以爲方其未殄也郡國不能不驚單弱之民不能不懼其毒於陛下仁民愛物之志不能不少累耳是可惜也夫養生者旣已能絕人之所大慾而人之大慾至難絕者雖絕其所至難而不爲其所至易是果何哉朝廷之力固已殄強梁無紀之姦民



伏萬里樂戰之驕虜則夫江湖盜賊之末患禁之  
易耳臣願陛下詔江淮閩浙之監司使察諸郡之  
士卒各逐其所宜頗增置之其間控帶要害有所  
防守當加於常郡無易其名無增其廩然其募之  
也有司程其才勇可爲者而後補旣補則使之習  
戰陣行伍之法募數旣廣則士卒之充役者習戰  
可以番休而迭用大約一軍之中充役習戰者各  
占其半更番而教勞佚相補而卒伍之長有所遷  
進則有司取其勉強刺堅優於其黨者授之而監

司歲時巡按郡國皆臨蒞激賞動以勸沮使一州  
有可用之卒數百人與今兵官之所率可以不至  
於甚弱而不振也彼其所扞衛乃其父母妻子之  
邦宜各盡力而不憚而奸民亦有以弭其心故臣  
嘗以爲今山林之盜特以勇力之民不能守農畝  
之勤安田里之養而顧其材力有足恃者故轉而  
爲盜耳豈無刑誅之畏哉今設科以募之則夫材  
力可恃而無所歸者將欣然而集此亦消盜之一  
道也而有司不過爲衣食之養仰給戶部而經費



不足臣以謂諸郡既增本土之兵則戍兵漸可減  
罷戍兵既不外戍則其遁逃死亡可以不補益於  
此而省於彼何遽患費哉又戍兵之廩多士卒之  
廩薄增其薄省其多非獨不費且將有得焉耳若  
夫綱目之詳悉精盡則願詔有司講明其大致則  
臣以謂不是過矣

慎微篇下

臣嘗怪昔者先王之時學校徧於天下里閭田畝  
之民皆不鄙而教之至於庠序之間有一不率教  
之小人亦國家之細事耳而先王至於元日習射  
習鄉自左而移之右自右而遷之左移之郊移之  
遂而天子之學有一人不率長者之教則以王命  
三公九卿大夫元士視學其又不遷善也天子親  
臨之教之備待之盡其不改猶是也則屏之遠方  
窮荒之野其罰之至於終身不復齒於鄉里臣讀



知不足齋叢書 卷十二 十一  
書至此未嘗不竊怪以天下國家如此之廣學校  
庠序如此其衆受教之士如此其多有一人焉不  
率教於其間其勢至於勞天子動卿相則紛紛然  
日力且不給而教之不化不遽刑之反覆激發思  
必反之於善則近於柔懦而不決而不率教之罰  
又至於流徙遠荒棄絕之地惡之至於終身又何  
其近於虐也待之則似太重教之則似過仁而罰  
之又似甚忍也於是深思其故而得先王之用心  
嗚呼古之人豈費心於無益而爲之乎特其寓意

深慮患微後之人未之思耳夫天下小之爲不治  
大之爲放亂禮義不行上下相窺至於不可勝言  
者其初誰爲之也使天下之民皆有君子之風敦  
厚和柔俯首聽令愛君而孝親謹身而懼禍則天  
下之分雖歷萬世無繇壞矣夫惟其間有所謂桀  
倣不遜教之而不從令之而不懼亂衆敗群毀慢  
其上者出焉一人而敗百人於是天下爲之不治  
而有司之法有所不禁矣小人之情不知所禁則  
禍患之起何事無之故天下小之爲不治大之爲



放亂者凡以不率教者爲之夫當其悖傲不遜也示之以禮義暴之以耻辱臨之以重勢庶幾改乎則是吾國中得一善人而除一賊夫爲國而得千金不如益一善人之爲利也威加鄰國不如去一賊之爲安也則先王待之似未過重教之似未過仁者至其確乎趨於惡不改判然與善人異域不可復用矣則他日害我者也明知其特爲吾患而恕之何以異於明見陷穽而自赴也是故非投之屏之於視聽之外則其患不絕則先王罰之似未

過忍也嗚呼先王之慮患憂禍至於此其深遠也故三代之衰者諸侯肆行則有之矣不聞匹夫肆行敢有所窺覲也其效可見矣伏惟陛下聰明聖智深見先王之用心隆學校擇賢師以養天下之才肅政刑謹禁令以破天下之姦其術固密矣然臣之意獨以今天下郡縣里閭田畝小民之姦豪者尚當爲之制也夫飲酒聚博而不已必爲穿窬穿窬又不已則習而爲劫掠一爲劫掠則屠羊發塚盜販殺害何所不爲矣故田間之間游手無賴



酒歐鬪者異日之盜賊也將除盜賊抄掠之患則必先去田間之惡民故臣欲使今天下郡縣凡以鬪酣放縱而入有司者旣形則禁錮之表其門間以耻辱之異其衣服以陰辨之鄰里保伍譏其出入容而不察者必爲之罰不幸不入於有司而長民者訪知其素其待之也亦然歲終舉藉其名上之於州州設藉以記之州之役卒有闕則擇其尤不善者而補爲兵澁之有司藉之軍伍則雖有不善亦且不縱又其所役不遠其鄉則無志於逋

逃非惟禁之足以杜其姦而威之亦且勸於善數歲之後田畝之間無賴惡滑者稍稍消去則盜賊孰從而起乎臣前任西京壽安尉時聞旁邑有盜發至一夕劫數家公入市井無敢誰何者問盜之數則纔數人耳臣竊怪一市之人其間豈無能行拒驅逐之者何遽爲是數盜之所困也訪其故則盜旣入市乃甘言以誘市人取民家之財而散之縱其奪取於是市人無賴少年相與間而爲之勢不須吏而紛紛滿前舉皆盜也則以數人之盜至



於一市之人不敢與較者繇此之故夫與盜爲聲  
勢而奪掠人財平日之心皆盜也是以旦夕之所  
願望者特在此耳其情不亦甚可惡哉大抵捕逐  
者以其素非盜賊而劫掠之迹不明遇之不敢殺  
故臣欲乞盜發而市人爲之助方劫掠時與吏相  
遇聽得格殺而嚴立市人助賊之禁乞比過致資  
給之律明詔有司痛治而深刑之庶幾以絕其後  
蓋先王非不愛人也至於罪惡小人未嘗輒恕故  
曰群飲汝勿逸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而無恕  
大懲不孝不友皆刑法無赦夫豈恃忍於此哉勢  
有不得已故也故臣敢以消凶民爲慎微之說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二終





知不足齋叢書  
卷之二十一  
十六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三

議

明

歸安韓

敬校閱

用民篇

國能用其民者強不能用其民者弱今夫供天子之役者天下之民供一國之役者一國之民也不於民而役之則將孰取以爲役臣未聞將辨天下之事不貴於天下之民而判然又有供役者也先王知其然故常以教勤天下之民使各效其力而



給吾之用大之爲戰鬪次之爲力役至於會聚召集飲饗田獵大呼則大至小召則小應進退徃反惟所欲爲而無有違拂沮闕於前者是以國強而天下莫能窺先王之道旣微諸侯爭強征伐四出莫能有以相勝而管仲獨明其故於是相桓公而行其術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二十卿五人而爲軌則五人之長也十軌而爲里則五十人之師也四里爲連則二百人之師也十連爲鄉則二十人之將也公師十有一卿而高子國子各師其五於是

有中國之鼓有高子國子之鼓授之以政令閱之以蒐狩屬之以賞罰舉齊國之民無不爲齊之用者提兵而鼓之三方之衆如一人三軍之情如一家此桓公所以橫行天下徜徉四方而霸諸侯諸侯之國旣亾裂爲戰國而未知所定商鞅獨明其故而相秦孝公於是什五秦國之民而使之相教告姦者賞之如斬敵匿姦與不告者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爵軍功止私鬪致粟多者復其身事末利者收爲孥鋤去怠惰驕慢之心而



振作功名勇敢之意於是全秦之民踴躍奮迅人自爲戰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開關東向而天下無敵夫齊秦之君所以得志於天下兵強地大而莫敢抗者無他說也彼惟能用其民故也方是時南有楚有晉西有秦兵民土壤未必不如桓公也三晉之戎馬荆郢之精兵負海之魚鹽未必不如秦也而諸侯東面而朝齊命出而不敢抗亦非有他說也彼惟不能用其民故也故曰能用其民者強不能用其民者弱夫君者乘車者也民者爲車與

馬而載君以行者也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步驟進退惟乘者之爲聽夫如是則車馬之利可愛也乘者欲止而轍不順奔蹄領側與人異向則曾不如徒行大獲車馬之利而後爲齊秦惟其有車馬而曾不如徒行此諸侯之所以折而入於齊秦也伏惟陛下獨立千載積弊之後而奮張三代知遠圖深見先王之用心而善操強國之大柄故立保甲之法以什伍其民自五家之小保而爲二十五家之大保自二十五家之大保而爲二百五十



家之都保此誠先王所以親比其民而使歡欣相保憂患相卹無事使相師有事使相用之道而管仲衛鞅祖述之所自出者也如前所謂用民者陛下既行之矣臣猶敢爲是說者以謂今保甲之政尚有詳略之殊臣欲繕其或闕而責其未周提天下之全威以制四夷而後爲足也臣竊見今天下保甲行伍之法惟王畿與五路備邊之地而已練習教戒可用以操兵自是而往亦少略矣今若使天下保甲盡如五路備邊之地番休教習則用或

未息而臣獨以謂今所謂都保大保小保之正長則其制當以加詳也夫車五人而爲之長必其所長過夫五人自是而上至於二百五十人之長則必智足師是二百五十人者而後責以帥屬可立法而設正長非不使選擇而後補也然郡邑或未能悉如國家之意夫一無所長而強校之名則受侮遭謫之不暇而况能帥糾其屬歟故臣欲令自小保大保之長與都副保正有闕有司召其屬之人而躬擇之或其智可以辨事其武足以止盜而



後授之臣又欲令提點刑獄之官每歲一按所部  
期諸保之長使各集所近之地而閱之其尤不如  
法者大率十人已上則令佐爲有罪如是則擇之  
當加審夫擇之得宜則正長之名不濫而率屬糾  
衆之責有司有以責之矣今日畿內五路之外保  
甲之非近邊者雖不使之悉操兵所謂正長者旣  
擇則授之授之之際必使之具弓矢且曰將使爾  
防所部之盜也夫徒有弓矢而不知所用猶無之  
也故臣以謂旣使具弓矢而後告之曰歲終吾將

閱之臣欲以每歲之仲冬農事旣閑而令尉合本  
部之正長而大閱之略爲賞具以旌其技之能者  
而鞭其尤無良者每歲一試著爲定令夫野人之  
情易以勸沮動而難以言語喻其視上之所抑揚  
而尤以爲榮辱夫使之榮辱於吾之勸沮雖不力  
教之有司而私家之習亦宜勉勵而歲一閱之又  
獨在其正長則民固不勞而於事未有費也大抵  
正長二歲而一更如是而行之則歲久民皆足以  
執弓矢深山江湖之盜操刀於村落而不忌者何



也知民之不習武故也一鄉之聚有善射者十夫則盜且不敢發况皆可用之民乎而議者以擾爲說則先王之時一年而從事於畋者四其聞金鼓以振作從車馬以馳逐者皆平日塗手沾足於田野之民也後世兵農分而後有專於農有專於戰者然則謂後世爲使民而先王爲擾民可乎四方萬里之外無一夫不爲吾用而提天下之全威以臨四隅而後先王用民之效見矣

廣才篇

臣聞天下之事無窮先王應之以無窮之才故事起而不患無人雖然先王能使其人才不窮者豈徒恃吾養之使成求之使至哉所恃者能養能求而又能察使賢者舉用而無遺也三代之時養才備矣求之之道亦至矣然天子朝夕旣與其公卿大夫相與議論於朝廷之上以深知其才之所長公朝之事旣退而燕私之所親左右之臣僕階陛之贊御下至宰夫圉人莫非用天下之士而不聞



有冗賤愚下不在此數之人其故何也先王將以廣察其人之賢否與其才之所長短故公卿大夫有關焉則或於此取之其磊落奇偉之士徃徃因此而得自達於上有事而用則非特取於薦者一時之言而求辦於保任之責此先王所以使人才供吾用而不窮者也臣常見西漢之時外則有州郡之常選內則有天子非常之舉其求才之道備矣然獨武帝號爲知人其將帥如衛青霍去病委任大事如霍光金日磾是數人者或起於近習或

拔於階闈當是時天子之左右賤役下至於戲玩厮養之臣莫不有可用之才雖獸圈嗇夫養馬牧羊皆能立功名於時者何也武帝引天下之士與之同居於禁闈之中故凡起居動靜之所役使悉用天下之士朝夕之所熟耳目之所審故其器能才技悉簡於上心是以事至變起則卒然拔取於微賤無聞之中駭笑者未定而武帝之心固已了然知其必濟吾事矣此英主之要道也嗚呼武帝之初宿將大臣旣盡而一時新進皆足以辦事而



武帝之所選蓋終武帝之世猶用之而未盡也故人君之用才猶獵夫之用矢獵夫操弓而游於山前虎兇而後豺狼獵夫安然而不憂者何也籠中之矢未有盡也一矢之力盡則一矢繼之矣以不可窮之矢當不遽斃之獸而後能有獲而免於害如獸未盡而矢遽窮取辦於一發而後莫知所繼如是而能獵者未之有也故人君急於察才而獵夫急於聚矢伏惟陛下奮張中興之遠圖而上察衰李之弊陋文武並用賢能兩進外有學校三舍

武學以養天下之英豪而三年一進多士全進授命於庭而人官者宜數百人而公卿大夫子孫世祿者亦不可勝數養之使有成來之能無壅者雖三代亦蔑有加之矣然自陛下造起太平趨事赴功能悉如陛下之意委曲周旋不使陛下勞心於中者幾人乎甚者邊境師旅之際攻城能克得地能守遇敵能摧乘間能擣以奉揚陛下之威神於萬里絕漠之外者又幾人也臣誠不佞不敢妄論其餘臣以謂今之所尤少者將帥之臣也夫三代



兩漢之盛時天下之人亦今之人也其養之取之  
之術雖少有異同然大抵亦今之道也何獨今之  
士大夫而有乏人之嘆哉臣知其不然矣而臣之  
私意竊以謂養之厚矣求之廣矣而所以觀察之  
路尤當廣之耳臣不敢臆料朝廷之事然竊以謂  
陛下之所深知者莫如輔弼侍從之臣其次莫如  
邊鄙之將帥又其次莫如諸路之監司臺寺學校  
之長要州劇郡之守過是三者則朝廷未有察之  
之端而小臣末官無路自達於上夫向之所謂三

者其人之數能幾何也而小臣末官常僚冗列乃  
不可勝數於不可勝數之中其所遺者臣疑其亦  
不可勝數也夫監司之保任三年而爲縣令七考  
而爲京官者未足以察小臣也或出於請託或出  
於私恩况於所謂監司者或未足以知人庸人淺  
夫各挾所好投類而進何者不有此其不足恃也  
審矣故臣願朝廷略取漢家之制直廬殿中執戟  
階陛與門扃階闈之役左右僕從之細頗選天下  
之士或以德行或以吏事或以文學或以辯說外



使薦之監司內使舉之公卿考察精審而後授之  
使得從遊幸備顧問分所掌而多爲之員庶乎天  
下之賤士得進於天子之前而陛下察才觀能之  
路亦已漸及於下一人之仕限三年設授仕者五  
十人三年而一易則且計十年之中大率小臣之  
才能歷於視聽者已百餘人自是而積之將不可  
勝數使雖未得遇人之能然才足以補朝廷智足  
以乘保塞亦宜稍稍而出矣非獨如是也不繇左  
右之薦論而出於陛下之考察則請託消而私恩  
不歸於下而公選出於天子則朋比蔽欺之患絕  
此亦天下之善計也或者不過以謂省閣之禁密  
左右之親近不當使外人處之臣則以謂當分直  
列職嚴爲法禁一切禁其公謁慶弔之路而使內  
臣武官錯居以相察則亦無不可者苟以謂不信  
而疑之歟則君子小人隨類而有內外一也



擇將篇上

將主於智而勇爲下智之必有勇勇之不必智智能使勇者不能使智立軍於此則智者上而勇者下蓋將軍拱手而不能射未害也戰士之箭不穿扎則斥之矣用衆於此則智者謀而勇者行譬之人身手足之爲力者搏擊於前耳目爲之觀聽者夫何事於動作也故曰將主於智而勇爲下今夫天下之將其智足以觀成敗審彼我術足以役百萬人之衆而無疑於胸中則其遇敵之際有不



能襲而見我之利有不能動者耶夫疑畏不勇見  
害而不能避見利而不敢赴者必於利害不明故  
也使其視利害如平日之白黑則變至於前有不  
能爲之應者乎天下固有氣凌三軍而才不足以  
治一邑勇陷萬夫而術不足以守一壘故曰智者  
必有勇勇者不必有智童子出令而不失則豪奴  
悍僕趨於堂下鵬鷲之力未必不能制人也然人  
實用之未聞鵬鷲之能制人也故曰智者能使勇  
勇者不能使智所謂擇將者非擇勇也將以擇智

也一鄉之人銖銖而程其力則必得一人焉力足  
以雄一鄉夫力足以雄一鄉則一鄉之勇人也是  
故天下不患乎無勇夫至於一鄉之中求一人焉  
智足師一鄉使之順令從教畏而不敢議則百鄉  
之中未有一人蓋千室之邑必有令萬室之郡必  
有守天下固郡邑十數而無一賢守令者矣有一  
人而况乎付以百萬之衆而臨仇怨之敵決成敗  
可否於俄頃之勝否者何啻求之百鄉之中而未  
有一人雖半天下未必有也故智者常難得如是



則勇者有所不必擇而智者不可一日而不求雖然天下之智將非徒如是也蓋知之至難用之爲尤難何者萬人之衆至多也欲程其勇乎合圍而攻虎豹興乎前熊羆勃乎左袒襦徒搏大呼直前而不畏者必勇於黨者也畏縮而不敢先與夫隨衆而進退者其常材也夫終日而攻則萬夫勇怯吾能數之矣故勇者易知夫般倕之巧於初室也非巧於斧斤也百匠斲木而成屋般倕俯睨而杜口則誰知般倕之智過於百匠哉使般倕雖爲之

言然授之斧斤而不能運遣之斲削而不能工則信般倕之爲巧者蓋百人未有一人也故智者常難知昔辛武賢爲漢宣帝畫伐先零之策宣帝不終朝而從之趙充國智將也爲之陳屯田之計謀已審矣宣帝反覆詰難督使進取非充國之堅守不顧則其說幾不行其後充國之計已效而武賢之計與充國之策終兩用之夫何其勁勁不忍棄於進取之武賢而黽勉不獲已於持重之充國也蓋人君樂用勇將而不快於用智將非獨人君於



將爲然也凡人之情皆然一家而有二子焉一力農一爲商爲商者冒山險涉江湖征利而不顧其身不終年而獲千金力農者終歲勤力安居不出非大豐多收則終歲之入不足以爲喜故人之父母未有不快爲商之千金而以終歲常安之入爲庸庸也冒險而商者勇將也勤力務農者智將也故勇將常以樂用而不遺智將常以不快而遭廢雖然一日覆舟敗車而不能反使家失壯子而忽喪其千金之積者必行商者也力耕而不廢竭力而不失歷年而積之持久而得富焉者十常八九故不計其後日之患則不能勝其初用之喜故用智將之爲尤難夫知人之明各得諸心而不能以自言則夫將求知智者之心是宜不可以言語達而明者或逆得之於心然大率臨事不亂慮事不遺治繁多而力有餘更變故而術不窮者必智也夫無遺事固與鹵莽者異形而無亂志固與狼狽者殊觀力不足者自不能爲有餘而術易竭者豈可使不窮則其迹又有較然必見於外而易別者



此亦觀智者之一道也夫決萬全之生死事之至危者也謀人之國都技之至難者也事至危者非先有至安之地則不可動技至難者非先得至易之術者不可行二者非要以持久則至安至易之道不可以遽得故人君於此必有堅忍不拔之心小挫不足以敗成計而小勝不足以易至謀以吾從容勿迫之心要於必成之地者用智者之道也

擇將篇下

前之所論者智將勇將之輕重矣試更言智與勇之效古之伐匈奴而能力戰深入致死不顧者莫如衛青霍去病青凡七出而去病凡六出其爲攻戰不爲不多當其出也必有所俘斬計兩人之出殺掠不知其幾何則其爲捕虜不爲不至如史之所載元狩四年兩軍之討匈奴者出塞之馬十有四萬比其返也存者三萬而已自是推之則士卒之耗鎧甲之亾而貨財輕費所以振贍三軍者自



始至終幾不可計矣則其爲用財不爲不厚夫攻戰如此之多捕虜如此其衆而用財如此之廣則雖盡得匈奴之國繫單于而獻之闕下不足多怪而二將之功止於俘斬獲掠而不能大有所經制僅能築區區之朔方降懼誅之渾邪而已愚嘗論漢匈奴之盛與唐之突厥其初未甚相遠也然曷頓之盛嘗一至晉陽自是而後侵盜邊境殺掠吏民則有之矣不聞遂能涉中原近都邑而驚近甸之民而突厥之盛自隋以來侵邊境殺吏民者乃

其所常患太宗之威強與李靖李勣之智勇而頡利長驅中原至犯天下都邑蓋嘗一至渭橋與太宗隔水而陣則太宗突厥之初以事考之比之武帝之匈奴則又甚矣而李靖三千騎出惡陽嶺擣其不意而破壞其腹心一戰而復定襄卽披其巢穴卒以奇策而擒頡利當是時俘獲之衆尚千萬計則頡利之勢亦未至於甚弱然遂復定襄常安之地踰陰山絕大漠唐遂以無厥突之患夫匈奴於漢未大甚也何衛霍廢心竭力之多而武帝竭



財歷時之久而所得之效至於斥地數郡得一降將而李靖用力如此其少費財如此之簡而歷時如此之速又能大破積強之厥突至覆其國而虜其君嗚呼何其所遇之敵則同而用力之勞佚與成功之巨細異耶蓋衛霍勇將也知戰而已不足於謀李靖智將也謀與戰二者無所不可知戰而已則其用力固多而不足於謀也所以數出而少功謀與戰二者無所不可則當其戰也非苟勝而已謀定虜中斬一夫如得萬夫破一陣如陷十陣

擣其要害中其危病則用力少而爲功多者固無足怪夫戰有時動有機因其時敵不能支乘其機敵不暇思夫衛霍豈足與言時與機之動哉直戰而已矣彼其失時與機而猶能勝者特出於其勇使無勇則敗之矣靖之御突厥大率再戰而已提兵再戰而收衛霍百戰之效者乘時趨機而不獨取辨於戰故也而或者以謂衛霍尚匈奴之盛而靖當突厥之饑饉如武帝之深入窮追歷歲之久其蹂踐焚蕩之所殘孕重墮殞之所失叛降離貳



之所分雨雪饑饉之所困不可勝計單于乃更思和親之利則其國亦嘗衰矣以謂所遇盛衰之不同者非也夫青之渡漠蓋嘗一對單于而不能得蘇建失軍而不敢戮而去病之降渾邪至戮八千人而常棄大軍天幸不至亡失夫伐不測之匈奴而不遇其軍者皆李靖之所深惜而去病之服渾邪獨倚斬艾之威蓋已危矣至於不戮蘇建而棄大軍此宜靖之所深笑故愚以是知衛霍勇將而已夫用勇將者足以快意目前然多費歷時而少

大功用智將者雖滯於伺待然費輕省戰而收奇效則智勇之効可見矣蓋宣帝之時先零擾亂而趙充國嘆曰往者舉可先行羗者吾舉辛武賢而丞相御史乃用義渠安國竟沮敗羗吾嘗謂耿中丞積粟三百萬斛虜不敢動矣今所積纔四十萬石而已失此二策故羗人敢爲不順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而辛武賢乃始區區於力征深入以謂足以制敵嗚呼智將之收功者常在於未兆之前而勇將之成敗乃在於勝負之後則夫勇將之



功是智將之所遺而智將之設施勇將終身錄之而不悟也彼衛霍者勇將之尤者而猶如此况其下者乎

審戰篇

臣嘗輕項梁教項籍以兵法籍略通其意不肯卒學而漢武欲教霍去病曰以孫吳去病曰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其後藉與高祖角馳於中原將諸侯之兵入關定秦遂霸天下而去病之方略雖不足稱然將輕銳之卒入不測之虜轉鬪千里踰險阻陟荒絕而未嘗失此亦必有以過人者而又常怪近世之士大夫其雄俊辨博好立武事而以將帥自許者則嘗竊疑之以謂用兵者果無



爭於古人之緒餘而一切務自己出也雖然天下之事豈有不學而自得者哉况夫兵者其術亦多矣是豈可以私意妄作而徼勝也蓋思之至而後知其故古之善戰者不必學非不學也不學其言而已若夫昔人之意則既得之矣故史稱項藉曰略知其意又不肯學啗炙者豈有知其美而不盡嚙哉故不肯學者非不學也一得其意通之足矣後之言兵者傳昔人之言者宜昔人之言有窮而用兵之變無極不能泮然盡悟昔人之心而徒欲

以有窮之言而待無極之變嗚呼不終日而言已窮矣奕人之教奕也謀圖置勢以教不能非使學者之不少變也要以寓其巧於是使學者因是得吾巧耳故善學者充其巧而遺其迹乃欲操一定不移之勢而無顧於敵者之情則亦敗而已矣故以謂用兵而不學者不可與言兵而必膠於古人之迹者亦不足用兵居學與不學之間而通古人之意而悟其致巧之妙者天下之善戰者也嘗試論之戰之術多矣有事不可而時可者昔者高祖



與項籍分天下而半居之陳平張良爲之一言卷  
甲逐楚不顧敗亾而滅籍於垓下夫千里而逐利  
又犯強敵兵之所甚忌也而高祖不顧者何也項  
籍有可亾之時而所犯之忌不足以害之故也是  
之謂事不可而時可者也有事不可而人可者韓  
信提兵於井陘客戰遠鬪不虞趙之絕其喉毆兵  
而納其闕中夫遠鬪而士無宿糧敵險而輕犯者  
敗之道也而信不顧者何也知趙之愚將不足以  
知此雖示之以吾所忌而不能察故也此之謂事

不可而人可者唐太宗以氣勝頡利於國都之中  
而李靖勤兵於北邊腹背而束之則頡利之中可  
以徒手而就縛然太宗有必勝之勢不肯少動與  
之盟而安歸之者何也夫頡利之困未能一敗而  
覆之不能無慮於後則不若徐養而伺其變此之  
謂事可而時不可者以符堅之強而東晉之陵遲  
江左之卑陋而關中之富強而王猛不肯南下而  
窺晉者何也晉之人弱矣而我之勢非有深根不  
拔之固悉衆遠鬪而國無至安之勢則外勝不足



以紓內禍故符堅不聽而秦亾此之謂人可而時不可者故當其可也微害小禍不顧而必爲當其不可也敵有大利而不敢動凡此四者蓋略矣昔之爲書教後世以兵者於此四者豈可以言盡哉設將言之是猶談西子之美者也言西子者能言其美而已所以爲美者豈能發之以言而使後世因吾言而遂見西子也哉言之不足恃也如此而後世不務求昔人之意或則廢而不學或則學而不捨夫廢而不學是未嘗知有西子之美者也學

而不捨是欲因昔人之言而見西子者也何怪乎不足以言兵乎蓋魏武號爲深明孫子而爲之解說最爲簡略彼以謂孫子之意言雖多可以盡之耶姑開其端可也

力政篇

臣嘗患今之士大夫好言三代治安之世而不究其所以治要之端退而視其所爲則亦汗漫而不能以有成夫亦思之不熟矣世之營居者莫不欲善居完室順寒燠燥濕之宜而可樂也將爲是乎



則一家之居集衆室而成者也一室之中集衆物而成者也物之用集衆用而成者也試舉其一焉將爲善室乎則必得善木將治木乎則必有善之器惡則不足以成牖將求善牖乎則自衆用而積之無一不善而後牖可善也將求善室乎亦猶治牖也自衆物而積之亦無一物不善而後爲善室將求善居乎亦猶治室也無一室不善而後爲善居天下之勢何以異此一民之家譬之則一牖也一國之地譬之則一室也萬國而爲天下譬之則

一居也故將求一居之無不善則必始於一牖之得人將求天下之無不治則必始於一家之得所一家無不得其所家家而召之而後一國皆得所一國無不得其所國國而積之而後天下莫不得其所此三代之所平治而仁人君子之所以盡心竭力而不辭安得慢然徒知其安平之可樂而不究其所以哉蓋召公乃男女之陰訟而舍於棠下而孟子以仁義教時君而其本乃在鷄豚狗彘山林魚鼈耕桑里閭之召足五畝之宅所用耳夫召



公爲天子之大臣中分天下而治之而治事臨務至出於草野田畝草木之間而王者之政至於鷄豚狗彘莫不謹書宜若不知體而可一槩用矣然古人惟不敢遺一人故能康一家不敢遺一家故能王一國嘗讀西漢書見循吏傳如美宣召信臣之徒其治郡邑事無大小一一立法曲有制度莫不便利而至於躬行田野不少休息決水疏田立爲表制鎡銖尺寸咸有次第未嘗不愛其知爲政之理而竭力勤事而至誠愛其民也故生有顯名

沒有祠祀使天下之守皆如此乎安有不治之憂而臣見今守令之不肯力政而勤求也今之爲令者比之守差勤矣然天下訟獄無受賕之姦催科無後期之責偃然高枕曰吾至辯矣田不問桑不植溝洫不開林木不充疾病不養鰥寡無告問之且不知何暇責其治之乎爲守則又失矣言公平付之有司吾待其成言出納付之有司吾責其慢捨是則晏安佚樂要賓客之歡而求聲名結利勢之援而舉世家一鄉有不治一邑有不安問之且



不能言而又何暇責其治之乎其原在乎輕小事  
遺微利息慢安佚而不肯力政故也向者臣見朝  
廷而種植之法以下郡邑誠有其意矣然臣以謂  
政事之在民其委曲者非特桑而已今將事事立  
法則恐文書可行而病於報覆不若特命監司之  
按郡國者若今監司不治方里之外又當察見其  
田野溝瀆之植畜收凡民之細務以其治否爲守  
令之賞罰則不獨入其國而又當行其野不獨觀  
其政又當令其俗舉其善之有成者而賞一人痛

責其尤無良者一人以懲勸之則田畝里閭之間  
事宜不待令而上已爲之使守令不一一爲法而  
法固已立矣此非臣之私分也先王之巡狩而考  
諸侯之治否入其方土也問曰予治者有慶而土  
地荒蕪遺老失賢者則先王以不治罰之彼治者  
蓋亦知此而已故將推力政之公必始於守令而  
後有成焉



宛丘先生文集卷十三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四

習

明 歸安韓 敬校閱

說

說道

昔者聖人之神智固以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無與爲侶然其應物之迹與夫輔世之術何其夷易而可遵者明而易見也今夫所謂仁者道之一而非其全也然自孔子不敢當而夫子歷談其門人如子貢子路之高弟皆不得與獨一顏淵庶幾不違



而已仁之爲名有實其動有迹聖人難之如此而況所謂道者乎是何也道之爲名無實其動無迹周萬物之用而無定名循萬物之變而無定形聖人之所獨得之於心而人不與知焉其爲物也君子之所難至難而小人可以爲資夫惟君子之所難至故以顏子之德而猶有所試夫惟小人可以爲資也是故君子慎之而不敢少肆於形器之外以至仁伐至不仁天下之所謂順也而伯夷非之夫伯夷有見於君臣而無見於仁不仁之變也立賢而

捨不肖則能安其國家而季子辭之夫季子有見於嫡庶之分而無見於國家安危之權也夫伯夷季子天下之豪傑也其智非不足以有知於君臣嫡庶之外也而守之至死而不敢踰何也夫君臣嫡庶天下之大分也違天下之大分者謂之亂敢任天下之亂而卒不違其正惟有道者能之二子之智不能了然於此而無疑也則寧守其一以無失天下之常故道者君子之所難夫以臣伐君之爲不可也而時伐之以庶易嫡之爲不可也而時



易之是道也聖人之所以破天下之常安而湯武  
王季之所以爲聖而世之姦凶所資之以爲僭亂  
者也天下之小人其心常樂於放肆而無法聖人  
憂之故一飲食一衣裳嘍歎步趨裾領佩帶恐乎  
不敢自便使天下守之如畏父母彼惟視天下如  
揉強伏猛一夕解殺則起而爲亂故恐懼而不敢  
肆如此乃欲一決隄壞防闢戶徹闕而示之以無  
所不可曰此爲道也則天下幾何而其君臣父子  
之不相保也故曰小人可以爲資孔子曰守道不

如守官世之中人使之守官則天下常治而豪傑  
之士使之繇道則或失之中庸之言曰君子之中  
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  
也夫時中者道之權也而小人之無忌憚乃欲自  
冒於君子之權則小人者可以一日而啓其自便  
之意哉且君子之所謂仁義者非謂其知仁義而  
已也必曰能行焉故仁義責之於躬行至於道則  
曰志於道而已彼惟其未可以躬行也亦竊有志  
焉可也自周衰以來老聃莊周始以其說暴於天



下彼惟不見聖人之用心故以其所知取高於世自是以來天下學者棄常而守變忽事而貴理也久矣而不知夫將盡天下之變者必通天下之常將順天下之理者必通天下之事夫聖人所以難夫道而不以示人者其心非外之也非絕其途使天下之人不得而至也吾明至顯之迹使天下繇之君子爲之無難而小人無所恃以爲亂者又非特如是而止也夫變之所存不在夫變而常者變之宅也異之所起不在夫異而同者異之符也習常守同而後天下之異至也異起焉恣其所取而不爲貪者其必知天下之至廉任其所殺而不爲暴者其必知天下之至仁故道可循而入不可以直而取吾見天下之好高者足以召天下之亂而已未見其能道也

說俗

天下之事其爲物也微而爲效也漸而深平居無事則若緩而無能爲而國家之治亂興亡常繇之者天下之風俗是也天下安而後風俗美非安而



後美也夫惟俗美故天下安天下危亂而後風俗惡非亂而後惡也惟風俗之不美故亂繇之而起治天下之本在正俗正俗之道在示之以所安夫入之情何爲其有所安也安生於所習見所習久而心悅者然後安之聖人知其然故隆仁義明禮樂以善天下之民使人知其爲善家諭其道內外上下無賢不肖舉皆習焉故其人一日捨是則其心不安是以可使善而不可使爲惡不幸天下有僭叛不軌之臣則天下共怒而力誅之如負至難

可畏之責閭里有桀傲違教之民則一鄉悉力而共排之如見異常可駭之物惟其然故其爲天下也安平而無虞其傳祚也悠遠而屢興昔者三代之衰皆有中興之子孫而周之末世凌夷大壞至於春秋戰國之際其亦極矣然齊桓晉文以大義倡諸侯於紛爭奮攘之中靡然無敢不從當是時也不能霸天下不尊天子者無以令諸侯至於逐君盜國之臣猶不敢自肆必有以其說借依於禮何則天下之情繇安於順故也是故順天下之情



典而違者不旋踵而亡彼秦之強而二世遂滅者何也彼教其俗使安之者乃其所以自亡者也秦滅六國以詐力取天下其民之所見非兵戰則智計非詐謀則斬伐而又使暴刻之吏嚴慘之長日夜猜察而抉剔之秦之父子視殺人無異於犬羊視欺其上無異於給寇讐視紛爭不寧無異於床寢門闥之安父子兄弟日夜相教其身習之其心安之其氣樂之一不爲是則以其爲不肖之民故天下一亂君臣相殘郡縣分裂屠殺篡弑大亂

而後已何則秦之父兄安於是人莫之或非故也且天下之治亂未有能獨成者也必資天下之衆而天下之安於善而不安者一人其勢不能害天下之治何則周之時非無小人也天下安於惡而不安者一人其勢不能救天下之亂何則秦之時非無君子也故俗之所安其固不可搖俗之所厭其間不可合是以聖人畏之昔者唐之中世大盜起而爲亂其將相大臣力征盡討不須臾而去之大盜既去其遺黨餘種之在河北者皆封以爲諸



侯然其後僭亂叛渙無所不至唐之君臣爲之不  
安枕者百年卒不能鋤去其河北而唐幾與之皆  
亡何唐去河北之易而平河北之難也夫安史之  
際天下習治之俗也彼其民皆愛其君服其政而  
惡其仇彼其播越而危亡也流涕痛哭而思拯之  
者不啻如報其父母挾天下之共怒而誅其賊故  
其用力不勞彼河北之諸鎮傳世一再之後其視  
叛王命凌天子者乃其所謂才能可喜之觀以夫  
忠順而畏上者爲柔懦而無振故曰洪正一效順

自以謂能變兩河舊俗然不須臾而禍及之彼唐  
之君臣乃以人之所欲而強奪其所安故用力雖  
久而無成嗚呼天下之所安其可畏也如是其甚  
矣乎仁人君子不務觀天下之俗而占其國家之  
安危存亡而區區於末事細故者亦愚矣周之俗  
安於禮義也故周興秦之俗安於詐力殺伐也故  
秦亡河北之俗安於犯上僭逆也故唐衰彼其安  
於義禮以夫凡可以爲禮義之俗術皆教之故也  
彼其安于詐力殺伐與夫犯上僭逆者亦以夫凡



可以爲二者皆見之政也日漸之月摩之則其蟠也如山其動也如川入而譎其妻子者習而後譎其君安於竊鈎者習而後能竊國欲人之無安於惡者無待其成絕其漸焉吾亦遲之矣

說化

天下之勢自天子至於公卿百執事皆有位自治天下一國而至於一縣鄙一筦庫田野族黨皆有職郊廟社稷禮樂服物皆有具賞罰生殺歛散開闔皆有法備其位終其職治其具謹其法天下亦可以常治而不廢矣然而位備職修具立法完而天下不治者何也昔者秦之初天子甚尊百職事甚卑郡縣之勢順而禁約之防甚密也至于二世天下之勢猶未改也而天下土崩瓦解而不可救



豈四者不具之罪哉四者之在天下猶人之有四肢心腹而其所以爲人不在是也夫人之所以爲人其精神爲之主而肢體爲之物精神清明而後其身爲用如其神眊然而蒙昏則其身雖完而不爲使至其神漠然亡去而不與屬則腐敗而已矣身豈足恃以固哉先王之治天下者列布官師政教之具於四方而主治於吾心出乎心而加乎身動乎身而見乎化夫心者政之精神而政者心之宅也龍袞執冒大輅鸞旂三揖而坐垂衣而拱手

此不足以恃爲壯也挾弓超乘瞋目而視總干而立此不足恃以爲武也燕私房闔之好淫僻安藝之習不除而欲以禮齊天下驕懦退怯婦人女子之情不忘而欲以威正四方譬之土偶人未有爲土偶人而變者也先王知其然故備天下之政而主之於修身且夫宗祖恣肆於燕寢外朝之臣不見也中夜而醉呼平旦之人不聞也然先王不敢以人之不見不聞而恣何也畏吾身之不然而內有愧焉故也夫惟備物於前而吾心未免於有愧



而天下始不信之矣是故先王不敢自恣於冥冥之中誠吾身無愧乎吾心使吾朝夕振作所以示天下而使之從我者確然無有毫髮間於吾誠故其龍袞執冒大輅鸞旂也天下望其容貌聽其聲音而莊肅之心生挾弓超乘瞋目總干也天下望其旌麾見其羽旄而武怒之氣作蓋天下之所不可掩其實也實著於內而人從於外莫之爲而自然候惟有其實而不誣也故位列於上而下仰之職修於官而民從之有司之具不徒設而人則之

庶官之法不徒施而人畏之其治益便而其功日隆凡布在內外陳之耳目者皆爲吾用是故賞罰號令謂之政陳物顯容謂之教修身治心以達其意於政教謂之化且天下之事有莫知所以然而其理必然者其惟誠乎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睨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跡夫射一也而中否異何也所爲射之心不同故也政具教存而天下不聽朝廷之上朝言仁義夕講禮樂而天下紛爭放肆不爲少止者是



射石之矢也豈復能有所動哉夫制刑者莫不欲天下之無犯也堯舜垂衣拱手於上而天下之人象刑而不犯張湯杜周持小慧細察以刺取人之罪辜者世未嘗無也而犯刑者不止夫垂衣拱手之於使人遷善遠罪也宜緩於鞭笞刑劓者矣然論其效必先堯舜繇此觀之政事果足以治天下哉

說經 新添

先王之治天下其賞罰榮辱天下者可謂衆矣然先王未嘗有心焉何則其賞者天下之所共與其罰者天下之所共棄取天下之同好共惡而制榮辱焉故吾何所用心哉夫惟好惡不出於吾心而天下舉同焉是故其好者非苟可悅者也其惡者非私可怒者也是之謂經使天下可悅者非出於一人之私好故爲之非苟順也使天下可惡者非出於一人之私恣故避之非苟畏也是以天下之



人皆有至公之心正行直言以自達於世而陰消天下姦邪詭僞之俗蓋昔三代之時臣之所以告其君君之所以戒其臣官師相規父子相告者其言明白夷易非有深遠隱伏使人難通而疑之者豈獨如是而已哉其衣服冠冕動作言貌莫不禁夫造異而不同者也嗚呼先王防民之責可謂深矣天下之姦邪何從而起耶使天下之爲上皆至公大正取天下之好惡以爲己之取合則必得善惡之實而姦僞何從入之哉惟其天下之所謂善

而時非之天下之所謂惡而時取之其爲說辨而可惑其爲理澤而可喜故奸人得乘其便以附會其意而名理始亂矣且見不反人性不能治天下之公善遠天下之共惡也故不得忘於世之人苟槩之以天下之常道則何從而行其意哉故必其興也必自乎上之好惡違天下之經而志之所向詭辨而多奇也昔齊人有嗜羊者一嗜其瘠一嗜其肥肥之庖皆善羊也而屠羊之病棄而不售者舉集於嗜瘠之門夫彼之所嗜者瘠而已未及夫



病也而病者集何也夫肥者天下之所共好不可  
以偽欺也彼惟所嗜與人異宜僻怪不常而不可  
以常味曉也故可冒而欺焉是故嗜瘠而得病孟  
子曰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夫邪慝者不可  
以經爲也惟夫經不正則好惡不通於天下之衆  
故庶民廢而奸慝冒之以起周公有言曰汝爲正  
克用常人夫非常之人天下之所難得而不如常  
人何也夫貴天下之所難得經之所繇喪也昔唐  
文宗成其辱決意於李訓鄭注夫文宗豈欲自禍  
哉其意惟厭夫天下之所謂才者謂皆庸不足與  
圖事意天下之奇才必出於常人用意之外故視  
其姦險譎怪而心不疑更以天下之常理爲庸人  
之論文宗之用心非不至也而無益於禍何也彼  
惟好惡之不得其正故人主之好惡無他焉舉經  
而已矣

說愛 新添

世之常言皆曰人之所愛莫如身胥靡乞丐之民  
使我其身未有樂之者張子曰世未嘗有愛其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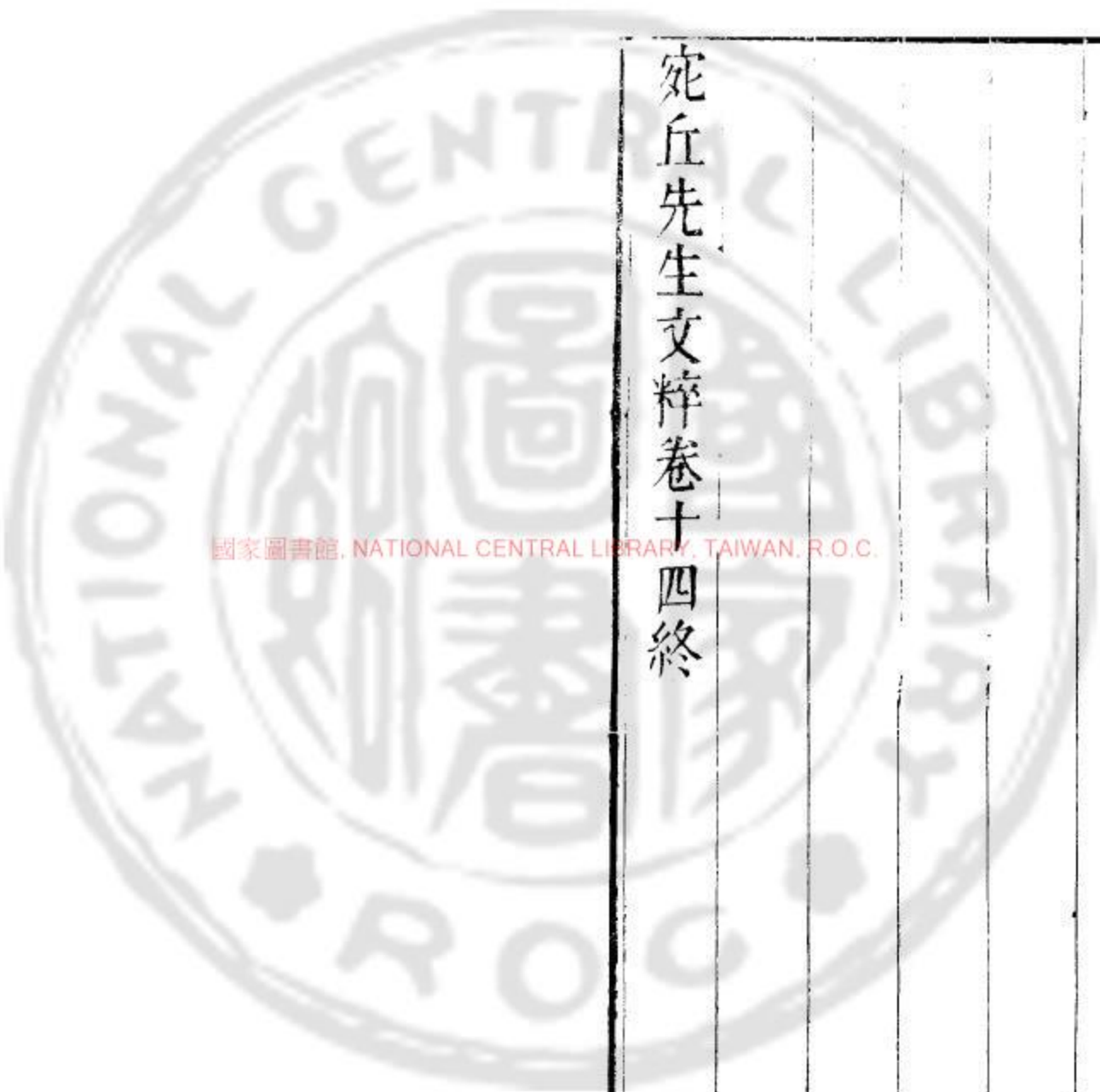
者而愛害其身者方且日夜與其身為讎遑遑乎  
惟恐其害之不至也而何有萬一之愛於身乎天  
下之物其害壽命而致病者莫如飲食男女之際  
節臭味遠聲色呼吸屈伸以期於久壽此有生之  
大務也且世之人有日夜自勉於久壽而若急於  
飲食男女之際者乎使勉於益生之道如進其所  
甚憎而使奪其害生之慾如聞其所甚愛彼其為  
愛生亦不足為矣老子曰人常不畏死柰何以死  
懼之夫人未有語之以死而不畏者也而日夜之

所為則取死之道過半矣凡世之人不畏死之實  
而畏死之名禍其身於疾病痛苦而死則樂趨而  
不悔鬪擊刑戮一旦而死則知避之所以亡其生  
之實則未有別也夫鬪擊刑戮萬一也疾病痛苦  
朝夕也不戒萬一果畏死乎然凡人譽必曰賢曰  
君子則愛其身者宜莫若為賢與君子也信止所  
愛而蹈其言者十人而一而好敗其為君子之道  
者十人而九也惡死而好害其生者惡不肖而好  
敗其善者故世之言乎其立者不可其右而深惡



其左吾里之狂人好富而日投其金於田里之人  
而吾之里人果不以投金者或公矣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四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五

明 雲間陳繼儒校閱

議說

平江南議

余聞諸故老言樊若水不得志於李氏乃獻浮梁  
自采石濟江卒用其策取江南余嘗恨焉若水李  
煜之臣叛其主而來且不當受况獻策以滅其國  
乎是時藝祖西平巴蜀南朝胡越威德響振而李  
氏自周以來國蹙民懼亡可立待朝廷使沿江諸



苑上文集 卷十五  
郡大治舟師順流而下繇歷陽趨金陵李煜不足  
亡也何患無策而用此姦人叛夫之計乎晉文不  
以原易信而諸侯服漢高帝斬丁公以正君臣之  
大義余謂當縛若水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  
叛主之罪而誅之以示天下江南君臣當望風向  
義之不暇豈不諒乎偉哉惜乎當時在廷無爲此  
言者也

韓信議二首

或問韓信服高帝乎余曰韓信爲高帝將數年常  
將重兵滅大國而動以武涉蒯通之邪說信無所  
顧召之而至令之而行何爲不服然則何爲卒反  
余曰信服高帝之智力而不服其爲人是以反也  
然則何也夫信之反非重失楚也在夫僞遊雲夢  
而執之也夫僞遊雲夢之計是市井下俚之智而  
萬乘之主親行之此信所以怏怏北面而薄其君  
之謂不足爲其下也夫暴奪人之富貴而幽囚之



欲使夫雄傑者帖然而無怨非服之以德屈之以禮則不可夫以下俚市井之策而詐韓信彼身可執心輕其上矣彼且聞其計出於謀臣則君臣皆輕是不反何待然則爲高祖者奈何必得夫反形明白乃明其罪引天下兵誅之耳信雖難制然不過數年而定一僞遊而縛韓信自爾出今天下誰敢信之歟

自古有所負而功名見於世者未嘗有肯以身輕就人者也何者彼輕就人者其規矩準繩將在彼矣夫如是則我之所有安得盡布之哉且寶鏌鄒之利者不以試新售和氏之璧者不登門是彼皆不求人而人求之若不得已焉而後卽之者亦自其理然也韓信當秦之亡天下之窮士也非有孔孟進退之節然蕭何獨察其非汲汲於求顯待之不厚禮之不至則不爲用也故以高帝之倨必使其築壇齋戒備禮而後官之舉之三軍之下而加之諸將之上而不疑知不若是信將不滿而無畱心矣諸葛亮戰國之策士也高卧於隆中其主就



而後起而後能使劉備三分天下而伸於強敵彼  
孫武求試兵法於宮人叔孫通度上所能行而繩  
禮其事業功名卒以不顯有以也夫

### 楚議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人之志也而言卒驗何也  
曰殺人者必見殺虐人者還自虐自有覆載以來  
未有能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秦雖滅乎楚  
楚怨秦最深怨深者復之必力人事也此理之所  
必至也又何怪焉

### 老子議

夫人之生不殺之於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於  
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於死實未嘗知畏也  
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  
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爲畏死耶則  
吾取爲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爲奇也天下未  
嘗無刑而爲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  
矣故曰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  
孰敢也夫物不患無殺之者也萬物民民必歸於



滅盡而後止則有常有司殺者殺之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私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未有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生死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文帝議

余嘗愛漢文帝以趙佗稱帝於南越遣陸賈奉咫尺之書馳一乘之傳曰今兩帝並立而無一使相通是爭也未嘗怒其爲帝而佗心感竭誠屈伏自痛不須吏而去其僭號諺云人之飲酒勸之飲愈不飲禁之飲愈飲夫佗之帝也必意漢惡其逼我而矜張以伐之夫如是則足以自張於國人而意亦且少申矣今乃不然漢天子視我爲帝漠然如未嘗有則吾何以取重於國退而視其黃屋左纛



非甚童騃必且以爲是果何用之物哉冒而居之且甚不安夫行所不安而求所無用佗老賊必不然也幸賈之來恨去之不亟耳文帝之策可謂得矣其智可謂絕人矣是合老子所謂不爭而善勝者也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故卒文帝世不反孝文之術每務出此而賈生者乃欲以改正朔服色盛言歲賂匈奴爲倒懸之勢欲以動之宜其以爲兒子之論而不信也

諱言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爲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爲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繇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奧移廟社犯天下之至順爲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惟其所爲何求而不得哉張子



列女傳卷之五  
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  
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  
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  
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  
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  
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  
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  
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  
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纂弑廢立之罪  
而明皇時李林甫爲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  
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  
再上書論事斥爲下邳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  
仗馬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



欲不鳴得乎繇是諫諍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慘於漢庭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商量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宗太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猶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李林甫曰此子妬賢疾能無與爲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進誠明說

帝王之德莫大于務學學莫大於根誠明之性而



躡乎中庸之德也生而不動之謂誠知而不爲之謂明正而不邪之謂忠是故誠者立善之本也明者致道之用也中庸者常德之守也三者立天下之能事畢矣聖人者得乎神者也因誠而後明必資乎學全盡以居之神固以行之酬酢萬物而無失於曲當此之謂誠則明矣賢人者思誠也因明而後誠在也擇乎善所謂善者可欲之謂也性也公者也所謂惡者有所不爲之謂也情僞也邪而私者也存其所謂正而公者而去其所謂邪

而私者此之謂擇善矣精一以守之中正以養之持循戒懼於不聞不覩之際此之謂慎獨而固執之矣久而不息則形形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動動而不息則化化而不息則神高明博厚而配乎天地此之謂明則誠矣子思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言其誠之篤也誠之者篤則其爲之者至是以其政不肅而行其教不言而諭其事不勞而成舉而措之天下之民無不從服而不知爲之者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



以行之者一此之謂誠明之學

齋說上

先王之爲祭祀也非以徒厭吾心而已其心庶幾以爲實也於是乎有齋焉夫齋者聖人之所以交鬼神而求接其所不可測者也夫鬼神可得而交不可測者可得而接則祭祀者豈特塞其情而已耶夫天下之物莫妙于人心其靜而不搖則萬物不得藏於私其誠而不散則天地陰陽之無情而吾可以動焉其爲物也至虛而易染至明而易汙蓋人之生自幼以至於老無非假物以滅其真益



私智以盜其和其虛而明者日夜暗蔽而不發故其智之所至不過其耳目情智之所及而不足以行遠於是自其形之所不能接者棄而不治以謂是果不可得而交也豈知夫天下之疊疊皆不能出於吾必使還吾之初而不喪則吾未見夫不可爲者蓋聖人之於祭祀也其至誠惻怛之心將求見其所祭者於是有齋焉夫齋也者去其所蔽滌濯昏蒙而發其虛明之天質者也是故謹戒靜肅使夫亂吾心者一不至於吾前故靜久則虛虛極

則明至於明矣則荒忽而不測流散而無形者昭然吾得以接之矣古之言齋唯楊雄知其說其言曰存忘形屬荒絕者其惟齋乎故余於齋而得心術焉

齋說下

聖人之於齋也將以清其心而接其所祭交其形之所不及而格其心之所不至蓋其道非出於祭祀而後設也其原乃出於治心推其治心之術而用之於祭祀而已矣然則何謂心術蓋齋者聖人



之所以洗心滌慮以盡天下之理者也彼其心淵  
靜冲泊萬物不足以入之故舉天下之疊疊日夜  
交於前而不足以入吾之靈府動靜並作而不相  
亂往來相應而不相舍凡吾所受於天者無纖毫  
爲之蔽心完質具而天下之道盡矣大至於天地  
廣至於萬物至曠不能伏其情至遠不能遁其實  
而天下之理窮矣故能贊造化參天地鬼神協其  
吉凶陰陽關其動靜推是道於祭也有不格者乎  
故齋而後臨祭者是清心以鑒物之說也聖人之  
於孝也篤於誠而盡於禮設之以稻梁庶羞以達  
其欲求之於陰陽内外以致其氣然以謂是爲未  
盡而思所以必致之故考功推本而制爲齋戒之  
義還吾本真以格物之散復吾清明而求物之隱  
故曰齋之日必見所祭者嗚呼祭之有齋也祭之  
道極矣



詩說十二首

衛武公仕於厲王之時而自警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夫柔其言言遜也蓋邦無道矣惟危行言遜可以免於禍故也

桑柔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夫爵未嘗無序也序之者使賢者尊不肖者卑而已召旻曰彼䟽斯裨不能序爵故也卷阿之詩曰爾土宇版章夫治天下者雖無事於恢大幸而治得於內則土宇廣於外蓋人歸者衆則各以其地附之矣故周公之時



斥大九州之界建侯之數過于商之末世而考之傳記無周公斥大之事所謂治得於內則人附之者衆非周公侵伐攻取而得之也夫土小地削非政之病然政亂於內則人相與携持而去人去之則地隨以削故芮伯所以憂心殷殷念我土宇而凡伯之刺幽王以日蹙國百里而上陳先王之盛時日日闢國百里也蓋土宇版章與夫蹙國百里者所以觀治亂之迹也

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蓋后稷教民食食者民待之以生故也故思文祀后稷之詩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蓋免於死之謂生免於仆之謂立食而後免於死亡顛仆之患則后稷之於民實生之者也

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尚潔故文王之廟曰清廟禦侮之道尚肅故宮室之墻曰蕭墻明不蔽也清不汙也肅不亂也

老子曰自後者人先之成王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而曰駿發爾私使之先私而後公故也治田者曰



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故也夫惟成王自後是以民先之

有客宿宿一宿爲宿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有客信信再宿爲信信信者凡再宿者信也夫如是而猶欲繫其馬旣行矣又薄言追之則微子所以爲在此無斃而周之臣子爲好善而不厭也

執競武王無競惟烈此方言武王之事而不及其成故曰執競而已武奏大武而後曰於皇武王無競惟烈武王之事旣成而見於樂則大矣美矣執

競不足以言之也故曰於皇武王也皇之爲用者道其事則美也故於大武言之蓋武盡美矣

成王之時天下已定矣乃曰將予就之繼猶泮渙然則承文武之緒而天下猶泮渙離散之患者何耶蓋文武之德大矣泮然而離無有不至渙然而散無有不及洋溢滂肆至於成王將繼而圖則所謂我其收之也示我顯德行者夫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尚欲使示之以顯德行者蓋學之始其道當然也以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曰



示我顯德行非獨成王爲然伊尹之告太甲言明  
言烈祖之成德夫以言爲未足而明言之未足以  
言祖之道而言祖之烈未足以言德之妙而言德  
之成則亦以太甲始進於學故也

成王懲周公之事將甚後患使後之知人不復如  
前日之惑而首之以求助何也蓋昔之不知周公  
之聖出於無助故也何以知其然耶夫成王在廷  
之臣聖莫如周公而賢莫如召公周公之爲師召  
公固不說之矣召公且不說則在廷之臣豈復有

能辨而言之者也此成王所以懲前日之事出於  
左右無有助之者則其懲後患而首之以求助不  
亦宜乎破斧刺朝廷之不知蓋舉朝廷而刺之舉  
朝廷之不知則孰爲成王之助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方是時成王初卽政濫者未  
收泮渙者未圖則法度未立而功未成故曰不造  
告成大武則成王旣除喪而卽政其武功足以嗣  
其先君故曰矯矯王之造夫成王寵受武王之武  
功而武功則矯矯然征伐四方以成祖考之業而



王業於是成矣蓋治至於可以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爲邦至於可以卽戎而後爲功也周公之戒成王以立政卒之以告爾戎兵以陟禹之迹豈非語戎兵者政之終歟成王之征伐其見於書則伐奄伐蒲之類是也

思馬斯臧良馬也故曰臧思馬斯才戎馬也故曰才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於禮者尚德用於戰者尚才故也思馬斯作者作用馬也故曰作用者習戰習其動作之節而已矣思馬斯徂駑馬也

故曰徂言姑足以行而已矣駑馬馬之下者也故其類亦下故也有驪有魚豪駢曰驪二目白曰魚驪則無取於良二目白者目病也是謂四種之馬

### 答閔周

或問王風之詩凡十篇而閔周之詩四焉方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爲墟文武之舊已掃地矣此黍離所以閔周也兵敗禍結國勢危蹙此兕爰之所以閔周也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中谷有蕓所以閔周也國家有是三者閔之宜矣君子陽陽之序



曰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蓋君子  
猶未去也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甘爲勞辱而不恥  
耳未至於大亂何遽閔之哉答曰序此詩者其知  
道乎國家之患莫大於有君子而不能知小人在  
位而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爲盡心未害也至於  
君子不爲盡心苟求免於饑寒熟視其禍而不肯  
救者國必亡故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彼皆恥  
之而甘貧賤誰與圖其國乎不亡何待此知微君  
子所以嗟傷而閔之也彼黍離兔爰中谷有蕓之

亂苟有君子其至是乎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五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之十六

明 雲間陳繼儒校閱

詩傳

臣工傳

天下之亂起於無禮義無禮義起於衣食不足衣食不足起於經界不正井地不均溝洫不修田事不勤先王深知禮義之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省耕勸農之事常首天下之政故成王將蒞政而召康公戒之必以民事而公劉之詩所述其先止



於乃場乃疆乃積乃倉而已其後周公遭變述此公風化之所繇而爲七月之詩大至於授衣舉趾小至於采薪剝棗推鳥獸草木之變以候天地陰陽之運以致力於衣食之間蓋天下之大本與周之所以王一本於此故也予嘗考之於詩楚茨之詩刺幽王之失政推本其故以謂田萊多荒陳先王之盛時上勤於郵農下力於治田之際自我稷翼翼我倉旣盈我庾惟億而中陳祭祀賓客之儀俎豆禮樂之備終至於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又曰

神嗜飲食使君壽考信南山之所陳始於禹之甸南山曾孫之田原隰廬立於中田瓜植於疆場次之以清酒騂牡以享祖考而終於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大田甫田之所述其始自曾祖之能勸其民農夫之能聽其上不怒以交其歡致饁以將其厚而終也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夫受莫大之福享壽考之報此天下之大美極治之際也而天下乃出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無曠勸相有道蓋衣食不足於下則禮樂廢於上禮樂廢而衰亂失禮



從之矣農功勤而後衣食足衣食足而後禮樂作  
禮樂作而後安壽樂考從之矣詩人探其本要其  
終審乎治亂之本原而後其言之叙如此也故諸  
侯之助祭而成王遣之也其戒之以王釐爾成來  
咨來茹遂及於暮春薪畚之事萊牟康年之祥錢  
鑄銓艾之細治國之事亦已多矣然略其餘而首  
於農誠以天下之大本在是故也豈獨成王爲然  
哉蓋自先王以來未有不如此高宗之戒諸侯也  
曰天命多辟設都於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

稼穡匪懈是也夫惟戒之以事而首在農故其制  
賞罰也亦計夫農事之興廢故天子五載一巡狩  
而察諸侯之政也其慶也始於土地闢田野治而  
養老尊賢俊傑在位次之其罰之也始於土地荒  
蕪而遺老失賢次之則先王之意蓋可知矣魯侯  
之頌始於駟而駟之美始於務農重穀次之以有  
駟而有駟之卒章曰自今以始歲其有益三代以  
來其稱諸侯之功者莫不在此故也然則古之戒  
諸侯未有不然者而非獨臣工如此而先王之故



緩急之序可考矣

抑傳

昔者厲王之爲惡蕩蕩而無制疾威而無恩而強  
禦在位倍克在服包然於中國則剛暴而亢滿者  
也故衛武公之刺王也曰抑抑威儀先儒曰抑抑  
密也夫踈則爲見有進之道密則爲蔽有退之道  
故易曰退藏於密故抑又爲抑退之抑老子曰高  
者抑之使卑也書曰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又曰文  
王卑服則知言太王王季亦自卑抑之意蓋裁其  
盛而使退挹其滿而使虧者抑也臨下而使物畏



之者威也居上而使物象之者儀也威能抑抑則不至於剛暴儀能抑抑則不至於不遜雖威儀外也非不可以僞作使修其威儀者蓋使之勉其德而已故曰惟德之隅治室者不先治隅也使之治隅者是使之治宮室而已厲王不能道民之肅心而使之成善乃更陷溺而使之不逮民日已罔極而夫中迴適而不正未戾而思亂則雖有哲者亦陷溺而爲愚矣先王之教民也因民之肅心而導成之因性之光明而緝熙之而暴君者則哲謀肅

艾之性乃淪胥以使敗此武公之所以深痛而首刺之以此也庶人之愚教之使明者君之職也不能明庶人之愚則既有罪矣而武公以謂亦職惟疾不責主使教之者何也蓋教不中養不才者賢者之事也厲王之惡如此姑無望其使愚者賢無使賢者愚亦足矣哲人之愚非疾也其戾在此矣故曰亦惟斯戾者也周之興自文王之能官人芘芘之械樸不廢於薪樵故濟濟之多士各盡其才分故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當時蔽而不聞昧



而不顯譎而不陳拙而無射者皆有以因其才故  
大至於成人幼至於小子久至於古之人皆有成  
其德因天下之才備天下之用而王業成其後世  
嘗陵夷而人才不振矣宣王教養而作成之而采  
芑作故其人則方叔召虎韓侯仲山甫之徒而其  
力則南征北伐攘夷狄復境土而周宣以之興則  
人才之興廢者天下之治亂也厲王不能使哲人  
之愚者賢人才既乏矣使哲人愚則人才殆盡矣  
故武公所深痛厲王之亂而原其理而告之王曰

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夫將天下莫強焉則實在  
於人才奈何爲是戾而使靡哲不愚乎夫文王之  
能作人而成材豈有他哉其自勸疊疊而不息穆  
穆而無間其法象之著見於其上倬然如雲漢之  
昭回於天宣王之作人也豈有他哉遇災而懼側  
身修行有常德修政事而後人無不自盡以奉其  
上而才人至矣文王之修身者至故其得人也大  
宣王之修己者小故其得人也狹故修身之能否  
人才之廢興也夫厲王使哲人陷溺而爲愚者其



原乃自夫不知修己而已故武公探其本以爲將使無競惟人者乃在於有覺德行而四國順之下無違德則人才從上而作故天下莫能勝而四方訓之矣夫玷者王之小害也言之有玷雖不可爲然猶未傷夫大善也而武公旣已戒之使已矣玷猶有害而悔吝或從之言有所苟者特無補而已未必害也而武公又戒以無日苟矣無欺於明者人之所易也無愧於幽者人之所難也而武公旣戒之以所難矣言不失於苟則言滿天下無口過

行不愧於幽則行滿天下無怨惡而言行至矣武公之所以自警如此者何也以夫無言不酬而言發乎身加乎民故也以夫無德不報而行發乎邇見乎遠故也樞機動乎此則榮辱應於彼矣夫惟厲王之不勉於言行故武公戒之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蓋言得而榮至行失而辱來如投報之各當其所也彼以謂施美而報惡於此者是以童爲角而惑小人之言耳木之成材可用者多矣而曰在苒柔木人之成善而致法者廣矣而曰溫溫恭



人者蓋凡以柔抑王之剛以溫抑王之暴故也武  
公不使厲王明庶人之愚而姑使之無愚括人之  
明者所欲聽用我謀庶無大悔而已

桑柔傳

桑柔之詩芮伯之所以告厲王者其言雖不一然  
大要止於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而已自苑彼桑柔  
至亂况斯削者告厲王以憂恤也自誰能執熱至  
既作爾歌者誨厲王以序爵也夫憂恤與不能序  
爵者豈有兩端也哉王不能序爵使賢者在上不  
肖在下分守各當其職事治故國至於可憂可卹  
則是憂卹者以爵之無序故也今將使憂卹無至  
於前則反其本而已故此詩以序爵爲本也四牡



騃騃旂旒翩翩而亂益生國益泯生民益不得其所則兵之可憂恤者也國步斯頻則非不動作也而人殺資天不相此則政事之可憂卹者也其君子則力爭而不心競不能治國而職爲厲階而其患久而未已也此則臣下之可憂卹者也土宇日削矣亂而無所定處者東西皆是矣非特國中之東西也四國之外亦孔棘矣亂自內而之外者如此其廣也日夜謀謨務以廣之而日斯削矣此國都之可憂卹者也凡此者厲王剝喪其徒如柔桑

之將採而殺之而民受其病非特心可憂也愴亦茲久矣而昊天莫之矜也故事之可憂卹者至於如此之衆治亂則無兵治民則無政朝廷則無臣疆域則無士大小內外並亂矣故告王以是憂恤而使之序爵也自公卿諸侯至於大夫士皆爵也宜爲公卿者爵之以公卿宜爲大夫士者爵之以大夫士此爵之所以序也愚者爵尊賢者爵卑爵之所以亂也故序爵者別賢不肖而已古之將序爵者養才爲先而官人次之官人爲先而任賢次



之養才則無逆其善性而使之有成官人則別賢不肖而使之有分任賢則委已以聽之而使之有爲如是者古之道也厲王不能道人之肅心者而與之赴事立功而汨抑陷敗之使之自以爲不逮故曰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則括謀肅艾之善性亦淪胥以敗矣此芮伯誨之以養才也先王爲政於上而稼穡勤於下豈並耕而食力田以養爲重穀哉先王任賢於上而萬民各得於下豈使野人食君子之養而後爲務農哉厲王不知爲治之本謂好稼穡以親之此所以好力民也好是稼穡未必寶也曰稼穡惟寶寶之矣力民代食未必好也代食惟好又好之矣非所當寶而寶之非所當好而好之不知先王任賢序爵之本而徒志其末則曰勞而無功故雖寶稼穡好力民而天益降喪而稼穡日已不登蟲賊並作而卒瘁田萊卒亦多荒而已故降此蟲賊稼穡卒瘁哀恫中國具贅卒荒也言此者誨厲王以官人也夫惠君者定其心則稽告而不匿叅其猶則合衆以濟功以爲未也又考



慎其相而行之考者有所法慎者有所重而厲王之不慎獨徇偏見而使臧者從之則臧者反枉矣若所謂惟聖罔念作狂是也民之所以作狂者以王之自有肺腸俾民卒狂也芮伯以謂匪用其至覆俾我悖者所謂自獨俾臧也此芮伯誨厲王以任賢也誠能養才官人任賢則將如先王之盛時矣六師及之則兵非所憂郵也躑躑王之造則動作非所憂恤也爾土宇版章則國都非所憂恤也成王之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餽

至喜則非不好稼穡而親之也而詩美之厲王好稼穡而芮伯刺之何也夫立政任賢於上而使民務稼穡於下者本也親至農畝之間而饁饋以將其厚者末也成王修其本而及其末厲王好末而忘其本故稼穡則同而美刺異也維此惠君此者與之而思得之也與維此聖人維此良人同意維彼不順彼者斥之而思遠之也與維彼愚人維彼忍心同意王不能養才不能官人不能任賢故芮伯之明反相譖而不胥以穀矣聖人難知而良人



易察瞻言百里者遠之矣勿求勿迪遂廢之矣昔者特遠其所難知其惡微矣今也遂廢其所易察則惡甚矣愚者不智而非罪也忍心則害人而非愚也覆狂以喜樂之也是顧是復愛之至也昔者特樂於不智其害微矣今也深憂於有喜則害甚矣是顧是復與顧我復我同意凡此者厲王不能養才官人任賢故其好惡錯亂如此曰靡聖管管則自獨俾臧可知也抑曰措人之愚亦惟斯戾則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可知也蕩曰曾是措克曾是

在服則惟彼忍心是顧是復可知也淪胥以敗言敗而已未溺也載胥及溺則有死之道蓋厲王尚不知聽用我謀而序爵則胥溺矣非特敗也其下侯甸甸之言甸也十日爲甸十日則自甲至癸一周惟其周行甸甸爲均莽云不逮與莫予莽蜂之莽同

雲漢傳

考六月之序則周之衰微至厲王而極四夷交侵諸侯不朝而後宣王作承大亂之後外攘戎狄內



征諸侯則非財用足師衆集有所不能也當旱暵大甚饑饉薦至則田萊多荒非所以備財用也人卒流亡則非所以集師衆也故序詩者於宣王憫旱之際則曰內有撥亂之志而已蓋有其志者未見之於事潛諸內未施諸外凡以旱故也雖然事未見外未著而逆知其存志者何也以夫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故也災未加已而知懼變出於天而修身非天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安能及此哉此所以知其有撥亂之志也夫嬖女用於內則良士去於外內有逍遙游晏之好則外不能自強於政治外有憂勤小心之實內有康濟澤民之心古之觀人者皆若此也予觀雲漢之詩而知宣王之慮患深責已重其詩曰胡不相畏先祖於摧又曰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卒曰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夫大亂困絕而後先祖之祭摧毀而無繼兵敗民潰而後喪亂而無定而人君非有過則安至於遯致去位變置之禍哉水旱天地之常數先王之所不能免其待之之道不過力田積穀以待其乏出粟賑饑



列國文粹 卷十六  
以周其困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宣王遭不能  
免之常災而不憂遂至於大亂困絕兵敗民潰而  
慨然有遊遜之志嗚呼非慮患深責已重者其孰  
能至此哉此仍叔之所以知其將有爲也將有行  
也序以爲側身修行矣而考之於詩無有也盡其  
說以謂生民之無辜祭祀之無福自上帝后稷至  
於祈年方社無不修之祭自庶正冢宰至膳夫左  
右無不能之臣而曾是不効而旱暵若是其不可  
沮止爲側身修行者之言哉嗚呼是乃所以爲側

身修行之至也今夫人之有所祈於鬼神也在已者  
不敢不盡而祈之得失不敢必也豈非鬼神之無  
形天地之悠遠非人之所能盡耶是天下之常情  
而誠於善而無間者則異於是夫人之於善不敢  
不勉而報之禍福雖先王不敢必也至於作善而  
無福先王未有責天而不責已者也推無所不明  
者在鬼神而引有所不至者在我此先王之所以  
篤於責已而誠乎善而無間則異於是先王之于  
祭祀其至誠迫切而加篤矣不知人于鬼神之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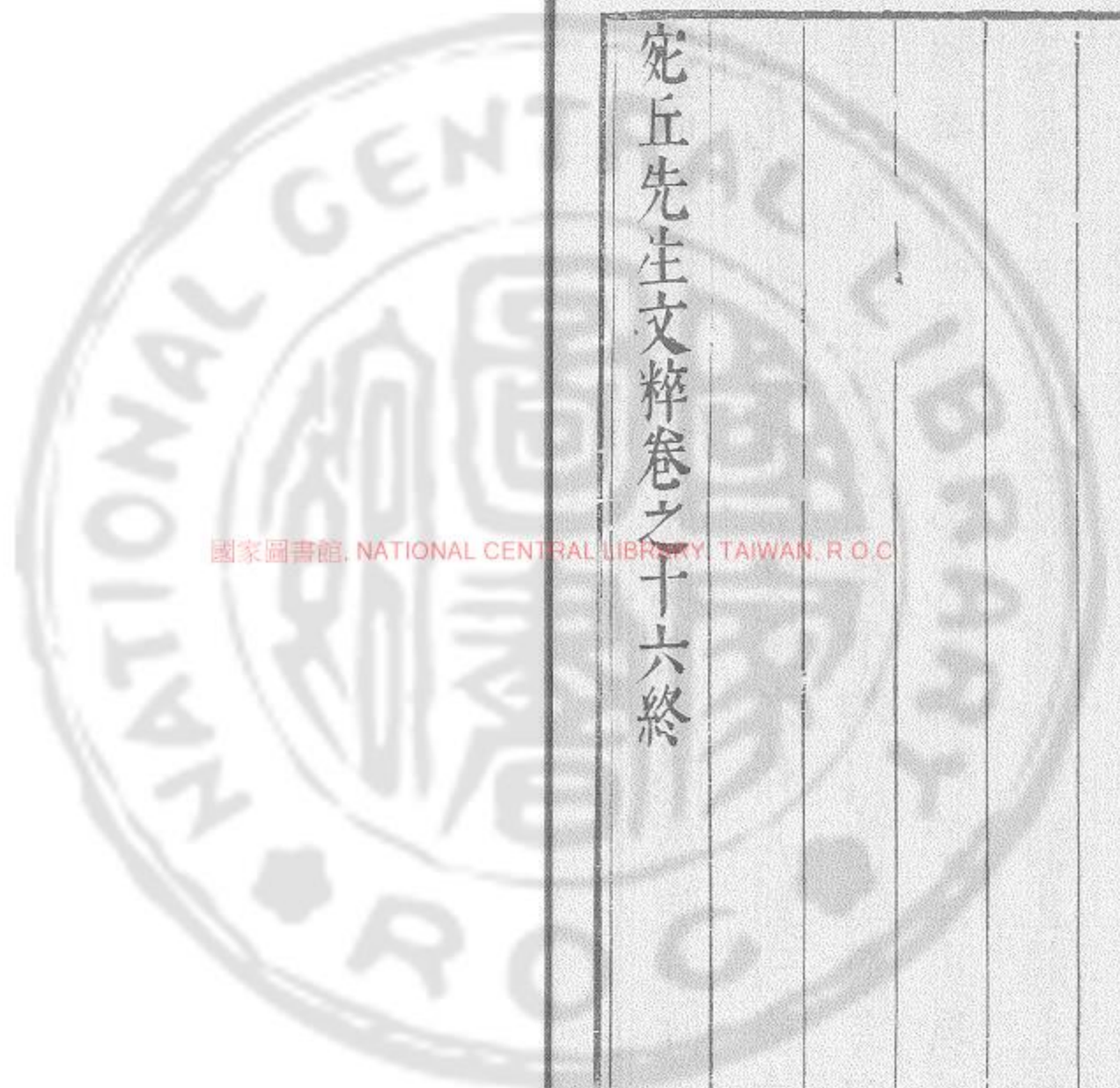
也知祈乎此而報於彼而已其誠篤於善而不知其他知作善於此則受福於彼而已矣致誠而責報於不可知篤善而求福於不可必是於道豈不過哉蓋因其過而後其仁可知也故曰是乃所謂側身修行之至也雖然不誠意於人事而誠之於祭祀不勉之於吾身而推之於臣僕何也蓋人事已修矣吾身已勉矣所不可知者祭祀與臣僕而已今也祭祀無不誠臣僕無不善則本末大小一切皆治矣此亦所爲側身修行之至也蓋詩之言

婉而明曲而達言於此而志於彼陳其迹而顯其意凡若此也棫樸言文王之作人則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言爲章至於示物以法雲漢言宣王之憫雨也則曰昭回於天蓋昭回者言其明而非雨候故也是詩言靡神不宗而所稱止於上帝后稷父母先祖群公先正祈年方社而已何也言其尊親與切近者言之也尊莫如上帝親莫如后稷父母先祖近莫如群公先正而切莫如祈年方社故也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而旱暵之無救是爲



不我助也

宛丘先生文粹卷之十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七

明 武林洪瞻祖校閱

詩傳

崧高傳

崧高之所序止於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韓奕之所序止於能錫命諸侯夫武王之盛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朝覲會同無敢失時征伐侵討莫不如志爵賞有度錫命有禮夫豈以爲盛哉天子之事固若是也一不能是則亂而已 而宣王之



所能乃止於褒賞申伯錫命韓侯而詩人美之如是者蓋周宣至厲王而亂極矣王室衰微諸侯肆行王且不能有國矣而况能建國乎諸侯背叛構怨連禍而况能親諸侯乎賞命不行於上則褒賞申伯爲可美也錫命不行乎下則錫命韓侯爲可善也天下出於大亂衰微之後而宣王能振之以行天下之事則雖未能甚盛極美足以比隆先王而苟無大亂衰微之辱則是亦可道也楊子曰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方宣王之初可

謂習亂矣而宣王始能行天子之職詩人爲樂其始治而好之此所以美之而不計其善之大小也饑者甘食渴者甘飲雖非飲食之正亦足以無饑渴之害也是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而序之所稱止於申伯蓋褒賞之事止於申伯而已宣王在廷之臣若方叔召虎韓侯張仲皆賢者而所稱止於惟申及甫何也蓋申甫得所出此二人者皆主崧嶽者之後故也四國于蕃則內足以蕃蔽王室四方于宣則外足以宣播王政四國有所界內也



四方無所限外也民勞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則中國者四國也四方外也故先中國而後四方則四國爲內可知也又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者蓋四國比四方爲內而比京師爲外蓋京師者王所都而已故其言如此又曰揉此萬邦聞於四國萬邦外而遠者柔之而已未必聞四國內而邇者親聞其政矣其能揉之可知也王錫申伯四牡躑躑鈎膺濯濯路車乘馬叙其物止於如此而韓奕所序自淑旂綏章簞第錯衡玄袞赤舄鈎膺鏤錫鞞鞞淺幘條革金厄其詳如此何也蓋韓奕所美止於錫命故詩稱其所以錫之之物詳崧高方言能建國親諸侯而因及其禮命之物故不嫌於畧也柔者嫌於無立不能剛而有立則其爲柔惠也撓而已矣夫惟柔惠且直者外柔順而內不撓者也夫直者所以爲無撓也蒸民稱仲山甫之德曰柔嘉維則嘉者有禮則者有制夫惟柔而無過乎禮而行之有制故不嫌於撓而其意亦與此同也

江漢傳



六月宣王北伐采芑宣王南征與夫江漢之平淮夷常武之伐徐土其事一也而六月采芑載之小雅江漢常武載之大雅何也蓋其所叙輕重之體異故也六月既成我服此則一人之辭而其及於宣王戎事之修與夫吉甫文武之得者興起一人之情而遂及天下之政也采芑之所稱美方叔而已美方叔之才能而及宣王之作新人才亦此興起一人之善而遂及征伐之事也江漢則言宣王之征亂討罪而因及召伯之賢而不專於召虎常

武則有常德以立武事而及太師皇父之美而不專於皇父傳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而流及於上天六月采芑興起一人之情一人之善而遂及於朝廷征伐之事者所譏小已之得失而流及於上者也江漢常武言宣王之德而及召伯皇父之美此所謂王公大人德逮黎庶也蓋自大而下之至於小大雅之類也自小而上之至於大小雅之類也故其爲事則同而作詩之體異故雅之大小別焉或曰采芑繇一人



之善而及征伐之事然則崧高之美申伯蒸民之  
美仲山甫韓奕雖美韓侯而主於能錫命蒸民雖  
美仲山甫而主於任賢使能何以知其然哉蓋采  
芑無一詞及宣王而三篇之詞皆主於稱宣王此  
雅之大小所不同也淮夷來求討齊罪也又曰淮  
夷來鋪則討鋪刑也常武征徐方之詩也乃曰惠  
此南國省此徐土又曰濯征徐國蓋惠以仁之省  
以恤之濯以滌其汙征以正其邪而已二詩其爲  
征伐則同而言不類何也蓋所謂來求來鋪者指  
所伐之人言之故以致討鋪刑爲言蓋淮夷所伐  
之人也惠此南國省此徐土者指所伐之方言之  
故以惠省濯征爲言而南土者所伐之方也所伐  
之人則討伐之者誅有罪也所伐之方則惠伯之  
子其民也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  
是似蓋召虎在宣之時平淮夷恢境土而疆理至  
於南海則蓋禦侮啓土之臣而曰召公是似者則  
昔之召公蓋亦能禦侮闢土之臣矣故召旻曰昔  
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是也釐爾圭瓚



文事之器也。秬鬯一鹵行禮之酒也。召伯有武功而錫之以文事禮酒者，蓋將與之修文德。故也。曰告於文人而終日矢其文德也。

### 常武傳

先王之道，文所以立，常武所以禦變。爲天下國家不可一日而無文。故文爲常，討亂禦侮而後武事舉。故武爲變。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則其武也未常去文。故也。何以言之？蓋是詩言惠此南國，又曰省此徐土，不畱不處。三事就緒而終之以王猷允塞，故也。惠則非以爲罪也，不畱不處則不傷財，三事就緒則不害民，而王猷允塞，所謂修文德以來之也。雖然，因以爲戒者，武不可觀，故也。大明曰明。



列子文粹 卷十七  
明在下赫赫在上故此先曰赫赫而次以明明赫  
赫示之顯明明示之昭兵事尚神密而王之命將  
如此其明顯者蓋將討伐有罪民各欲正已而已  
安用密乎既敬者不敢慢既戒者不敢忽也以宣  
王中興之君而皇父賢才之將而征蕞爾之徐土  
而其重慎如此者蓋兵凶器戰危事也容可忽乎  
王明顯以命之者道也臣重慎以臨之者法也上  
有道揆下有法守宣王中興如斯而正奮厥武如  
震如怒則未嘗震未嘗怒也如震如怒而已何則

兵不以怒戰以怒戰者所謂不勝其憤者如雷  
如霆如震如怒而後進虎臣所謂先聲後實也吾  
陣至於淮濱則敵逼於水矣此所以能執醜虜也  
如飛如翰管子所謂有飛鳥之舉也如江如漢積  
水也如山之苞固也如川之流順也是詩之所陳  
蓋先王之時用兵之法以戰以守可以槩見不畱  
不處尚神速貴省費也王舒保作舒者所謂不竭  
士力以逐利也保者軍行必依水草丘陵所以爲  
固也徐方繹騷而後進虎臣擊其亂也鋪敦淮濱



則乘地利也王旅嘽嘽所謂以逸待勞也有飛鳥之舉者善超高也有積水之泮善守下也固如山之苞止營壘也順如川之流行部伍也絲絲爲弱外誘敵也翼翼爲飭內謹法也先王之用兵雖動以仁義然行之有法馭之有術不爲小仁末義以陷人於死蓋明耻教戰務以勝敵而宋襄公以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爲君子之所大也

### 文王傳

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之播種而文武之興繇於太王之遷岐而周之先公未有不務農者故成王將立政而召康公戒之以公劉之事而周公陳王業則道后稷先公風化之本乃在衣食耕織之際然文王詩叙受命作周之事乃未嘗言先公之業以致文王之受命而一篇之本止於文王能承天意以陟降其臣之賢不肖而後能使周之士世有顯德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而文王以寧非獨能陟降



招納周之士也而其風化之所及雖商之孫子亦皆相與助成禮樂之美而歸周矣內則有不顯亦世之周臣外則有其麗不億之商士文王作周乃本諸此而后稷先公稼穡養民之功乃不與焉何也竊嘗譬之爲宮室也其始斂聚衆材惟恐不多積載土壤惟恐不厚材集矣土積矣於是命工以度宜革化土木以爲用而宮室立矣方其集材積土則無所事工也故工爲後工治土木以成室則非工者之巧土與木亦從而敗矣故工爲重后稷

先公之造始種德相承不替以成文武之業則譬之爲室之積材聚土者也文王席后稷先公累世之德完其純備矣於是招合天下之俊乂登用大小之才興事造業革天下而爲周譬之爲室則命工度宜以革化土木而成室者也方言周之所以興則本諸后稷先公之際而未及於士故衣食稼穡可道也是猶論未成宮室之前則稱其材未及工可也方言文王受命作周則夫后稷先公之功所以立而爲周者皆士力也則士爲重矣於文王



之詩其言止乎陟降多士之降是猶論宮室於旣成也則才之美未若工之能也且小雅叙文王之  
事首於晏群臣嘉賓則言其於多士能禮之也而繼之以勞功遣使言其於群臣能用之也而大雅美文王之政而首之以棫樸言其能因任之也而  
絲稱太王以及文王之烈則止於有䟽附先後奔走禦侮言其臣之所以爲用者真也然則言文王之造周本於多士之功者凡詩人之意莫不如此  
言文王之事於周之初基則不知所以本言先公

之事於文王則不思所以成言之不同各有所輕重而不可亂故也故曰詩可以言蓋作詩者知言者也不顯亦世何也不顯言其顯也蓋顯德者世世有之故也思皇多士何也皇美且大者也美且大者非止一二而已故也夫父子兄弟之間賢不才不齊也而況於世世皆賢乎故顯德可有也至於世有顯德者所以爲難也夫士之美者常難致也而得一二焉亦足以爲善矣而況於多士皆美乎故士之美者可致也至於多士皆美所以爲難



也然則文王之能養才作人以招納天下之俊乂可知矣雖然文王豈有他術哉致禮以來其所以成勤教以養其所未就而已敦養老之禮則太公伯夷欣然而歸之天下之賢者蓋未有不能致者也故孟子以謂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是也此之謂致禮以來其所以成示之以法象如雲漢之文章以道藝如金玉之文質非徒臨於不顯而不聞者亦用之非徒勿棄於無射而不諫者亦入終於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也此之謂勤教以養其所未就也是詩之所稱曰凡周之士又曰思皇多士又曰濟濟多士又曰商士敷敏其言止乎士何也蓋士以齒言之則少者也以位言之則卑者也言少之賢則老者可知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不可聞欲得天者當儀刑文王而已則惟天爲大惟文王則之而其義與堯同矣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七終





知上之文粹 卷十一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八

明 武林洪瞻祖校閱

書

答李推官書

夫文何爲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固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固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



爲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  
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  
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楊雄如列五味而不  
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  
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  
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  
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  
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  
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颺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

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  
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  
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  
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  
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求以言  
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  
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  
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而不可得  
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



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  
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  
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  
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爲  
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上孫端明書

昔樂正子用於魯孟子爲之喜而不寐夫功名進  
退之際君子本不以累其心其來何足喜其去何  
必愠一樂正子用於區區之魯而足以悅孟子浩  
然之懷何也夫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常多而其  
委曲會合與人同謀者常少故也豈特少哉蓋千  
百而一遇焉夫人之修身爲善擇地而蹈之者豈  
嘗一日不願取諸其身而布之天下哉而世之人  
視夫賢人君子之有立於世其心亦豈不願爲之



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宜若物理之所當然者  
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讒邪閉於其前  
儉巧伺於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意俛  
俯而有就故憂憂乎其勢欲合而常難故使夫物  
理之所當然一旦更指之爲不可逢之會可勝嘆  
哉繇此言之則其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  
喜也

投知己書

古之致精竭思以事一藝而其知不分者其心之  
所思意之所感必能自達於其技使人觀其動作  
變態而逆得其悲歡好惡之微情故工樂者能使  
喜慍見於其聲工舞者能使欣戚見於其容當其  
情見於物而意洩於外也蓋雖欲自掩而不可得  
昔伯牙之所好者琴耳鍾子期坐而聽之而伯牙  
不能藏其微情夫伯牙之情豈與琴謀哉惟其專  
意一心以事其技故意之所動默然相授而不自



知也

上文潞獻所著詩書

古之言詩者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夫詩之興出於人之情喜怒哀樂之際皆一人之私意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動之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而惟至誠能動之彼詩者雖一人之私意而要之必發於誠而後作故人之於詩不感於物不動於情而作者蓋寡矣今夫世之人有順於其心而後樂有逆於其欲而後

怨當樂而反悲當怨而反愛者世之所未嘗有而樂與怨者一有使之莫知其然而然者也豈非至誠之動也哉彼詩者宜所樂所怨之文也夫情動於中而無僞詩其導情而不苟則其能動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誠之悅也夫文章畜其變多矣惟詩獨邇於誠故欲觀人者莫如詩故古之君子相與燕樂酬酢之際必賦詩以觀賓主之意雖不作於其人而必取古人之詩以見其志故先王之時大至於朝廷之政事廣至於四方之風俗微至於匹



夫賤士之悲嗟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於詩而知之而使有可以時陳取而藏諸太師又播之樂章大者爲之郊廟而次者陳之燕享則夫詩之可以觀故察物其重蓋如此自周衰以來後世作者紛然並出以至於今數千年其間變制異技奇言詭述不可勝紀其間卓然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紛藉藉皆不足道而違情拂志之作往往或有非如古之於詩必出於誠意而不誣也然違情拂志者蓋有之矣至於顯情之真發志之實者尚十九

也其不肖自幼至今頗考歷世之爲詩者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觀騷人之作下考蘇李以來至於唐掃除蕃穢而摭其真刊落蔓衍而食其實頗有得於前人而時時心之所感發亦竊見之於詩且夫人之生於天地之間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間無頃刻之休而又觀夫四時之動敷華發秀於春成材布實於夏淒風冷露鳴蟲隕葉而秋興重雲積雪大寒飛霰而冬至則一歲之間無一日隙以人之無情對物之無定候則感觸交



戰旦夜相召而欲望其不發於文字言語以消去其情蓋不可得也則又知詩者雖欲不爲有所不能

上邵提舉書

人之才能其別雖殊然其大要有二而已太上無所不能其次則一人之身所長不過一端能治而不能陶知賈而不知農專力於所知以致其功是以隨其大小有補於世所謂有所不能者求之古人才幾何歟孔孟而上不可以才較無所復論矣

其次以爲用才全智用之不見其所窮窺之不見其所不足在齊不過管仲在秦不過商君此兩人者治國用兵理財制敵術兼四民智過天下人莫得出其右然自周衰至秦歷世如此其久其間可稱二人而已子產不能以鄭霸晏仲不能以齊興子玉之才不能過三百乘而陶朱之畧屈於四境之內若是數人者其智慮心術亦非世之淺人矣然各有所之之而終亦不能自勉以滿其所不足然則人人望其無所不能其亦難乎聖人知人才



之不可以全盡也故因人任之如人之有耳目手  
鼻使各效其職而收其全利於一身故天下之才  
樂致用而無廢人而不至於兩毀之也何謂兩毀  
夫居楚者責之習楚可也使不思其他而惟楚之  
知則其於楚也無遺慮矣舍楚而問燕焉則楚既  
忘之燕亦卒不可知也是謂兩毀之故爲政而兩  
毀之者常有乏才之憂也

再上邵提舉書

昔韓退之以書三見宰相以自獻其所有至於一

再而未售也則又激訐奮厲以動之嗟乎其言亦  
少詆矣退之平生其有求於人以濟所欲者非一  
也甚哉武夫軍師苟有勢力可以拯之於貧賤者  
皆一往而嘗之善辭以導其心高言以動其意挾  
書懷刺趨走於當位者之門旣晚而後少得所欲  
讀其書未嘗不悲之夫如愈之文章類非隨世汨  
沒待其自達而後見於世者也何其取知於人若  
是其勞哉至其人之不吾知也以退之之好剛自  
信有以自樂於道義之際視世之夸者不一動其



心宜其邈然自絕與世兩忘長往而不顧夫何其  
忍耻降志庶幾萬一之遇又若是其勞且不厭也  
繇是觀之則人之挾其所有無所待而見於世者  
實難視人之知與不知一不介其意人不吾知而  
遂止者又難也若人之能薄矣一日而三號於通  
衢庶幾有聞而或者之車敗於奔馳足跣於步趨  
敗尺而就寸求百而冀一其始也赧然自羞退而  
觀古之君子皆未免乎此則人自恕而有待夫功  
名之會天下之至難也使皆畏勞避辱不肯少抑  
以有所就則事功之成者或寡矣

代高垓上彭器資書

古之君子如子思孟軻之徒其廉潔自重不肯少  
屈以求合於世四方諸侯操幣委質望其門墻不  
敢失容至於禮備而意誠而求之吾身無毫髮之  
辱乃始一往而就之尊之爲師禮之爲賓不敢一  
言少拂其意然片言之不從未禮之不修皇皇乎  
其去之矣嗚呼何其自重好高而不可屈若此其  
至也某又嘗觀古之功名之士若管仲之賢甯戚



之奇商君之才或愛其死而不畏囚虜之耻忘其君而事其仇或悲歌歎慨庶幾自見其志或挾數持術以卜其君之所好至於受侮被斥屢進而不耻嗚呼若是數人者智豈皆不足以少知君子之道哉不然何其冒昧污辱若是其不知耻也盖嘗深思其故而得之夫古之任其下者有尊之者有使之者尊之者謂之賢使之者謂之能而世之士其修身立誠以待上之任使者亦有是二道焉有以德者有以才者德者上而才者下上者人就之下者屈已以就人求售其技而已世之君子之愛子思孟軻而羞道管仲甯戚商鞅之事以爲甚汚而不足爲其亦過矣彼之所行者各其分也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八終





知 身 文 精
八 卷 一 八



宛丘先生文粹卷十九

明 歸安韓 敬校閱  
書

上曾子固龍圖書

某嘗以謂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剛柔緩急  
之氣繁簡舒敏之節一出乎其誠不隱其所已至  
不强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爲楚聲秦人之必  
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  
則潛德遁志不可隱伏盖古之人不知言則無以



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與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與夫無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某之初爲文最喜讀左氏離騷之書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氣猶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初疑於繁左顧右挽中疑其迂然至誠惻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厭考乎其終而知其仁也憤而非懟也異而自潔而非私也徬徨悲嗟

卒無存省之者故剖志決慮以無自顯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麗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凄忽而感惻也如神仙烟雲高遠而不可挹也惟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三代以來最喜讀太史公韓退之之文司馬遷奇邁慷慨自其少時周遊天下交結豪傑其學長於討論尋繹前世之迹負氣敢言以蹈於禍故其文章踈蕩明白簡樸而馳騁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鬱於中故其餘章末句時有感激而不洩者韓愈之文如先王之



衣冠郊廟之鼎俎至其放逸起卓不可收攬則極  
言語之懷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乎退之之於唐  
蓋不遇矣然其犯人主忤權臣臨義而忘難剛毅  
而信實而其學又能獨亡於道德滅裂之後纂孔  
孟之緒餘以自立其說則愈之文章雖欲不如是  
蓋不可得也自唐以來更五代之紛紜宋興鋤叛  
而討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  
息日趨於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  
佚樂無復向者幽憂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

興起而廬陵歐陽公始爲古文近揆兩漢遠追三  
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  
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耻其舊而惟  
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持其權以開引天下  
之豪傑而世之號能文章者其出歐陽之門者居  
十九焉而執事實爲之冠其文章論議與之上下  
間之先達以謂公之文其興雖後於歐公屹然歐  
公之所畏忘其後來而論及者也其自初讀書卽  
知讀執事之文旣思而思之廣求遠訪以日攬其



變嗚呼如公者真極天下之文者歟

上唐運判書

某聞昔者三代之時公卿大夫之待其下何其仁愛忠厚發於至誠而能盡下之情也下之事上何其夷易簡直各得自獻其意無有阻塞不達之恐而不限於勢也夫惟上能盡下之情故下不限於勢上俯而就之下仰而及之故尊卑之情通而貴賤之士達然某嘗疑之天下急於求其上者物理之所當然公卿大夫既貴矣宜其偃然無待於物

彼汲汲以求於下苟有善焉如恐失之此其故何也蓋天下之位有尊卑貴賤之不同者勞之所當然非其事亦判然兩爲而不相與也今夫貴者止於自安一竊無事於功名可也苟有功名之心則貴者之功賤者之力也尊者之名卑者之戚也故上之求乎下猶下之求其上也昔周公既尊矣身履天下之富貴而後世稱急賢待士者必稽焉故其効也百官庶府莫不修治制度文理莫不彰明周公之身無遺德焉夫豈周公一人之力哉惟其



然故古之公卿大夫不敢苟簡守常以便其私尊者汲汲有求於卑貴者汲汲不遺於賤夫上有至誠惻怛之心不敢遺忘疎遠之士則士之在下者亦不敢復愛其所有至於奮厲出奇惟恐不逮者繇此故也三代之政既亡公卿大夫無復向者至誠盡天下之意謹身無過自處甚重志其立功立事之心浸然鋤去感發激昂之氣以謂無所事於賤微於下者不過言功不幸功不至焉雖有過人拔俗之才不聞之矣其斥而去之不過論罪幸而

無過雖天下之冗瑣不復問之矣情阻而不合氣否而不交下畏其上則有之矣而不愛也下恭其上則有之矣而不忠也貴賤異志尊卑不親而三代之風泯然矣事功之不立豈不以此哉某嘗讀西漢見吳公之取賈生田延年之用尹翁歸慕勝之禮雋不疑蓋嘗竊歎三人者猶能降心迹古之義居尊以禮賢致誠以納士以太守之尊使者之貴親與匹夫下士相接務盡人之才而忘下之賈之也夫如前三君者未足道也然已能如此然則



天下之賢者多矣安知無有慨然能用古義不溺於流俗有功名之心而忘其區區之尊嚴者耶嗚呼安得斯人者而處天下之富貴哉使誠有之天下之遺善潛德庶幾乎興矣

上黃判監書

某嘗怪夫人之於道何其所見之不一而其言之各異也蓋自周衰以來諸子各以其說行於世而其言獨能推本道德之意知本而不流於末守真而不陷於僞者莫近於老莊然是二人者乃棄仁義斥禮樂絕學棄智以自明其說考其心以謂爲其術必棄仁義禮樂而四者固其術之害也惟其然是故得罪於後世之儒者自秦漢以來天下學者甚知推本仁義其言禮樂治道有足觀者矣而



未嘗有一言及於性命道德之本蓋以謂道德性命者亦無所用於禮樂也是二者之謂乎然不可以並亡各擯其所不及而求全其所長而某之不肯嘗竊歎以爲不然何者所謂道者固無乎不在蓋大至於天地衆至於萬物無有一物不資其用豈其缺然有所不足歟使道之有不足則安取道於是思有以合二者之論而得其說爲道德之論者本於虛而無形執禮樂之論者主於著見而有迹極無形之論至於忘言推有迹之至則至於

終身言而不盡此其所以齟齬而不同以謂有無之相害耶則有者固自以有耳而有未始非無也無者固自無耳亦無未始非有也有與無二者將命於我耳而我之爲是說果何自而起也在物無定形在我無定心然則凡乃出於忘意私智而非物之正耶繇是而觀之則方其在仁義禮樂者未始非道德性命也方其在道德性命者亦未始非仁義禮樂也同舉而非一也兩立而非二也圓融和會而物與我兩宜矣尚何區區之辨哉蓋孔子



之道本於寂然不動矣然方其感於物而天下之  
故無所不通洗心齋戒退藏於密矣然天下之至  
賾萬物之至動未嘗厭也某之於學功有得於此  
而後視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今古之不齊而無往  
而不一焉所謂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者推其端乃  
一本於此而後知夫子之道之爲全也

答杜鋒書

兩墜珠玉又付以新文一軸披讀累日不勝欽仰  
試誦所疑其一篇曰非季扎夫季扎何可非也扎

之達於禮樂蓋孔子之所與而其人之賢則非管  
晏叔向子產韓厥所可及也然則其於辭受之際  
宜亦至矣彼其辭千乘之國於爭奪之世蓋欲制  
行以高天下而教後世將以愧夫盜據竊取而使  
亂臣賊子之禍少息焉使季扎受亦可辭亦可而  
卒辭之者亦行其志云爾夫豈有所不可哉夫季  
扎非忘吳也豈不曰國之存亡廢興天也非人之  
所能爲也昔孤竹君以國與叔齊叔齊讓伯夷而  
卒皆逃去入周不反其國而孤竹之後不聞有興



者而孔子論二子曰求仁而得仁未嘗罪以亡其國也夫子之不非夷齊則季扎之不得罪於夫子明矣足下試詳思之世之貴王衍以器用言之譬如玩好間一物耳未可格以法度也愚以爲季扎爲不可非王衍爲不足非也

再答杜鋒書

嗟乎季子讓國幾千餘歲歷數聖賢未嘗有說獨見黜於吾子蓋夫子謂後生可畏者夫季子之不肯受吳直是不欲有國耳故其言曰願附子臧之

義彼視棄千乘之國如草芥亦必有樂乎此而易彼者苟求其所以讓之之名則壽夢欲越諸兄而立之季子固不可也至餘昧卒而子僚之才亦足以君國則季子不得廢嫡而立孟子曰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扎之所以必辭者惡亂君臣之大分也季扎之於道德其深矣哉吳屈庸曰季扎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可謂知其心矣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則自夷齊以來扎一人而已所謂聖人之清者也夫



豈在所黜哉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則古之論  
存亡廢興未有不言天者非幸不幸也孤竹之君  
欲越次而立叔齊叔齊辭之可也伯夷長當立而  
辭之何哉商人世及則叔齊將以次亦當立也而  
夫子初不論此直曰古之賢人也其意可見季子  
之聽樂其於禮樂之際深矣其於辭受必不草草  
更宜詳之

答汪信民書

抑聞之古之文章雖制作之體不一端大抵不過

記事辨理而已記事可以垂世辨理而足以開物  
皆辭達者也雖然有道辭生於理理根於心苟邪  
氣不入於心僻學不記於耳目中和正大之氣溢  
於中發於文字言語未嘗不明白條暢蓋觀於語  
者乎直者文簡事核而理明雖使婦女童子聽之  
而論曲者枝詞游說文繁而事晦讀之三反而不  
見其情此無待而然者也



宛丘文集 卷十九

宛丘文集卷十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宛丘先生文粹卷二十

明 浮梁張遂辰校閱  
記

漢世祖光武皇帝廟記

漢自成哀不君權歸外家王莽卒盜而有之天下  
大亂民心思漢惟世祖以匹夫起田畝出入行陣  
躬夷大難勇無兼敵智無遺策故能祀漢配天光  
復舊物一時群雄芟夷畧盡撫有方夏單及蠻貊  
聲教所暨比隆武宣是宜暴驚強倮玩兵黷武視



民如草芥而不講於治國之事也而武功旣成海  
內旣定則抑功臣進文吏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英  
偉之度屈於禮樂驍猛之氣束於儒學敦尚經術  
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典禮煥然一變舊漢之  
俗盖嘗以謂吾理天下欲以柔道行之至於明章  
繼志承統纂修洪業典章文物燦然大備故後世  
言禮樂稽古稱東漢焉孝和已後漢德不競破壞  
版蕩可謂極矣而仗節死義之士如袁安楊震李  
固陳蕃之徒救於上符融郭泰范滂許邵之徒助  
於下矜尚名節以振激衰弊蹈死而不悔至於獻  
帝人主特號而已而曹操終不敢身自取之彼其  
心誠有所畏故也盖禮樂之功風化之美足以保  
國長世如此皆世祖之遺烈也嗚呼自三代以來  
一人而已

冀州州學記

朝廷以學校道藝教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興  
衰亦繫其守長之能否慶曆中始詔郡縣立學而  
信都乃卽孔子廟而爲之僅以塞詔其後爲守者



欲興之數矣皆不果成元祐某年河中劉侯守冀  
始大作學舍師之授經有堂而諸生肄業有室凡  
學之百須皆具精壯完好可以傳久遠又爲之買  
良田治市舍藉其所入以養士而士之來學者日  
有餼學之有司月有給其秀民良才從其先生長  
者皆往游焉四方之士聞而來者日至劉侯喜其  
有成而使其屬李公輔請文於譙郡張耒以記之  
爲之言曰嗟乎政事之緩急如人之於飲食不可  
強也強使急者緩如止饑者之食強使緩者急如

持食以進飽二者無怪其不可也余嘗怪今之士  
大夫皆能責守令不如古者興學校隆師儒讀書  
行禮其中而爲守令者雖責之不受亦不害其爲  
政論守令之能否與夫人民之利病亦絕不在此  
何也三代之時天子諸侯之有學其朝夕政事之  
所繫不啻如今省寺之要且急也自出師受成獻  
馘皆必繇之則一士之不率教至勤天子公卿而  
親臨焉蓋無足怪當此之時雖欲緩而不治亦不  
可得先王之俗既亡更數千歲風俗禮樂既已大



矣而朝廷郡縣之政視學校無毫髮相及而乃  
日夜責之以不如古夫我則無用而強受之此何  
爲者也且不怪夫冠者之不爲章甫騎者之不爲  
四馬而獨怪學校之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  
王之治不立學是廢食於饑而必責學校於今日  
猶強食於飽必不行矣繇是言之學之興廢其本  
未遠矣吏未有責也夫未可以責吏則劉侯之爲  
此殆苟然歟蓋昔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不告朔而去羊未害也然  
使後世不知有告朔者自去羊始以今之政爲無  
事於學而爲不可也因我之無用而毀古人之所  
急安知來者之不有作乎此劉侯之所不忍也侯  
之意深矣

二宋二連君祠堂

治國有善政不如在位有善人之化民速也在位  
有善人不如其鄉有善人之化民易也夫人之情  
所感動常在其所易接而親者若夫政事者固民  
之所畏則其從之蓋有不得已之心焉其及物淺



矣

司馬溫公祠堂記

盛德之不作於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兄故其爲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辨於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爲盛德之事哉蓋其所

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爲猛哉以謂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之難成也是以甘心於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况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吏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于京師觀者十萬環聚嗟歎至于泣下嗟乎此可以



知上之精 卷二十一 五  
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漢秦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招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

陵川縣山水記

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盡仁之成名必若堯舜而語智之正必若禹然世之好山水者豈皆具聖人之成德哉予以謂凡安靜可久淳厚而不變者皆仁之類也臨事而不滯遇物而不惑者皆知之類也

伐木記

人與物各以其氣相勝而後能全夫氣也者假其所託而後有者也夫長江大河積水之淵俯視杳



然莫知其深長波巨派出沒奔突近窺而神寒遠  
視而目竦此則蛟龍虬蜃魚鼈之所託以禦物之  
害已者而全其生者也高山大麓絲亘盤屈翳以  
林薄捍以木石榮溪絡澗懸壁千仞使人望而不  
敢近近則畏而走此則虎豹熊羆之所託以禦物  
之害已者而自全其生者也使虎豹窺魚龍之淵  
蛟龍視熊羆之藪則惶怖疾走而求去之矣何則  
物各以其所託者見其氣氣勝則非其類者避之  
矣今夫叢祠墟墓之間入者慘然而心不寧日不  
敢肆游其皆肅肅如畏是何也叢祠墟墓鬼神  
之所託而人之氣不勝故也夫惟氣勝者全故氣不  
勝者受其病故虎兕蛟鼉易其所處則其心悲沮  
而無聊者病之所從入也

雙槐堂記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  
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  
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爲也其心樂而爲之則致  
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爲者有成



而無難古之馭吏也爲法不苛其勤惰踈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安其成是以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服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

宛丘先生文粹卷二十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二十一

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才  
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  
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  
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  
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



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位  
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  
實津者燥皆歛藏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  
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况所謂  
兼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於林一舉而盡之以  
充棟梁楠杙輪輿輶輻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  
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  
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  
余愀然告余曰惟家貧奉命於大人而勉爲科舉

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  
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學子  
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  
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  
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  
一爲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福響至  
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  
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沫漆而求解矣余解  
之日子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兼葭



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  
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  
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  
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  
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  
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  
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  
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  
焉爲害不旣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  
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 送吳怡序

吾友吳熙老好學樂善敏於爲吏不苟於其職嘗  
主簿於蘄之羅田部使者才之使尉黃岡余舊與  
之相聞而來黃岡也余方坐事屏居而熙老獨喜  
從予游余謂之曰余棄人也又負罪於有司子與  
罪人游且累君熙老不然尤喜予翰墨言語得之  
輒寶藏余年老多病學問日衰落文字尤荒梗熙  
老所求十不能答一二而熙老意益勤不倦夫人



之好惡之不可解如此居黃岡無數月又遷蘄水  
丞將去黃求予言贈其行余爲之不能無言曰予  
盍觀於貨乎所操者愈奇則藏之也愈深知之者  
愈寡然一旦而得所售則萬金之直有不較而樂  
輸之者方其未售也閉肆而處終日寂然其隣里  
莫知也而持盤賣餅兒日一操盤而出自譽其貨  
呶呶也十人之聚則往卽之自旦至夜勞力如此  
得百錢之直之外則偃然有過望之喜矣夫所操  
者不厚則自處也薄夫自處也薄則亦無所不至  
矣其理然也君子進德修業夙夜強學其所操者  
豈萬金之貨也哉吾願熙老好學愈勤樂善愈富  
爲吏而有賜於民多積而深藏之自愛而重出之  
則將名譽出於四海出入紫闥訐謨黃閣可跂而  
俟也敢以是爲遺行之言

秘丞章蒙明發集序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不計其功士固有其才可以  
有爲而不幸不及施與旣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  
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曰



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繫天者其未可以賢不  
肖必也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爲將其言哀痛反復  
深悲其無功以謂百姓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至論  
霍去病無他美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乏絕夫子長  
不少假借於屢勝之去病而獨拳拳於老死之李  
廣何哉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豪傑之  
士制於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其與奪之際如此  
嗟乎夫獨人事哉凡物亦然大夏生殖而叢棘能  
有所庇疾風裂寒大木百圍僵仆而死秋水時至  
溝畎有一溉之功而歲旱涸竭江河不足活魚鼈  
物固繫其所遭者哉今年春予遇友人會稽章邦  
老於宛丘一見予再拜泣涕出其先人秘丞君詩  
文三編及其行狀求予文以爲之序其文章議論  
甚高而歎其不大設施也

送秦覲徒蘇杭州爲學序

秦子善文章而工爲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復  
一章乃成大抵悲愁鬱塞無聊者之言也其於物  
也秋蛩寒蟬鳴鳩猿狖之號鳴也霜竹之風水谷



之水楚囚之絃越羈之呻吟也嘻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友之樂冬裘而夏絺甘食而清飲其中寧有介然者而顧爲是耶世之文章多出於窮人故後之爲文者喜爲窮人之辭秦子無憂而爲憂者之辭殆出此耶吾請爲子言之古之所謂儒者不主於學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能窮苦而深刻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感內足以正君外可以訓民使於四方鄰國寢謀言於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

文之徒實以是爲文後世取法焉其於文也雲蒸雨降雷霆之震也有生於天地之間者實賴之是故繫萬物之休戚於其舌端之語默嗟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草根之虫危枝之翼嗚呼以相求子亦窮矣夫古之所謂儒者所用之國無敵若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子令尹子文其望孔子亦遠矣而其功烈亦足以振顯一時故猶能以儒者之效名一世夫不足以治國而能知今古考妖祥紀事實多聞而博通則古者太史氏之



職而初不以是爲儒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而楚之治國不責倚相繇是言之  
古之論史與儒異事而司馬談爲太史號通古今  
善文詞猶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  
優畜之其尊禮不如公孫丞相汲黯此則漢之初  
猶有古之遺俗在也嗚呼儒之名實不正久矣自  
漢以來聖賢之學廢而孔子之徒皆以其師之書  
自重於世聚徒而授之若是者當時皆以儒之名  
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儒者才當其一彼未嘗見

其真而信當時之所指故從而論其失而班固以  
謂出古司徒之官嗚呼何其陋也儒者之治天下  
九流之列皆其用也顧與淺術末數各致其一曲  
者同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太史之流而非世  
之所急也子饗其全無食其餘據其源無挹其流  
子方從眉山公其以予言質之而歸告余也

賀方回樂府序

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  
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



也世之言雄暴虓武者莫如劉季項藉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於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於言流爲歌詞含思淒惋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妙絕一世携一編示予大抵倚聲而爲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爲工何哉余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游

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祛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李德載字序

表弟李成甫名公輔告余以不安其字也求易之詩不云乎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輪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屢顧爾僕不輪爾載夫車之所載或安焉或輪焉繫之於輔之棄與不棄而已則輔之於車功亦大矣雖然輔之於物有功於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六轡



知身文粹 卷二十一  
謹輪輻僕在前馬伏軛而輔不至則車不安登險而憂傾涉淖而憂濡視車中之載如寄物焉且天下之物固有不相有而相須不同域而相成者豈獨輔也哉千金之裘成於工人之寸針南越之箭激於飛鳥之遺羽玉蘊於石而金發之兵切於膚而甲拒之故其在人則學是也夫學之於人非性之素所能也而性不得學則不明故夫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夫人之於天者其道素具矣四端之於我非外鑠我者也堯舜之於塗人

其本則一而已彼爲是堯舜塗人之別者學不學異也性在已學在物自外而視之相去亦遠矣而堯跖繇之物固不能無所待而獨成哉夫學有道道有序循其序而積之者行而能遠涉而能高夫下則鳥獸虫魚器材服物之理無不通中則修身正家治天下之業無不立上則達性命通死生觀天地俯方物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無與爲侶而學庶乎至矣雖然有患忽小而務大躡等而求至者吾惡之久矣自燕之秦者必之晉自魯歷楚者必



歷衛天下之所共繇亦不能越者也夫無見乎小  
而能明大與不涉乎等而能速至者其可信也哉  
故保性以爲車力學以爲輔而載爾德焉則周流  
天下徜徉海外以求子所欲其有不得者乎子以  
德載易之

宛丘先生文粹卷二十一終



宛丘先生文粹卷二十二

明 武林胡茂相校閱

雜著

與大蘇二書

昨日欵奉教誨開益多矣但所論司馬之十二諸侯年表并周與吳實十四國周不在數固無足疑并吳爲十三而不數吳者竊詳考之吳比諸國見於表最晚魯成公六年當吳壽夢元年始見於表然吳已有國十餘世矣遷不日共和而叙年與諸



國一槩者考吳世家去齊卒壽夢立自去齊以上皆不著卽位年數畧叙傳世而已是遷自去齊以上但得其世而不得其卽位之年無從爲譜自壽夢以後世家每世輒載其卽位年數年旣可考故自壽夢表乃見之與十二國自共和至春秋終不得一例旣謂之年表而吳之年脫畧不倫但如附見故止謂之十二國其序曰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吳旣不全意不成爲譜耳而遷於是諸國初無抑揚也不然吳楚之僭何有輕重遷遽進楚

而退吳何也考其本末理似應爾不審定是與否更俟來教

又

昨日捧教賜下情感慰唐六臣傳前畧得聞教誨但意所未論者非以爲史不得少有抑揚夫無抑揚褒貶何用爲史顧所以抑揚之當有道耳彼六人者爲唐大臣挈國而輸之賊北面而事之爲史者曰汝唐臣也無臣梁之理汝雖苟免吾從而正其罪而其人之罪無所逃此其意何有不可但其



書謂之五代史記而中有一卷忽謂之唐唐非五代也標卷爲唐於史之名似不順耳雖不云爾尚可以貶辱也班固書有後漢事范曄書亦有前漢事某以謂若因及之雖上越數代猶爲無害但立名標卷似不應耳若魯春秋中忽有一篇爲後漢則事似難行不審以爲如何此亦小不至者不當反復致論姑欲受教耳

答李文叔爲兄立謚簡

耒頓首昨日辱示尊兄墓銘卽當書納而蒙問以所未安旣有所疑不敢默也爲兄作謚固善但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誅與謚一道也自下議上不順又以尊臨卑則公議不得盡伸俾無以盡善惡之實况於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爲立謚耶古之私謚者甚多如王通死門人私謚文中孟郊死韓愈張藉謚以貞曜然後讀通所著書續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爲學者發笑郊以餓士偶工於詩耳世



之言通與郊之實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  
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孔孟顏閔不聞有謚雖其門  
人朋友尊愛之如此亦不敢爲作謚此數君子後  
世豈以無謚而遂不傳哉繇是觀之謚不能使欺  
者傳無謚不能使實者沒賢兄之懿人實聞之其  
不至公卿而死不得使有司顯議而公謚之其爲  
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之實苟不可泯滅白應  
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爲之易名則失薄俗之喜  
以嫌處物者久矣孰肯爲弟不私其兄哉旣嫌於

私則聞者不信不信則并與其實而敗之矣所爲  
愛之正以害之也願更審度此一節其他尚有一  
二事容面論之蠟紙且畱此俟改定卽當下筆僭  
易死罪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  
必退爲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鴛昏  
闖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爲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  
深計之不工然異日釁之所起往往自失至深至



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爲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况繼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能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爲不足賴也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爲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爲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酒內聽婦言其爲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辨之士窮於辨惟道德之士爲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書宋齊丘化書

齊丘僞唐謀臣其智特大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爲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於清淨無爲遣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爲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爲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



者知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於思思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遣也無情之至至于無親人而無親則恐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丘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高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書韓退之傳後

有問於張子者操賞罰榮辱以勢臨天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於其賞罰取舍於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盖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於唐始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於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揭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辭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



湮滅與時俱亡泯然無所見於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怪昔者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已之所好惡而力駢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

之汗政其昏惑督亂無所取衷好惡可否於一己之私智而濟之以蔽欺之姦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耻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高麓而後怒號哮吼聲振百里抑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過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困名益聞也

藥戒



張子病痞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鬲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外而其中齋然莫知其所來嗟夫痞非下不可已余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而吾之齋然者獨何

歟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嘆曰子無嘆是齋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爲是齋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於子心者其未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陰伏而陽蓄氣與血不運而爲痞橫乎子之胸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爲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嘗已病矣繇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



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旣索乎故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齠然如不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平子歸燕居三月而後子之藥可爲也張子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復請之醫日子之氣少完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小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慙然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歲而疾平張子謁醫再拜而謝

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豈特醫之於疾哉子獨不見秦之治民乎勅之以命捍而不聽令勤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痞矣商君見其痞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勁捍猛鷲不貸毫髮痛刻而力鋤之於是秦人之政如建瓴流蕩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痞嘗一快矣自孝公以至於二世凡幾痞而幾快矣頑者已圯强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歡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歡心一已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枵然徒有



其物而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  
終日而百疾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膂而漠然不  
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爲快者之過也昔者先  
王之民其初亦嘗瘁矣先王豈不知砉然擊去之  
之爲速也惟其有懼於終也故不敢求快於吾心  
優柔而撫存之數以仁義導以禮樂陰解其亂而  
徐去其滯使其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方其  
未也旁視而懣然者有之矣然月計之歲察之則  
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

以日去其戾氣而不嬰其歡心於是政成教達安  
樂悠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  
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余之藥終年而愈疾者蓋  
無足怪也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余心者其末  
也必有傷求無傷於其終則無望於快吾心雖然  
豈獨於治天下哉張子再拜出而記其說

書唐吐蕃傳後

自漢以來其能制四夷使不爲中國患者莫若唐  
然獨一區區之吐蕃能困之豈其制之未得其術



耶自太宗以來固已屢失其術而其尤可笑者平涼之盟也匹夫操刀而殺人則必從容伺察待其不備而後發執刀而呼曰東爾手吾將汝殺則雖賁育不敢施於三尺之童何則人固不可易也不然則必待狂疾者也使之束手而殺之告之殺而不避也則亦必狂疾者也吐蕃之於唐固非有深誠篤信之可以不虞也方德宗之時吾方疑之彼曰必使多爾大臣而後盟惟杜希全李觀而後可擇其地利則曰必梨木林而後可彼得殺吾之大

臣而劫二將以空涇原靈夏之備而擇險阻之地以爲設伏之利此其必變之迹特未曰吾將變耳彼乘吾疑而直行其謀而求我成之其易我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臣晏然不之虞如接君子長者與之握手壇上而不少備此何以異於將殺之則告之束手而偃然不拒而待死者哉彼渾瑊者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古之善將者遠至於鄰國之動靜皆知之夫豈有他術哉測之以謀而伺之以實爾夫縛其二將而不知三萬之卒伏於肘腋而



不覺也則安在其爲智也嗚呼平涼之盟所以大  
可歎也彼尚結贊之智何足貴也是殺人而告之  
束手者之智也其爲智亦殆矣彼李晟之智知不  
可與盟也是知人殺之則避者之智也其可否之  
間亦明矣當是時唐之臣如渾瑊馬燧者亦可謂  
善將矣而猶如此况無二臣者哉

題賈長卿讀高彥休續白樂天事

高彥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無因母墜井作賞花  
新井詩賈子又從而續辨之張子曰二子謂之愛  
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誰能無  
謗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囚堯而奪之位伊尹放  
太甲而王世未嘗有辨舜與伊尹之非篡者也其  
心誠知其不然則辨無自而萌於心是其爲說無  
待而自然人之飽者人誣之以飢未有自疑而辨  
其非飢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篡如自信其飽雖



或從而誣之而不在辨之之域矣故凡世之辨已與辨人其言雖工而察其心之始萌蓋其於信嘗有所不足而後不能無言彼雖不能無疑於其初其考於理較於迹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於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矣謗之於意外惑之於疑似世之君子傍視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辨起於知之所不足故縱言極口而益召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足以兩行於世夫惟真知而泯言者而後謗

止夫世之真知君子者才幾人則小人之毀賢敗善何時而止耶悲夫

書東坡先生贈孫君剛說後

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夫果敢不畏之謂勇無所屈撓之謂剛或謂申枏爲剛者子曰枏也慾焉得剛夫使不以義屈於人而無邪欲以亂其中則其行已施於事者爲仁孰禦哉此剛者必仁之說也





宛丘先生文集卷二十二終